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周禮正義

(四十二)

孫詒讓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周 禮 正 義

(四十二)

孫詒讓著

國 學 基 本 叢 書

分類

子集一

尚禮正義

冊四十二

孫詒讓著

上海河南路
五雲王 人行發

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

上海及各地
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CHOU LI CHENG I

BY SUN I JANG

PUBLISHED BY Y. W. WONG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1933

All Rights Reserved

周禮正義

卷八十三

匠人營國。方九里。旁三門。營。謂丈尺其大小。天〔疏〕匠人營國。方九里者。謂營王都也。賈疏云。按典命云。已下。皆依命數。鄭云。國家謂城。方九里。侯伯七里。子男五里。井文王有聲詩箋差之。天子當十二里。此云九里者。按下文有夏殷。則此九里通異代也。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。則公七里。侯伯五里。子男三里。不取典命等注。由鄭兩解。故義有異也。魚循云。方九里。以開方計之。徑九里。圍三十六里。積八十一里也。尚書大傳云。古者百里之國。九里之城。注云。玄或疑焉。匠人營國方九里。謂天子之城。今大國九里。則與之同。然則大國七里之城。次國五里之城。小國三里之城爲近。又其駁異義云。公七里。侯伯五里。子男三里。準此。天子之城九里也。及注典命。則疑公之城方九里。侯伯之城方七里。子男之城方五里。而坊記注。大雅文王有聲箋。並用此說。今按周書作雒篇云。作大邑成周於土中。城方千六百二十丈。計每五百步得三丈。每百八十丈得一里。以九乘之。千六百二十丈。與考工九里正合。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。金鶚云。以典命注推之。天子之城。宜方十二里。鄭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。故兩解不定。左氏隱元年傳云。都城過百雉。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。夫鄭伯爵也。侯伯城方三百雉。雉長三丈。三百雉得九百丈。適足五里。推而上之。天子當九里矣。孟子言三里之城。此國城之小者。當是子男之城。子男城方三里。可知天子城有九里也。射人。三公執轡與子男同。五經異義。古周禮說。都城之高。皆如子男之城。指三公大都言。然則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。作雒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。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。天子城方九里。則大都方三里。適與子男同。若城方十二里。則大都方四里。與子男五里不同。荀亦方五里。非參國之一矣。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。諸侯七雉。古周禮說公七雉。侯伯五雉。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。諸侯七尺。皆九降爲七。其例相合。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。大雅築城伊瀦。鄭箋以瀦成溝。成方十里。謂文王之城。大於諸侯。而小於天子。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。然此特謂城放乎瀦以爲池。池深廣與瀦等。非謂城有十里也。文王方爲諸侯。其

城安得獨大哉。賈謂匠人九里。或是夏殷之制。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。殷人重屋也。然考工一書。皆言周制。惟世室重屋。明標夏殷。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。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。案焦金二說是也。陳啓源、戴震、林喬蔭、說並同。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說成周云。城東西六里十一步。南北九里一百步。又晉太康地道記云。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。東西六里十步。為地三百頃十二畝三十六步。此敬王以後王都之制輪。亦不逾九里。而廣復胸焉。足徵此記之為周制矣。互詳典命疏。王城方九里。積八十一里。地每里九夫。則積七百二十九夫也。王城郭郭里數。經注並無文。案作雒篇云。郭方七十二里。依其說。是郭大於城八倍。於理難信。作雒別本作七十里。金履祥通鑑前編又作十七里。亦皆無分率可說。攷孟子公孫丑篇云。三里之城。七里之郭。國策齊策貂勃說卽墨云。三里之城。五里之郭。又田單云。五里之城。七里之郭。是郭大於城不得過二倍。足證今本周書之譌。以意求之。疑作雒當作郭方二十七里。據典命注說。九里之城。其宮方九百步。則周王宮亦必方三里。若然。宮三里。城九里。郭二十七里。皆以三乘遞加。於差分比例正合。今本周書二七上下互易。遂不可通耳。依此計之。則郭中積七百二十九里。除城中八十一里。餘六百四十八里。積五千八百三十二夫。適為國中。又案公羊定十一年傳云。百雉而城。何注云。二萬尺。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。公侯之制也。禮。天子千雉。蓋受百雉之城十。伯七十雉。子男五十雉。此說復與鄭異。魚循云。雉長三丈。每里為雉六十。天子之城。徑五百四十雉。周二千一百六十雉。公之城。徑四百二十雉。周一千六百八十雉。侯伯之城。徑三百雉。周一千二百雉。子男之城。徑一百八十雉。周七百二十雉。如何休說。則千雉為二十萬尺。凡周一百一里三十三步二尺。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。城不應如是之大。子男五十雉。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。方徑一里一百六十六步十五尺有奇。於地又太狹。何氏本春秋說。與鄭不合。存其異說可也。案焦說亦是也。何說雉長二百尺。與古說並不合。其所說天子城千雉。卽以鄭說雉長三丈計之。亦得十六里有二百步。與經必不相應也。雉制詳後疏。注云營。謂丈尺其大小者。廣雅釋詁云。營。度也。營國以丈尺度其大小。若量人所量是也。賈疏謂丈尺據高下而言。大小據遠近而說。誤。云天子十二門者。四旁各三門。總十二門。月令云九門者。金鷄以為上公之制。與此異也。云通十二子者。賈疏云。按孝經授神契云。天子卽政。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。慎文命。下各十二子。如是。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為母。國中九經九緯。經涂九軌。國中。城內也。經緯。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為子。故王城面各三門。以通十二子也。國中九經九緯。經涂九軌。謂涂也。經緯之涂。皆容方九軌。軌。謂轍廣。乘車六尺六寸。旁加七寸。凡八尺。是為轍廣。九軌積七十二尺。則此〔疏〕國中九經九緯。經涂九軌。旁加七寸者。輻內二寸半。輹廣三寸半。輹三分寸之二。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。〔疏〕國中九經九緯。買

疏云。王城面有三門。門有三涂。男子由右。女子由左。車從中央。焦循云。疏所引。王制文。彼注云。道中三涂。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爲三。疏以此三涂卽九經九緯之三。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。若然。則涂雖有九。道止有三。每涂九軌。則每道二十七軌。爲步三十有六。其度爲太廣。或三涂分爲三處。則三涂卽是三道。不得爲一道。三涂且每涂皆以軌度。斷非僅以中涂行車。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。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。經文曰九經九緯。又曰經涂九軌。其制甚明。王制所云道路。與涂爲通稱。鄭所云一道三涂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。一之爲三。以男女車而別。非眞界畫爲三。如每門之三涂也。案焦說是也。呂氏春秋樂成篇云。孔子用於魯。三年男子行乎涂右。女子行乎涂左。是一涂分爲左右中之證。王城旁三門。而涂有九。則每門有三涂。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。旁開三門。參塗夷庭。薛注云。一面三門。門三道是也。實則九涂之中。正當門者止三涂。其六皆不當門。蓋並由環涂以達之。注云國中。城內也者。鄉大夫注云。國中。城郭中也。與此義同。謂王城之內也。云經緯。謂涂也者。賈疏云。南北之道爲經。東西之道爲緯。云經緯之涂。皆容方九軌者。焦循云。容方九軌者。容廣九軌也。詒讓案。經無緯涂軌數。鄭知亦九軌者。後文唯云環涂七軌。野涂五軌。明緯涂軌數同經涂。故不別出也。方九軌者。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。方。並也。謂容並列九軌。呂氏春秋權勸篇云。中山之國有瓜繇者。智伯欲攻之。爲鑄大鐘。方車二軌以遺之。史記蘇秦傳。亦云車不得方軌是也。左傳隱十一年杜注云。遠道九軌。孔疏引李巡爾雅注說同。若然。經緯涂亦通稱遠與。云軌。謂轍廣者。阮元云。說文無轍。當作徹。案阮校是也。後經注皆作徹。說文車部云。軌。車徹也。段玉裁云。車徹者。謂輿之下。兩輪之間。空中可通。故曰車徹。是謂之車軌。軌之名。謂輿之下四方空處。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。高誘注呂氏春秋曰。兩輪之間曰軌。毛公匏有苦葉傳曰。由輪以下曰軌。兩輪之間。自廣陋言之。凡言度涂以軌者。必以之。由軌以下。自高庳言之。詩言漑軌。晏子言其深減軌以之。案段說是也。車之兩輪間爲軌。因以兩輪所報之迹爲軌。中庸云。車同軌。孟子盡心篇云城門之軌是也。後文云涂度以軌。故此言經緯涂之廣。並以軌計之。云乘車六尺六寸。旁加七寸。凡八尺。是謂轍廣者。乘車六尺六寸。見總敘。左右輪旁各加七寸。共加一尺四寸。是轍廣八尺也。云九軌積七十二尺。則此涂十二步也者。軌廣八尺。以九乘之。得積七十二尺。以步法收之。適得十二步也。焦循云。每涂容方九軌者。累二百二十五。推城中爲方一里者八十一。每方一里中。積九萬步。經緯各三千六百步。減中五百四十四步。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。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。一城之中。九經九緯。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。餘積六百七十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四步。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四尺。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。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涂之地。涂之於城。蓋不足十之一也。云旁加七寸者。輻內二寸半。輻廣三寸半。輻

三分寸之二。金鑄之間三分寸之一者。鄭珍云。輻內轂長九寸半。只有二寸半者。以其七寸入輿下也。金者。大穿之缸也。其去內鑄不可太切。使之利轉。故金鑄相去。其間有三分三釐強也。軌以兩輪所踐之迹相距之廣爲度。其度自以牙外邊所及爲限。牙外踐一分。則度廣一分。假令牙不偏出。以三寸半之厚與三寸半之輻股鑿正對。卽所踐之迹亦與股鑿正對。是兩輪之間。止有車廣。輻內輻廣。及金鑄間之數。而軌不及八尺矣。今輻股向外一邊不殺。直入牙鑿。鑿之外邊。有六分六釐強。是多踐六分六釐強。合成軌度八尺。案鄭子尹說是也。輻廣三寸半。輪人注同。此輻鑿深同。皆得揜蔽餘徑之半。故三寸半也。輻內二寸半者。輻距輿之度。輻三分寸之二者。亦輪人文。此牙外出於輻股鑿之度也。並詳輪人輿人疏。又案軌廣八尺。凡兵車乘車田車並同。蓋度涂以軌爲周人度法之要事。必無不斟酌畫一者。此注及總敘注並唯云乘車者。文不具也。至車人大車羊車柏車雖不駕馬。輻廣及輪輻數亦不乘車同。而揜以同軌之義。亦當無異。徹、彼經云徹廣六尺者。自是誤文。鄭於彼注未能刊正。實爲疏舛。不知凡軸上輿下。小車有兩轆。大車有兩轆。輿皆不正輿轂相切。則長轂者或入輿下。短轂者或出輿外。消息之以合八尺之徹。無所不可。八尺之軌。因大小車之通度矣。

左祖右社。面朝後市。

王宮所居也。祖、宗廟。面、(疏)左祖右社者。謂路門外之左右。詳小互詳車人疏。猶鄉也。王宮當中經之涂也。(疏)宗伯疏。天官敘官賈疏云。宗廟是陽。

故在左。社稷是陰。故在右。云面朝後市者。謂路寢之前。北宮之後也。天官賈疏云。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。陽。故在前。三市皆是食利行刑之處。陰。故在後也。案書召誥孔疏引顧氏云。市處王城之北。朝爲陽。故在南。市爲陰。故處北。卽賈疏所本。詳朝士司市疏。注云王宮所居也者。賈疏云。謂經左右前後者。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。故云王宮所居也。云祖、宗廟者。據小宗伯。云左宗廟。與此云左祖同。故知祖卽宗廟也。云面。猶鄉也者。擇人注同。案鄉亦前也。士冠禮注云。面。前也。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。王宮必居國城正中之處。故於九經涂常當中經之涂。晏子春秋雜篇下云。景公新成柏寢之室。師開曰。室夕。公召大匠曰。室何爲夕。大匠曰。立室以宮矩爲之。於是召司空曰。立宮何爲夕。司空曰。立宮以城矩爲之。然則宮在國城之正中。立宮與建國方位必相應也。市朝一夫。方各百(疏)市朝一夫。戴震云。以朝百步言之。方步之庭曰外朝。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。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。王與諸侯者羣臣射於路寢。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。弓與步相應。其百步宜也。焦循云。考聘禮注。摺與賓相去。公七十步。侯五十步。大夫三十步。推此。則天子之外朝當有百步矣。射禮言大侯九十。參七十。千五十。設乏。各去其侯四十。賓射在路門之外。燕射在大寢之庭。於此張九十步之侯。則自應門至路門。自路門至路寢之階。各百步。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。伏生書大傳。

路寢之制。南北七雉。東西九雉。七雉得三十五步。廷深三倍。當得百五步。亦合也。又云。司市職云。大市。日仄而市。百族爲主。朝市。朝時而市。商賈爲主。夕市。夕時而市。販夫販婦爲主。據此。則市有三。郊特牲云。朝市之於四方。失之矣。注云。朝市宜于市之東偏。據此。則大市居中。朝市居東。夕市居西。前有三朝。王立之。後有三市。后立之。三朝朝方一夫。三市市方一夫也。案焦說是也。依鄭義。王宮三里。前有五門。三朝惟皋門內及路門內。外有朝。自應門至雉門。雉門至庫門。並不爲朝。而宮室府庫所在。兩門南北相距亦當各有百步。則路門之前當有四百步。其後尚有五百步。以百步爲路。寢庭之內朝。又以百步爲王后北宮之朝。餘三百步分建王路寢燕寢。后路寢燕寢。亦並不迫隘也。其後市之制。以此經及司市推之。蓋三市爲地南北百步。東西三百步。共一里。在王宮之北。左右中平列爲之。三市。市有一垣以爲界。故說文文門部云。市。買賣所之也。市有垣。从門是其證。賈司市疏謂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。殆未得其制。又王宮前朝後市。朝在宮九百步內。而市朝則在其外。以其附近宮牆。而建國之初。內宰佐后所立。亦或繫宮言之。故初學記帝王部引于云。君天下者宮中三市。而幾鶉居。卽指此宮後之市。非皋門以內更有市也。朝制互詳閩人朝士疏。注云。方各百步者。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。晦百爲夫田。百晦方百步。故方百步之地。亦謂之一夫。三朝朝各方百步。三市市亦各方百步也。知非以百步分爲三朝三市者。百步凡六十丈。三分之。每一分止得二十丈。朝市衆人所集地。太隘則不能容。故知不然也。賈疏云。按司市市有三朝。總於一市之上爲之。若市總一夫之地。則爲大狹。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。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。各方百步也。案賈以市一夫爲專指市朝司次介次吏所治者言之。司市疏亦謂列行肆之處。居地多。在一夫之外。不知王城止九里。本不甚大。則以三百步之地爲市。未爲太狹。凡商賈列肆。及販夫販婦。蓋皆羣萃於此三市之中。不徒市吏次舍也。惟諸貨物之麇。則當於市旁相近隙地爲之。雖亦市吏所掌。而不在三夫之內。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。廣四脩一。世室者。宗廟也。魯廟廡人之廡布於次布總布之外別爲征斂。亦其證也。

夏后氏世室。堂脩二七。廣四脩一。有世室。性有白牡。此用先王之禮。脩。南北之深也。夏度以步。令堂脩〔疏〕之明堂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云。五府者。夏謂十四步。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。則堂廣十七步半。

夏后氏世室者。以下皆記三代明堂制度之異。世室者。卽夏之世室。殷謂之重屋。周謂之明堂。皆祀五帝之所也。三輔黃圖云。明堂。夏后曰世室。隋書牛弘傳明堂議引漢司徒馬宮云。夏后氏世室。室顯於堂。故命以室。是漢儒舊說亦以世室爲卽明堂。云堂脩二七。廣四脩一者。三代明堂之通制。皆四面爲四堂。世室四堂。此其一面脩廣之度。四堂全基正方。鄭注以廣脩之數爲全基之度。則堂爲櫺方形。非也。隋書宇文愷傳。愷奏明堂議云。周官考工記曰。夏后氏世室。堂脩二七。博四脩一。臣愷案。三王之世。夏最

爲古。從質尙文。理應漸就寬大。何因夏室乃大殷堂。相形爲論。理恐不備。記云。堂脩七。博四脩。若夏度以步。則應脩七步。注云。令堂脩十四步。乃是增益記文。殷周二室。獨無加字。便是其義類例不同。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。何得殷無加尋之文。周闕增筵之義。研覈其趣。或是不然。譬校古書。並無二字。此乃桑間俗儒。信情加減。據愷議。則六朝舊本。並作堂脩七。無二字。黃式三云。殷度以尋。堂脩七尋。周度以筵。堂脩七筵。則夏度以步。堂脩七步。鄭君以堂脩七步爲隘。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。假令之辭也。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。宇文愷所規。固得其實也。俞樾亦云。堂脩二七。二字衍文。宇文愷曰。記云堂脩七。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。則隋時古本並作堂脩七。鄭本亦當如是。注云。令堂脩十四步。此乃鄭君假設。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。則是實數如此。何言令乎。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。遂增記文作二七。改經從注。貽誤千古。當據宇文愷諱訂正。大室之外。四面有堂。其南明堂。其北玄堂。其東青陽。其西總章之堂。凡堂皆脩七步。廣四脩一者。廣二十八步也。堂脩一七。其廣四七。廣之四。脩之一也。是謂廣四脩一。雖然。堂不已廣乎。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。中央爲五室。四面爲堂。東堂之南。卽南堂之東。南堂之西。卽西堂之南。西堂之北。卽北堂之西。北堂之東。卽東堂之北。是故東西兩面。各廣四七。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。卽在其中矣。南北兩面。各廣四七。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。卽在其中矣。記文不曰廣四七。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。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。於是堂基定而室基亦定。堂基方二十八步。室基方十四步。案黃俞兩家據宇文愷議考定經文。最據此經廣脩之說。亦當以俞氏爲允。依其說。則夏世室全基正方一百六十八尺。堯周明堂爲亞字形者異也。牛弘議又引馬宮說。謂夏后氏堂廣百四十四尺。以步法六尺除之。則二十四步也。其義牛氏亦謂未詳。今考馬謂周明堂廣二百十六尺。爲二十四筵。蓋以兩堂三室。東西合并計之。是周度以筵。其廣二十四筵。夏度以步。廣亦二十四步。比例相同。若然。馬意世室亦兩堂。堂各七步。中三室合十步。并之爲二十四步。分率及度法與明堂正同。三室所以得有十步者。疑闕室各三步。中室則四步。蓋馬釋三四步之義如是。而四三尺之度則不計。似亦謂包於三四步之內。但不審其意云何。又馬謂周堂廣二十四筵。而以十六筵爲兩序間。則世室廣二十四步。亦當以十六步爲兩序間。馬說大意約略如是。於此經義。未必密合。然可證馬氏所見本亦作堂脩七。故每堂止以七步入算。與明堂每堂九筵七筵同也。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。主天法商。而王郊宮明堂員。主地法夏。而王郊宮明堂方。主天法質。而王郊宮明堂內員外備。主地法文。而王郊宮明堂內方外衡。今考三代明堂。制雖不同。而皆爲方形。董子所說。亦與此經不合。注云世室者。宗廟也者。鄭謂此世室卽夏宗廟。與殷路寢周明堂相配也。玉海郊祀禮記外傳云。夏謂太廟爲世室。不毀之義。卽本鄭義。戴震云。王者而後有明堂。其制蓋起於古遠。夏曰世室。殷曰重屋。周曰明堂。三代

相因。異名同實。明堂在國之陽。祀五帝。聽朔。會同諸侯。大政在焉。世室猶大室也。夏曰世室。舉中以該四方。猶周曰明堂。舉南以該三面也。孔廣森云。世室者。明堂之中室。夏以室舉。周以堂稱。異名而同實。故周公作洛。立文武之廟。制如明堂。謂之文世室。武世室。洛誥曰。王入太室禋。太室猶世室也。春秋。世室屋壞。左氏經爲太室。古者世太字多通用。阮元云。世室。乃明堂五室之中。猶尚書大傳所言大室。夏特取此爲名。概其餘耳。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。皆郊外明堂也。自室中度以几以下。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。非專指明堂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。殆以魯世室例之耳。其實夏之名世室。非專爲祀祖。案戴阮二說是也。公羊文十三年。經世室屋壞。左氏穀梁。世作大。穀梁傳云。大室。猶世室也。周曰大廟。魯公曰大室。羣公曰宮。范注云。世世有是室。故言世室。此宗廟之世室。與夏明堂名同而義異。周宗廟與明堂不同制。詳後。云魯廟有世室。牲有白牡者。明堂位云。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。牲用白牡。又云。魯公之廟。文世室也。武公之廟。武世室也。卽鄭所據也。云此用先王之禮者。賈疏云。世室用此經夏法。白牡用殷法。皆是用先王之禮也。詒讓案。鄭言此者。證夏宗廟爲世室。魯廟卽法夏制爲名也。云脩。南北之深也者。周髀算經趙爽注云。從者謂之脩。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云。南北曰從。故此經亦以南北之深爲脩也。云夏度以步者。據下有五室三四步之文也。云令堂脩十四步。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。則堂廣十七步半者。賈疏云。知堂廣十七步半者。以南北爲脩十四步。四分之。取十二步。益三步。爲十五步。餘二步。益半步。爲二步半。添前五步。是十七步半也。孫星衍云。六尺爲步。二七十四步。南北得八十四尺也。八十四尺而四分之。其一得二十一尺。以益八十四尺。東西爲百五尺也。俞樾云。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。疑堂脩七步。不足以容之。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。使人以七步推算。非是止脩七步。故下注云。令堂脩十四步。此乃鄭君以意說之。謂設以二七推算。則是十四步也。案俞說是也。鄭嫌堂脩七太狹。因疑其常爲二七十四步。而經無文。故爲假令之辭。凡注言令者。並是經文不具。而鄭以意補之。若輪人牙圍注云。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。以經無牙厚之文也。賢軫注云。令大小穿金厚一寸。以經無大小穿金厚之文也。置輻注云。令輻廣三寸半。以經無輻廣之文也。堯氏爲鍾注云。令衡居一分。以經無衡居一分之文。馨氏注云。假令馨股廣四寸半。以經無馨股廣幾寸之文也。此經云堂脩七。不言二七。故鄭補之云。令堂脩十四步。若如今本云堂脩二七。則其爲十四步甚明。何藉爲假令之辭乎。然鄭此說。其誤有三。一則經云廣脩。本爲四堂每面一堂之度。鄭誤以爲四堂五室之通基。遂令一代布政之宮。尺度迫隘。形制不稱。且脩廣異度。四堂不方。尤爲非制。二則橫增二七之數。不直據經文。而假設爲說。有乖經義。三則廣四脩一。經文本明。而假云四分益一。增字成義。說尤牽強。故宇文愷議。亦據馬宮言。謂此經廣脩止論堂之一面。三代堂基並方。庶鄭說與古違異。今案殷周堂皆四

出。雖不正方。然世室之制。自當如愷議。俞樾亦云。如鄭義。則當云益以四脩一。其文方明。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。且其數畸零不齊。於義無取。足知其非。並足正鄭注之誤。五室。三四步。四三尺。上

爲五室。象五行也。三四步。室方也。四三尺。以益廣也。木室於東北。火室於東南。金室於西南。水室於西北。其方皆三步。其廣益之以三尺。土室於中央。方四步。其廣益之以四尺。此五室居堂。南北六丈。東西七丈。

〔疏〕五室者。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。云三四步四三尺者。鄭漢勛云。室各方四步。中一室。隅四室。是自東而西。自南而北。皆三室之廣。故言三四步也。五室東西凡四墉。南北亦四墉。墉厚三尺。故言四三尺也。黃以周云。

五室室各四步。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。故曰三四步。謂三其四步也。凡隅室設窗戶。其四面有墉。墉之地各有三尺。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。故曰四三尺。謂四其三尺也。案鄭黃說是也。沈夢蘭俞樾說三

四步亦同。蓋五室惟土室在中。四室分居四維。室方四尺。而墉厚三尺。土室之四墉。與四室之四墉。廣脩相接。是四墉合三室而占地十四步。後文云墉厚三尺。亦其證也。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。夏堂廣度不以四三尺入算。疑漢人舊

說已有以此爲五室之墉者。但以爲包於室廣之內。故於三四步之度無所增益耳。注云堂上爲五室。象五行也者。三輔黃圖說明堂同。牛弘議引尙書帝命驗云。帝者承天立五府。赤曰文祖。黃曰神斗。白曰顯紀。黑曰玄矩。蒼曰靈府。

注云。五府。與周之明堂同矣。是五室沿五府之制也。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明堂云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。以配上帝。上帝。五精之帝。大微之庭。中有五帝座星。案據書緯五府之說。則夏殷以前。當已有五帝五神

之祭。若然。夏世室五室。象五行。亦兼爲合祭五帝五神之宮也。云三四步。室方也者。謂一室之方。鄭意中太室。方四步。旁四室。皆方三步。經云三四步。卽室方或三步或四步也。云四三尺。以益廣也者。謂以四尺益中太室之廣。

以三尺益旁四室之廣。經云四三尺。卽或益廣以四尺。或益廣以三尺也。依鄭說。則五室並楹方。故賈後疏謂世室室東西廣於南北。今攷定世室五室亦正方。與周明堂同。鄭賈說並失之。云木室於東北。火室於東南。金室於西南。水

室於西北者。明四室分居四維。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說明堂五室云。水木用事。交於東北。木火用事。交於東南。火土用事。交於中央。金土用事。交於西南。金水用事。交於西北。與此義略同。焦循云。鄭易繫辭傳注云。天一生水

於北。地二生火於南。天三生木於東。地四生金於西。天五生土於中。地六成水於北。與天一並。天七成火於南。與地二並。地八成木於東。與天三並。天九成金於西。與地四並。地十成土於中。與天五並。大衍之數。五十有五。五

行各氣並。氣並而減五。據鄭此義。生數既位於各方。而又有成數與之並。故世室正北有水室。西北又有水室。正南有火室。東南又有火室。正東有木室。東北又有木室。正西有金室。西南又有金室也。以爻辰之位言之。寅木居東北。

已火居東南。申金居西南。亥水居西北。亦其義也。黃以周云。明堂五室法五行生成數。合八卦方位。鄭意一水生於乾金。而六成之於坎。故乾爲水室。坎爲水堂。於支爲亥子。三木生於艮水。而八成之於震。故艮爲木室。震爲木堂。於支爲寅卯。二火生於巽木。而七成之於離。故巽爲火室。離爲火堂。於支爲巳午。四金生於坤土。而九成之於兌。故坤爲金室。兌爲金堂。於支爲申酉。其象如此。案焦黃說。並依五行生成數以推鄭義是也。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說明堂九室云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。則依九疇數爲方位。卽漢人之九宮數。宋人以爲洛書數者也。依其位推之。則四正之九七。金與火兩易。四維之二四。東南與西南互更。鄭所不據也。又案凡世室重屋明堂五室。旁四室並隅列。鄭說不可易。蓋古人寢室。本有東房西室之制。則室固不必皆居正中。況土室已在中央。則四室自宜讓而居隅。彼此乃不相蔽礙。揆之形制。理自無疑。藝文類聚禮部引三禮圖說周明堂五室云。東爲木室。南火。西金。北水。土在正中。此以四室居四正。與鄭說不合。魏書李謐傳明堂制度論。亦駁鄭說云。龜釋五室之位。謂土居中。水火金木。各居四維。然四維之室。既乖其正。施令聽朔。各失厥衷。既依五行。當從其正。用事之交。出何經典。依禮圖及李說。並以四室移居正中。則四室環列中室之外。由四堂而入。必經四室。而後可至中室。且中室四面蔽礙。不能納光。其不可信明矣。云其方皆三步。其廣益之以三尺者。謂四室方各三步。又各益以三尺。則方三步半也。焦循云。以算推之。四隅室各廣二丈一尺。深一丈八尺。云土室於中央。方四步。其廣益之以四尺者。土於五行。位中央。故土室在中央。鄭意五室以土爲最尊。故方四步。廣又多四尺。較旁四室方多一步。廣多一尺也。焦循云。中室廣二丈八尺。深二丈四尺。云此五室居堂。南北六丈。東西七丈者。賈疏云。以其大室居中。四角之室。皆於大室外。接四角爲之。大室四步。四角室各三步。則南北三室十步。故六丈。東西三室。六丈外加四三尺。又一丈。故七丈也。案鄭賈說以尺益步。取數畸零。亦非經義。九階。南面三。〔疏〕九階者。說文自部云。階。陞也。此亦明堂三代之通制也。北史封軌傳明堂。亦非經義。九階。南面三。〔疏〕堂。說文。九階法九土。賈疏云。按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。鄭不從者。以周殿差之。夏人卑宮室。故一尺之堂。爲九等階。於義不可。故爲旁九階也。案疏述賈馬說。九階爲九等階。則階數與鄭不同。蓋謂南面亦二階。四面共八階矣。藝文類聚禮部引徐夔明堂議云。四門八階。卽用賈馬說也。依後注。則夏堂崇一尺。爲一等階。於度太卑。恐不足據。竊疑世室重屋之階。當同高三尺。而爲三等。呂氏春秋列類篇云。明堂土階三等。卽據夏殷制言之。賈馬說亦非。詳後疏。其階之廣。經無文。宇文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。云階廣六尺三寸。未知是否。牛弘明堂議云。案考工記。夏言九階。四旁夾窗門。堂三之二。室三之一。殷周不言者。明一同夏制。注云南面三。三面各二者。賈疏云。鄭知南面三階者。見明堂位云。三公中階之前。北面東上。諸侯之位。阼階之東。

四面北上。諸伯之國。西階之西。東面北上。故知南面三階也。知餘三面各二者。大射禮云。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。又雜記云。夫人至。入自闕門。升自側階。奔喪云。婦人奔喪。升自東階。以此而言。四面有階可知。孔廣森云。管子君臣曰。立三階之上。南面而受要明。堂位曰。三公中階之前。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。與廟寢惟賓階階階者異也。俞樾云。四堂之制如一。何以南面獨多一階。蓋土室戶屬兩鄉。必由明堂而入。故於南面特設中階。將有事乎土室。則由中階升堂焉。秦制增爲十二階。惡知此意哉。案孔俞說是也。宇文愷議引禮圖。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。愷謂其雖不與禮合。一月一階。非無理思。失之。

四旁兩夾窓。窓助戶爲明。每室四戶八窓。

〔疏〕四旁兩夾窓者。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。孔廣森以四旁兩夾爲句。云四旁各有兩夾。當隅室戶牖之外。卽所謂左前曰玄堂左个。西之前曰總章右个。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。南之前曰明堂右个。盛德記十二堂。謂此四方各一堂。兩个通之。爲十二矣。凡廟寢兩序之外。必有東堂西堂。明堂之有左右个。猶廟寢之有東西堂。由此言之。明堂之所異者。在四面如一。而自其一面視之。則皆前堂後室。隅室之墉。卽序也。个卽箱也。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遠也。阮元亦云。四旁者。四堂之旁也。兩夾者。左右个也。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。个與介同。古經子中每通用。初學記引月令。个卽作介。个介相同。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。梓人爲侯。侯有上兩個下兩個。亦皆具旁夾之形。卽廟寢之東西箱東西夾也。俞樾云。說文無个字。个者。介之變體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。楚介江淮。索隱曰介者。夾也。是夾與介義通。案孔阮說是也。俞樾黃以周讀同。此明四堂有八个之義。與月令文正相應。孔氏謂兩夾與八个爲一制。通四正堂爲十二堂。其說甚是。鄭以爲記五室八窗之制。非也。旁。阮謂四堂之旁。亦墉。兩夾在隅室之前。卽堂兩序之外。故云四旁兩夾。世室全基正方二十八步。中五室爲地方十四步。每面之堂。與兩夾亦通廣十四步。夾之外墉與隅室之牆正參相直。與重屋明堂之制同。惟世室四旁兩夾之外。各餘地方七步。以爲堂坳。殷周則四堂外出爲亞字形。夾外墉之外無餘地。制小異耳。江永云。序外之室。儀禮顧命皆言東夾西夾。未有言夾室者。注疏或言夾室者。因雜記下豐廟章及才戴禮豐廟篇而誤耳。雜記云。門夾室。皆用雞。先門而後夾室。又云夾室中室。此夾室二字本不連。夾與室是二處。室謂堂後之室也。夾又名爲達。內則。天子之閣。左達五。右達五。閣者。皮食之物也。夾又名爲个。左昭四年傳。豎牛置饋于个而退是也。戴震云。釋名釋宮室。夾室在堂兩頭。故曰夾也。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。或謂之个。左傳昭四年杜注云。个。東西箱。是箱得通稱个也。古者宮室恆制。前堂後室。有夾有个。有房。惟南嚮一面。明堂四面闕達。亦前堂後室。有夾有个。而無房。房者。行禮之際。別男女婦人在房。明堂非婦人所得至。故無房宜。

也。案夾个之義。當以江氏爲正。凡廟寢之夾。在左右房外。夾堂爲之。明堂則在隅室之外。亦夾堂爲之。夾惟後三
面有壁。前一面接東西堂者則無壁。其制似室而非室。故聘禮公食大夫禮。及事顧命。謂之東西夾。此經謂之兩夾。
皆不云夾室。諸侯饗廟禮之門夾室。江氏謂夾與室爲二。而大戴禮記盧注則以爲門夾之室。近。陳喬樞黃以周並從其
說。二義未知孰是。要東西夾之不全爲室制。則固無疑義。鄭儀禮禮記注。及釋名。並云。夾室者。通言之耳。析
言之。夾之前無壁者爲東西堂。謂之个。亦謂之箱。觀禮記。凡俟於東箱。注云。東箱。東夾之前。相翔待事之處是
也。統言之。則隅室之外。盡於東西堂廉。通謂之个。謂之箱。月令鄭注釋左右个並爲堂偏。明是堂序
外盡東西堂之通名矣。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十二紀。及淮南子時則訓之左右个。並釋爲隔。而云某某頭室者。此亦沿
夾室之稱。故云堂頭室。卽指東西堂後言之。與五堂固不相涉也。至明堂本無房。而呂覽高注云。明堂通達四出。各
有左右房。謂之个。李謐明堂制度論云。四面之室。各有夾房。謂之左右个。个者。卽寢之房也。今案。个卽寢之東
西夾。與房迥別。高氏知个在堂兩頭。而誤提房名。李氏則直以个爲夾四室。似隱據事顧命僞孔傳東西房卽東西夾之
謬說。與古制殊不合。賈思伯明堂議又謂四維之室。卽是左右个。兩堂共一室。四室卽是八个。其說亦誤。詳後疏。
隋書禮儀志又載梁武帝說。謂左右个別爲小室。在營域之內。明堂之外。說尤謬。不足論也。又案夾內則謂之達。
故明堂八个。亦謂之八達。張衡東京賦云。八達九房。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薛綜注以八達爲八窗。文選李注亦同。非也。
達字又作闔。蔡邕明堂月令論云。八闔以象八卦。九室以象九州。八闔九室。猶張賦云八達九房矣。注云窓助戶爲
明者。釋名釋宮室云。窓。聰也。於內窺外爲聰明也。說文穴部云。窓。通孔也。窗部云。窗。在牆曰牖。在屋曰窗。
重文窗。或从穴。片部云。牖。穿壁以木爲交窗也。案此窓乃窗之假字。卽所謂在牆曰牖。三輔黃圖云。八窗卽八牖是
也。在屋曰窗。謂於室屋葢字之上。開窗爲明。亦謂之中霽。與牖義別。云每室四戶八窓者。胡培壘云。爾雅釋宮。
戶牖之閒。謂之辰。書顧命。牖閒南嚮。古人宮室之制。內爲室。外爲堂。牖戶皆在堂之南壁。向堂開之。戶在東。
牖在西。明堂之牖曰窗。則室之四房皆有之。夾窓又名達鄉。明堂位曰大廟。天子明堂。又曰達鄉。天子之廟飾也。
鄭注。鄉。牖屬。謂夾戶窓也。每室八窓。爲四達。孔疏。達。通也。每室四戶八窓。皆相對通達。故曰達鄉是也。
明堂每室八牖。其餘廟寢之室。止有一牖。賈疏云。言四旁者。五室室有四戶。四戶之旁。皆有兩夾窗。則五室二十
戶。四十窗也。案依鄭賈說室有四戶八窓。則室旁各於正中爲戶。左右兩窓夾之。此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。大戴禮記
盛德篇云。明堂一室。而有四戶八牖。又引明堂月令云。室四戶。戶二牖。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桓譚新論云。明堂八
窗。法八風。四達。法四時。三輔黃圖云。八牖者。陰數也。取象八風。四闔者。象四時四方也。白虎通義辟雍篇。

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。漢子登說。孝經授神契說。明堂。並有八窗四闔。達闔字亦通。此四闔即四戶。與它書云八達八闔爲八個者不同。明堂堂室深遠。非多爲戶牖。不足以通出入而納光明。鄭以四旁兩夾窗句。雖經讀不合。然四戶八窗之制。古說並同。不可易也。至大戴禮記盛德篇又云。明堂三十六戶。七十二牖。續漢志注引新論云。明堂三十六戶。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。法七十二風。明堂月令論云。三十六戶。七十二牖。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。三輔黃圖及明堂制度論說並同。此以九室每室四戶八牖計之。故有此數。與此經五室二十戶四十牖制異。九室之說。義不可通。鄭所不從。詳後。阮元云。大戴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。即東京賦之八達九房。此蓋因漢明堂而誤。五室爲九室。與考工白盛。髮灰也。盛之言成也。以髮〔疏〕白盛者。孔廣森讀白盛爲句。云大戴禮盛德明堂月令云。室四不合也。白盛。灰聖牖。所以飾成宮室。〔疏〕戶。戶二牖。赤纁戶也。白纁牖也。白盛即所謂白纁。獨言此者。明其尙潔質。案孔據盛德記白纁牖。證此經當以窗白盛爲句。牖不可易。阮元、俞樾、黃以周讀並同。窗白盛。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。白盛。自指每室八窗言之。古書說明堂之制。多以五室四堂。各負其方色。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。堂四向五色。法四時五行。戴文類聚禮部引桓譚新論說明堂。亦云爲四方堂。各從其色。以倣四方。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。四鄉五色者。象五行。今以青陽玄堂諸名推之。從方色之說。於理可信。世室之制。當亦如之。然則自西方堂室外。不皆白色也。此經白盛之文。自專指窗而言。明四堂五室。塗飾異色。而牖則同爲白色以取明。大戴白纁專言牖。其明證也。自鄭注失其句讀。而古制晦矣。注云髮灰也者。賈疏云。地官掌髮。掌供白盛之髮。則此髮灰出自掌髮也。云盛之言成也者。掌髮正義同。云以髮灰聖牖。所以飾成宮室者。爾雅釋宮云。牆謂之聖。釋名釋宮室云。聖。亞也。次也。先泥之。次以白灰飾之。鄭意世室墉壁。並先以泥塗牆。而後加髮灰。爲三代明堂之通制。然據爾雅及守祿文。則以聖飾牆。乃廟寢恆制。豈世室四堂五室通爲白牆。經不必特著其文。此亦足證鄭說之誤矣。門堂三之一。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。東西十一步四尺。爾雅曰。門側之〔疏〕門堂三之二者。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。凡廟寢制亦略同。門堂者。四門門塾之堂。明堂有四門。每堂謂之塾。〔疏〕門內外左右共四塾。左塾之左廉。與右塾之右廉。相距之度。蓋與正堂之廣度正等。三之二者。以正堂之脩。三分取二。爲一堂之脩。以正堂之廣。三分取二。爲二堂之廣也。依俞氏所定世室正堂之度。取三之二以爲門堂。則每堂脩四步四尺。廣九步二尺。合左右二堂。廣十八步四尺也。內塾外塾脩廣之度同。注云門堂。門側之堂。取數於正堂者。明此三之二。即承上正堂脩廣之度。三分之。取其二分也。云令堂如上制者。即上注謂堂脩十四步。廣十七步半。爲假令之數是也。云則門堂南九步二尺。東西十一步四尺者。賈疏云。以十四步取十二步。三

分之。得八步。二步爲丈二尺。三分之。得八尺。以六尺爲一步。添前爲九步。餘二尺。故云南北九步二尺也。云東四十一步四尺者。十七步半。以十五步。得十步。餘二步半。爲丈五尺。三分之。得一丈。以六尺爲一步。餘四尺。添前爲十一步四尺也。焦循云。此以夏世室而言也。若殷重屋。則脩二丈七尺有奇。廣四丈八尺也。周明堂。則脩七步。廣九步也。詒讓案。鄭釋正堂廣脩之根數未合。而所定門堂與正堂差減分率則是也。諸經其意。蓋以南北九步二尺爲一塾通堂室之脩度。而東西十一步四尺。則二塾堂廣度之合數。分之。每塾堂廣五步五尺也。何以言之。凡塾堂後爲室。則室脩度自減於堂。而堂外無左右房。則室廣卻當與堂廣度等。是室脩減而廣則不減也。故下注以室三之一爲室與門各居一分。蓋猶言塾與門各居一分。合兩塾及門。與正堂之廣正相埒也。通典吉禮說周明堂門堂之制。以每塾各得正堂三之二計之。依其率以釋世室。則當以十一步四尺爲一塾之堂廣。不知室廣卽堂廣。今堂廣三之二。而室止居堂廣之半。則其所餘之半復爲何地乎。且合兩塾及門之廣。將增於正堂三分之二。占地太廣。鄭義必不如是矣。引爾雅曰。門側之堂。謂之塾者。釋宮文。郭注云。夾門堂也。詩周頌絲衣孔疏引白虎通云。所以必有塾何。欲以飾門。因取其名。明臣下常見於君。必熟思其事。李如圭云。門之內外。其東西皆有塾。門一而塾四。其外塾南鄉。案。士虞禮。陳鼎門外之右。七俎在西塾之西。注曰。塾有西者。是室南鄉。又案士冠禮。擯者負塾。注曰。東塾。門內東堂。負之北面。則內塾北鄉也。焦循云。門堂之制。顧命云。先路在左塾之前。次路在右塾之前。鄭注云。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。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。士冠禮云。簟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。注云。西塾。門外西堂也。又擯者玄端負東塾。注云。東塾。門內東堂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無疑也。其謂之塾者。說文作墼。云。射集也。讀若準。又云。堞。堂塾也。蓋塾爲築土成埒之名。路門車路所出入。不可爲階。兩塾築土。高於中央。故謂之塾。絲衣詩云。自堂徂基。箋云。使士升門堂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。降。往于基。告濯具。凡四方而高者曰堂。兩塾高謂之堂。中央平地謂之基。往塾視之。至門堂而告也。案焦氏攷定門堂之制甚嚴。此門堂者。亦謂門塾之堂。與門基異。周頌絲衣云。自堂徂基。堂卽門側之堂。基則門中平地。假令門中亦得稱堂。則詩言自堂徂基。將爲自基徂基。於文不可通矣。編攷書傳。門中與地平。無堂之名。且合門基與兩塾廣度。當與正堂同。於制乃適。稱儻門堂卽是門基。則全基減於正堂三分之一。於制尤爲不稱。以此經及詩。室三之一。兩室與門各一居一分。〔疏〕室三之一者。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。室。謂雅互相證。門堂之爲兩塾。可無疑矣。室三之一。居一分。門兩塾之室也。張惠言云。門堂棟當阿。亦五架爲之。則前後各以一架爲室。一架爲堂。案張說是也。凡門塾亦前堂後室。與正堂同。三之一者。以正堂之脩。三分取一。爲每門室之脩。卽門堂之半也。其廣當與門堂同。以一室言之。亦得正堂三之一。於差率仍無悖矣。今以

正堂脩七步廣二十八步計之。門室蓋脩二步二尺。廣亦九步二尺。通典吉禮說周明堂。謂門兩堂各得正堂三之二。室三之一。卽於門堂三之二中。三分減二取一。不取數於正堂。其說必不可通。與鄭注義亦不合。不足據也。又案。門塾唯前堂後室。而無左右房。與正堂小異。又凡門皆內外東西共四塾。塾各有堂室。室後隔以牆。內外不相通也。四塾各自爲堂室。其度並同。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。謂亦取數於正堂。居三分之一。則門室南北當四步四尺。東四當五步五尺。若在重屋。則南北一丈八尺有奇。東西二丈四尺。在明堂。則南北二丈一尺。東西二丈七尺也。其門脩廣之數亦同。合門與左右二室之度。與正堂東西之廣適等。案鄭此注。惟所定正堂根數未是。餘則不誤。其以門室與門各居三分之一者。因門室之脩可減於門堂。而廣不可減。故謂室三之一爲與門各居一分。其說自塙。殷人重屋。堂脩七尋。堂崇三尺。四阿重屋。重屋者。王宮其脩七尋五丈六尺。放夏周。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。五室〔疏〕殷人重屋者。亦殷之明堂也。大戴禮記少閒篇云。各二尋。崇。高也。四阿。若今四注屋。重屋。複竿也。商履循禮法發厥明德順民心配大制典慈民成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。盧注云。總章。重屋之西堂。據彼。則殷已有四堂之名。此舉其總名。故曰重屋。牛弘明堂議引馬宮云。殷人重屋。屋顯於堂。故命以屋是也。藝文類聚禮部引尸子云。殷人曰陽館。周人曰明堂。三輔黃圖說同。蓋所傳之異。云堂脩七尋者。亦四堂一面之度也。孔廣森云。殷人始爲重檐。故以重屋名。八尺曰尋。七尋。五十六尺也。不言廣。正方可知。堂基通二十一尋。凡百六十八尺。案重屋四堂。廣脩各自正方。當如孔說。蓋四面堂各方七尋。中五室。每室方二尋。縱橫各三室。閒列而爲六尋。加一尋以爲四壁。則室每面壁各厚二尺也。夏世室堂基正方。四堂之角。各有餘地以爲坵。殷重屋四堂。蓋爲四出。若亞字形。與周明堂制同。則四角無餘地。與世室不同。通南北兩堂。及包中央五室計之。凡二十一尋。東堂至西堂亦然。而四維皆缺隅而不正方。則就四室一面度之。仍止方七尋。故經唯著堂脩七尋。而其制已見也。至夏堂基正方。則可爲一棟而一屋。殷堂四出。則宜爲四棟而重屋。然則經於殷特著四阿之文。非徒見屋之兩重。亦兼明四出之堂制始於此。假令四出爲周堂所獨。則其形制鉅異。下經不宜絕無殊別之文。儻謂重屋堂基。亦通方二十一尋。則是與世室制同。每堂兩角。各多出方七尋之地。較之夏堂。餘地更多。於義無取。知不然矣。云四阿重屋者。重屋。謂屋有二重。下爲四阿者。方屋也。其上重者。則圓屋也。圓屋以覆中央之五室。而蓋以茅。方屋以覆外出之四堂。而蓋以瓦。此亦殷周之通制。故大戴禮記盛德篇說明堂云。以茅蓋屋。上圓下方。玉藻孔疏引淳于登說。三輔黃圖引授神契。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。白虎通義辟雍篇說。並云。上圓下方。月令論又有堂方及屋圓徑之度。諸書所謂下方者。兼明堂之基。及四阿之屋而言也。上圓者。指上重高屋。

如圓蓋形。出四阿之上者而言也。若夏世室。無上圓之屋。則屋與堂基皆方。不可以言上圓矣。注云重屋者。王宮正堂。若大寢也者。鄭謂此重屋卽殷王寢。與夏舉宗廟。周舉明堂相配也。御覽宮室部引新論云。商人謂路寢爲重屋。商於虞夏稍文。加以重檐四阿。故取名。與鄭義同。然其說非也。凡王寢與明堂不同制。詳後疏。云其脩七尋。五丈六尺者。尋八尺。以七乘之。得五丈六尺也。云放夏周。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者。謂以周制例之。脩七則廣九。此脩七尋。則廣亦當九尋也。經不言重屋廣度。故鄭據周法補推之。賈疏云。經言堂脩七尋。則其廣九尋。若周言南北七筵。則東西九筵。是偏放周法。而言放夏者。七九偏據周。夏后氏南北狹。東西長。亦是放之。故得兼言放夏也。案重屋之廣無文。當如孔廣森說。亦廣七尋。與脩正等。鄭說失之。云五室各二尋者。亦放周制爲釋。五室當亦於四維設之。牛弘明堂議云。其般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。鄭注云五室者。亦據夏以知之。今攷鄭以重屋之廣放周爲九尋。說雖不塈。而以五室爲方二尋。則從橫各三室。爲地六尋。外加一尋。與堂方度正相應。其說是也。經本有上下文互見之例。夏殷堂同高三尺。而經於重屋始嘗堂崇三尺之文。卽其例矣。云崇。高也者。總敘放入梓人注並同。大戴禮記盛德篇明堂月令云。堂高三尺。月令論亦云。堂高三尺。以應三統。云四阿。若今四注屋者。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。高廊四注。案。四注屋。謂屋四面有霽下注。卽所謂殿屋也。燕禮云。設洗篋于阼階東南。當東霽。注云。當東霽者。人君爲殿屋也。又士冠禮云。設洗直于東榮。注云。榮。屋翼也。周制自卿大夫以下。其室爲夏屋。蓋鄭意夏人君之屋。南北兩下。與臣民同。禮弓注謂夏屋如漢之門廡是也。殷周人君之屋皆四注。則有東西霽。故賈疏謂四阿卽四霽。周書作雒篇云。乃位王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。咸有四阿反坳。孔注云。宮廟四下曰阿。卽本鄭說。魚循注。鄭注後門阿云。阿。棟也。注士昏禮當阿云。阿。棟也。入堂深示親親。又注鄉射禮記云。正中曰棟。次曰楣。前曰殿。彼記文云。序則物當棟。堂則物當楣。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。棟處極高。斷非霽之所能霽。阿旣爲棟之定名。則曰四阿者四棟也。非四霽之謂也。四阿之屋有四霽。兩下之屋亦有四霽也。且以東霽爲四阿之制。是諸侯之屋四阿矣。明堂位言復廟重檐。爲天子廟制。諸侯不重屋。阿何有四。左成二年傳云。宋文公卒。始厚葬。槨有四阿。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。生則縱其惑。死又益其侈。是弃君子惡也。宋公爲諸侯用四阿。而傳譏之。故杜注云。皆王禮。然則四阿之制。不獨卿大夫無之。卽諸侯亦無之。案集說是也。蓋屋之極謂之阿。猶後文門阿之爲門極也。古廟寢屋皆五架。極下正當棟。故鄭二禮注亦皆以棟釋阿。以屋極成覆以豐而承以棟。其義通也。屋霽之溝。必自棟下迤。而注於宇。故作雒云。四阿反坳。坳當爲坳之形譌。四阿爲上棟之制。反坳卽反宇。爲下宇之制。亦卽所謂屋翼。四注主霽言。則是宇而非棟矣。夏世室亦爲四面堂。則亦有四霽。而不得有四阿者。蓋夏制唯於南北之中爲

一棟。其東西霑。則自楣殿以外衰殺之以注水。是楣殿有四。而棟則一。故阿亦不得有四。若殿重屋。則中別爲屋。重屋之外。四面回環。各別爲棟。四棟則有四阿。是四阿必四注。而四注之屋。不必皆有四阿。鄭此注訓四阿爲四注。則是四霑之通制。不及焦說之精析。焦又謂燕禮之東霑。乃兩下屋檐之東角。非四阿。亦非四注。尤足正鄭說之誤。國語晉語云。虢公夢神人立于西阿。韋注云。西阿。西榮也。案。彼西阿。蓋自屋脊下趨檐宇之通稱。猶士喪禮所謂前東榮。後西榮。與此經四阿門阿義並小異。諸侯以下。屋無四阿。而不妨有四阿。通言不別也。此經四阿者。通四堂而言。面有一堂。堂爲一阿。四面甸市。則四阿非謂一堂而有四阿也。云重屋覆竿也者。賈疏述注覆作復。明注疏本同。復覆古今字。說文竹部云。竿。迫也。在瓦之下。勢上。釋名釋宮室云。竿。注也。編竹相連迫注也。爾雅釋宮云。屋上薄謂之策。郭注云。屋竿也。姚鼐云。重屋。覆屋也。別設棟以列椽。其棟謂之策。椽棟既重。軒版垂檐皆重矣。軒版卽屋竿。或木或竹。異名。竿在瓦之下。椽之上。檐垂椽端。椽亦謂之椽。記言重屋。鄭以復竿釋之。而他書所稱曰重檐。曰重椽。曰重軒。曰重棟。曰重勢。各舉其一爲言爾。魯循云。竿之訓有二。說文釋名之竿。爲屋上所覆者之名。爾雅所謂策也。廣雅云。椽謂之竿。此爲櫛櫺之名。所謂斗拱者也。鄭以解解屋當如說文譯名所云。又云。明堂位云。大廟。天子明堂。又云山節藻悅。復廟重檐。天子之廟飾也。注云。復廟。重屋也。重檐。重承壁材也。春秋文公十三年。太室屋壞。五行志云。前堂曰太廟。中央曰太室。屋。其上重者也。孔氏左傳疏云。大廟之制。其檐四阿。而下當其室中。又拔出爲重屋。此是大廟當中之室。其上屋壞。非大廟全壞也。重屋重於阿之上。不重於櫛殿之上。故阿必用四。於四阿之上。更立以覆。椽上又累以阿。阿之四旁又有檐。與正屋之檐相重。故曰重檐。以蔡邕之說言之。明堂方百四十四尺。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。大廟明堂方六丈。通天屋徑九丈。足爲太室屋證矣。命榑云。古有重屋。有覆屋。重屋者。此記所說是也。覆屋者。於棟之下。復爲一棟以列椽。亦稱重椽。徐鍇說文繫傳。於椽篆下。引東方朔傳後閣重椽而釋之曰。大屋廡下椽。自上峻下。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。使若合掌然。故曰重椽。此說覆屋之制。至詳盡矣。說文木部。樓重屋。林部。勢。覆屋棟也。周書作雝。重亢重耶。孔晁注曰。重亢。累棟也。重耶。累屋也。所謂累棟者。卽覆屋矣。所謂累屋者。卽重屋矣。是古制明分爲二。鄭君此注。殆誤以覆屋說重屋乎。案姚鼐復竿義甚駁。但此經重屋之義。當以焦說爲是。月令論說明堂有通天屋。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。通天臺。又引禮圖云。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。並卽明堂重屋之制。蓋當四堂中脊內五室之上拔起別爲崇高之屋。以其可以納光。故有通天之名。與覆屋復竿不同。重屋通天。得納日光。覆屋復竿。止取重爲飾。不通入納光也。凡覆屋棟竿等。皆於一層屋之上重疊合併爲之。重屋則上下兩層屋各自爲棟竿等不相合併。二制迥異。古明堂宗廟蓋皆有重

屋。故漢志載左氏古說。以大室屋爲重屋。左傳孔疏謂廟上拔起爲重屋。深得其制。唯謂大廟亦有四阿。則誤沿鄭宗廟明堂同制之說耳。明堂位之復廟卽複屋。重檐乃是重屋。故文選張衡東京賦云。複廟重屋。卽用明堂位文。而以重檐爲重屋。薛綜注云。重屋。重棟也。桓譚新論亦云。尚加重檐四阿。明此經重屋當彼重檐矣。鄭明堂位注釋復廟爲重屋者。蓋仍指複竿言之。又釋重檐爲重承壁材。其義難通。賈疏卽援彼注重承壁材之義以釋此注之複竿。似皆以複屋爲說。作維之重亢復格。亦似皆複屋之制。並與此重屋不相冢也。又古凡室屋之高而上出者。通謂之臺。謂之觀。故黃圖及禮圖亦以重屋爲臺爲觀。實則臺觀可以登眺。而明堂之重屋不可登眺。與臺觀制復不同。臺觀後世又謂之樓。故說文訓樓爲重屋。此亦非古重屋之制。史記封禪書說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。上有樓。從西南入。名曰昆侖。此卽誤以重屋爲樓。因之舛造是圖。不知殷重屋身樓別。又不知夏以前明堂并未有重屋。說尤謬妄。不爲典要也。又詩大雅靈臺孔疏引盧植穎容說。謂明堂卽靈臺。亦身通天臺異。詳後及春官敍官疏。

周禮正義

卷八十四

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。東西九筵。南北七筵。堂崇一筵。五室。凡室二筵。

明堂者。明政教之堂。周度以筵。亦王者相改。周堂高九尺。殷三尺。

則夏一尺矣。相參之數。禹卑宮室。謂此一尺之堂與。此三〔疏〕周人明堂者。此記周明堂之制也。牛弘明堂議引者。或舉宗廟。或舉王寢。或舉明堂。互言之。以明其同制。〔疏〕馬宮說云。周人明堂。堂大於夏室。故命以堂。蔡邕明堂月令論云。東曰青陽。南曰明堂。西曰總章。北曰玄堂。中央曰太室。易曰。離也者。明也。南方之卦也。聖人南面而聽。天下嚮明而治。人君之位。莫正於此。故雖有五名。而主以明堂也。戴震云。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。東青陽。南明堂。西總章。北玄堂。而通曰明堂。舉南以該其三也。云東西九筵。南北七筵者。明堂亦四堂。此南堂一面廣脩之度也。餘三堂同。云五室。凡室二筵者。五室亦土室居中。四行室居四維。與夏世室同。每室廣脩皆二筵。賈疏云。夏之世室。其室皆東西廣於南北也。周亦五室。直言凡室二筵。不言東西廣。鄭亦不言東西益廣。或五室皆方二筵。與夏異制也。若然。殷人重屋。亦直云堂脩七尋。不言室。如鄭意。以夏周皆有五室十二堂。明殷亦五室十二堂。詒讓案。世室明堂五室並正方。夏周制本不異。十二堂即兩夾及四正堂之合數。並詳前疏。東西九筵。南北七筵。爲明堂一面之度。故玉海郊祀引禮記外傳孝經授神契云。明堂之制。東西九筵。南北七筵。筵長九尺。東西八十一尺。南北六十三尺。故謂之大室。孝經緯說。與此經同。自鄭誤以九七之筵爲全堂楹方之度。而古制晦。李謐明堂制度論駁之云。記云。東西九筵。南北七筵。五室。凡室二筵。置五室於斯堂。雖使班倕構思。王爾營度。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。然則三室之閒。便居六筵之地。而室壁之外。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。周公負屨以朝諸侯之處。而室戶之外。僅餘四尺而已哉。假在儉約。爲陋過矣。抑云二筵者。乃室之東西耳。南北則狹焉。曰若東西二筵。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。南北戶外復如此。則三室之中。南北裁各丈二尺耳。記云四旁兩夾窻。若爲三尺之戶。二尺之窻。窻戶之閒。裁盈一尺。繩樞懸屬之室。華門圭竇之堂。尙不然矣。

假令復欲小廣之。則四面之外。闊狹不齊。東西既深。南北更淺。屋宇之制。不爲通矣。驗之衆塗。略無算焉。且月室二筵。丈八地耳。然則戶牖之閒。不踰二尺也。禮記明堂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。鄭注云。設斧於戶牖之閒。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橫八尺。以八尺展置二尺之閒。此之互通。不待智者。較然可見矣。且若二筵之室。爲四尺之戶。則戶之兩頰。裁各七尺耳。全以置之。猶自不容。矧復戶牖之閒哉。又云。堂崇一筵。便基高九尺。而壁戶之外。裁四尺五寸。於營制之法。自不相稱。牛弘議亦云。依鄭注。每室及堂。止有一丈八尺。四壁之外。四尺有餘。明堂總享之時。五帝各於其室。設青帝之位。須於大室之內。少北西面。太昊從食。坐於其四。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。又於青帝之南。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。神位有三。加以簠簋豆。牛羊之俎。四海九州。美物咸設。復須席工升歌。出罇反坫。揖讓升降。亦以陋矣。案李牛所論。足證鄭義之疏。宇文愷議亦謂三代堂基並方。防鄭義與古違異。惟李氏又以夏周文質之異。度堂筵几之殊。並疑經文之謬。則妄也。唐宋以後說明堂者。率沿鄭說。近代諸儒。始知九七之筵爲一堂之度。而阮元所釋尤覈。其說云。東西九筵者。八丈一尺也。約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。南北七筵者。六丈三尺也。約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。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。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。丈尺相同。舉南可概三方也。四方之堂。寬皆九筵。此四堂之背。四角相接。是明堂之北。距玄堂之南。青陽之西。距總章之東。皆九筵也。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。每室止用二筵。丈尺恰可相容。凡言室者。皆廟屋內劃出之名。非建五小屋於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。此五室。皆當重屋圓蓋之下。若於太室四角立四大柱。或再倚四堂之背。木室之西之南。火室之西之北。金室之東之北。水室之東之南。立八大柱。則可上載圓屋。并遮五室矣。又云。重屋見於考工記。上圓下方。見於大戴記。皆是古制。此中央九筵之地。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。而加以圓蓋之屋。則是上圓之重屋矣。圓蓋須比九筵爲大。乃不霽雨水於五室也。九筵方徑。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。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。至於圓屋之下。方屋之上。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。陳澧云。明堂之制。見月令曰太廟者四。曰今者八。曰太廟太室者一。見考工記曰五室。見大戴禮盛德曰上圓下方。說者大都以四大廟八個五室皆在九筵七筵之內。其制度太狹。廣與袤又不稱。阮以九筵七筵爲一面之度。舉一面以該三面。於是九筵七筵之義始明。室二筵者。其地本方三筵。四壁皆厚半筵。室中方二筵也。記云室中度以几。鄭注云。室中。舉謂四壁之內。卽其義也。記不云室中二筵者。猶九筵七筵。不必云堂上也。云二筵。不云若干几者。與上文九筵七筵連文也。其度則二筵。而度之則以几不以筵耳。樂土爲壁。上承重屋。非半筵之厚。不勝其任。且古一尺。當今六寸許。二筵僅當今一丈許。若復去四壁。其中太狹。不足行禮。二筵不計四壁明矣。并四壁則方三筵。三室則九筵。與一面之廟个同廣也。堂基爲亞字形。八隅立柱。以承圓屋。盛德所云上圓者。圓屋

也。下方者。亞形八隅也。案阮陳說是也。明堂東西九筵。廣度不及世室之半。明四堂之角無復餘地。則堂必四出爲亞字形可知。依阮說。四堂各廣九筵。脩七筵。堂內正中爲五室。爲地總方九筵。而堂外四角。各缺方九筵之地爲廷。其說牆不可易。以此推之。蓋自南堂廉至北堂廉。共二十五筵。爲尺二百二十五。東西亦如之。卽四堂全基之度也。惟五室每室中方二筵。加每室四壁一筵。適盡方九筵之地。則當以陳說爲定解。此經於周制止舉堂室。實則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之制。當與夏世室同。四阿重屋之制。當與殷重屋同。經不具詳者。冢上文而省也。其四鄉各從方色。每室四戶八牖。屋上圓下方。宮外四門之制。參證羣籍。蓋亦當與古同。故通典吉禮約此經及鄭注說之云。明堂。東西長八十一尺。南北六十三尺。其堂高九尺。於一堂之上爲室。每室廣一丈八尺。每室開四門。旁各有窻。九階。外有四門。門之廣二十一尺。門兩旁各築土爲堂。南北四十二尺。東西五十四尺。其堂上各爲一室。南北丈四尺。東西丈八尺。其宮室牆壁。以蜃蛤灰飾之。今攷杜以五室於廣。七筵脩七筵一堂之上爲之。及以白盛爲牆壁之通制。並沿鄭說。而所推門階牖戶之數則不誤。惟明堂門堂之制。經注並無文。以世室之制推之。當亦取正堂脩七筵。廣九筵。三分減一以爲門堂之度。則每塾堂脩四筵有六尺。廣三筵。兩塾合廣六筵也。又取七筵九筵。三分減二。以爲門室之廣脩。則每塾室脩二筵有三尺。廣與堂同。依鄭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之說推之。則明堂門當廣亦三筵。杜謂每塾堂各得正堂三分之二。則合門與兩塾。其廣倍侈於堂。又以門室取數於門堂三之一。卽於三之中。三分取一。其說並不可通。又謂明堂門廣二十一尺。蓋依下文廟門容大廟七個爲說。則合門與兩塾。不得各居一分。與鄭義亦不合。互詳前疏。漢魏以來言明堂者。駁文詭制。不可殫述。玉藻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云。明堂制。今禮載說。禮盛德記曰。明堂自古有之。凡有九室。室有四戶八牖。三十六戶。七十二牖。以茅蓋屋。上圓下方。所以朝諸侯。其外有水。名曰辟廱。明堂月令辨說云。明堂高三丈。東西九仞。南北七筵。上圓下方。四堂十二室。室四戶八牖。其宮方三百步。在近郊三十里。講學大夫瀆于登說。明堂在國之陽。丙巳之地。三里之外。七里之內而祀之。就陽位。上圓下方。八窻四闔。布政之宮。故稱明堂。明堂盛貌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。以配上帝。上帝。五精之帝。大微之庭。中有五帝座星。古周禮孝經說。明堂。文王之廟。夏后氏世室。殷人重屋。周人明堂。東西九筵。筵九尺。南北七筵。堂崇一筵。五室。凡室二筵。蓋之以茅。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。以昭事上帝。謹案。今禮古禮。各以其義說。無明文以知之。鄭駁之云。玄之闕也。禮戴所云。雖出盛德記。及其下。顯與本章異。九室。三十六戶。七十二牖。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。說者所益。非古制也。四堂十二室。字誤。本書云九室十二堂。瀆于登之言。取義於孝經授神契。授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。以配上帝曰。明堂者。上圓下方。八窻四闔。布政之宮。在國之陽。帝者諦也。象上。可承五精之神。五精

之神。實在太微。於辰爲己。是以登云然。今漢立明堂於丙己。由此爲也。水木用事。交於東北。木火用事。交於東南。火土用事。交於中央。金土用事。交於西南。金水用事。交於西北。周人明堂五室。帝一室。合於數。案異義所述古周禮說。卽本此記。惟云明堂文王之廟。又云蓋之以茅。則記無其文。蓋別據孝經說。許參合引之。未及析別耳。許所述諸家說與經異者。如此云東西九筵。南北七筵。堂崇一筵。而許引明堂月令說云。堂高三丈。東西九仞。南北七筵。攷宋本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月令。本作堂高三尺。則與後鄭說殿堂之高正同。非周制也。東西九筵之文。則盛德所引。亦與此經正同。孔引異義。譌尺爲文。筵爲仞。遂成齟齬。此經既特箸度筵之文。明廣脩皆以筵計。月令說不當筵仞錯出。其譌審矣。此經云五室室有四戶八窻。則有二十戶四十牖。而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。又引明堂月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。卽九室之數位也。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云。九室法九州。十二坐法十二月。白虎通義辟雍篇。漢書平帝紀應劭注。並同。明堂月令論云。九室以象九州。十二宮以應辰。說亦略同。今攷十二堂。卽四堂兼兩夾之通數。桓班云十二坐。蔡云十二宮。其實一也。已詳前疏。至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。則與此經乖刺。鄭所爲秦制。御覽禮部引三禮圖云。周制五室。秦爲九室。蓋卽本鄭義。魏書袁翻傳明堂議云。明堂五室。三代同焉。配帝象行。義則明矣。及淮南呂氏。與月令同文。雖布政班時。有堂个之別。然推其體例。則無九室之證。明堂九室。著自戴禮。探緒求源。罔知所出。而漢氏因之。自欲爲一代之法。張衡東京賦云。乃營三宮。布教班常。複廟重屋。八達九房。薛綜注云。房。室也。謂堂後有九室。堂後九室之制。非巨異乎。裴頠又云。漢氏作四維之个。不能令各居其辰。就使其像可圖。莫能通其居用之禮。此爲設虛器也甚。今案袁氏。亦申鄭義。又謂月令無九室之證。九室卽漢制之九房。其說甚瑣。封軌牛弘明堂議。並廢九室爲秦漢之制。謂室以祭天。依行而祭。故不過五。九室爲無用。魏書賈思伯議。亦謂孝經授神契。五經要義。舊禮圖。及徐氏劉氏之說。皆同此記爲五室。庶戴紫九室之制爲不可從。與鄭義皆足相申證。然賈氏又以月令八個傳會五室云。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。原其制置。不乖五室。其青陽右个。卽明堂左个。明堂右个。卽總章左个。總章右个。卽玄堂左个。玄堂右个。卽青陽左个。如此。則室猶是五。而布政十二。案賈意蓋謂四隅室卽夾室。亦謂之个。一室分屬兩堂。則四室卽是八個。與裴頠以九室之隅室爲四維之个說蓋略同。不知四隅室分應四行。與堂旁之个不同。个本非室。不可以配大室爲五。且以四室爲八個。彼此通互。其說巧而難信。李謐亦主五室之說。而謂四室居四中。四面之室。各有夾房。謂之左右个。个卽寢之房也。則又隱據漢九房之制。與九室名異而實同。不知五室九室之制。考工與大戴記本異。此經法制詳備。塙爲周典。盛德禘據舊文。不必一代之制。後儒必欲參合兩制爲一。遂至岐連百出。至賈思伯議謂裴頠有一屋之論。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。謂明堂本

無室。廣五室九室爲皆不可信。其謬又不足論矣。明堂宮脩廣之度。此經亦無文。盛德引明堂月令說云。其宮方三百步。則以觀禮會同之壇同。古制或當如是。明堂所在之地。鄭駁異義從滄于登說在丙巳之地。與盛德云在近郊三十里異。御覽禮部引孝經授神契云。周之明堂。在國之陽。三里之外。七里之內。在辰巳者也。又引春秋合誠圖云。明堂在辰巳者。言在水火之際。辰。水也。巳。火也。木生數。三。火成數。七。故在三里之外。七里之內。白虎通義辟雍篇。三輔黃圖。漢書平帝紀應劭注。並云在國之陽。大戴禮記盛德篇盧注引韓詩說云。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。又詩靈臺孔疏引馬融云。明堂在南郊。就陽位。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。亦云在國之陽。國門外說。並與滄于登說同。前左祖右社章賈疏引劉向別錄。則云。左明堂辟雍。右宗廟社稷。說苑脩文篇亦云路寢承乎明堂之後。是謂明堂在宮中。金鷄云。玉藻云。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。鄭注以爲在明堂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。天子受朔於天。明堂。祭天之所也。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。必明堂也。滄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。本於授神契。其說自確。明堂既在國外。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。明堂以祀上帝。在國中則褻。故與秦壇同置於郊。玉藻言在南門之外。則去國不遠。當在國南三里。南爲陽方。三爲陽數也。案金說近是。黃以周謂大戴云近郊三十里。十字疑衍。孫星衍亦據戶子殷曰陽館。證明堂在國陽。謂夏商已在東南郊。皆足證鄭義。至先秦西漢古書述明堂制度。許鄭所未及者。復多紛互。宇文愷明堂議。及藝文類聚禮部引周書云。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。高四尺。階廣六尺三寸。室居中。方百尺。室中方六十尺。戶高八尺。廣四尺。屬高三尺。門方十六尺。東應門。南庫門。西皋門。北雉門。案周書說戶屬高廣之度。無可實證。堂高四尺。與觀禮會同壇高同。而與此經不合。堂方百十二尺。則止十二筵四尺。於一堂之度爲太多。於四堂之度則又太少。且彼室方百尺。內方六十尺。與此經五室之度亦絕不相應。況堂通方百十二尺。而室已占百尺。則堂止得一筵有三尺。兩面分之。止六尺。此必不可信者也。明堂有四門。於制無疑。而周書取五門之舉。庫應雉分列四面。則與宮寢門制不合。且五門以應門爲正門。明堂以南爲正。故特爲三階。假令取宮門爲名。亦宜以南門爲應門。今乃南庫東應。其不足據明矣。宇文愷議引黃圖云。堂方百四十四尺。法坤之策也。方象地。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。法乾之策也。圓象天。室九宮。法九州。太室方六丈。法陰之變數。十二堂法十二月。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。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。八達象八風。法八卦。通天臺徑九尺。法乾以九覆六。高八十一尺。法黃鐘九九之數。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。堂高三尺。土階三等。法三統。堂四向五色。法四時五行。殿門去殿七十二步。法五行所行。門堂長四丈。取太室三之二。垣高無蔽目之照。牖六尺。其外倍之。殿垣方。在水內。法地。陰也。水四周於外。象四海。圓。法陽也。水闊二十四丈。象二十四氣。水內徑三丈。應觀禮經。明堂月令論說略同。今攷上圖下方。爲通天臺及堂四向五色之制。於

理可信。詳前。唯堂方十六筵。與此經不合。孫星衍謂百四十四尺爲卽南北七筵。東西九筵之合數。然論方積。則九七之筵。廣脩相乘。共五千一百三尺。若論方面。則廣脩不可合并爲方。二書之說。必不能通於此經。至屋圓楯之說。似謂覆四堂之屋亦爲圓屋。則與重屋四阿之文不合。太室方六丈。與周書說同。通天臺之徑。此經無文。尤不足論。明堂上圓者。惟最高之重屋爲然。所覆者不出五室九筵之地。必無徑二百十六尺之廣。第二層方屋。四面外出。與四堂正相覆。豈能爲圓楯哉。又據世室門堂取數於正堂三分之二。明堂門塾。當與彼同。黃圖說謂大室方六丈。取三之二。門堂長四丈。率尤不合。其他室屋壇柱度數。皆無可證。今不具論。牛弘宇文愷議又引馬宮說云。夏后氏容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。周人明堂。以爲兩序間大。夏后氏七十二尺。案馬說與諸書並不甚合。牛氏亦謂不詳其義。以意推之。百四十四尺。加七十二尺。爲二百十六尺。則是二十四筵也。馬意蓋以東西兩堂各九筵。爲十八筵。加三室。每室二筵。凡六筵。合之適二十四筵。以十六筵爲兩序間。序外左右堂隅各四筵。合之爲七十二尺。卽大於夏堂之數。馬說大意蓋如此。依其說。則明堂兩序間廣。已幾及倍。全堂之廣。復過於此。實不可通。姑著之。以備一義。注云明堂者。明政教之堂者。明堂位云。明堂也者。明諸侯之尊卑也。盛德記說同。周書大匡篇云。明堂所以明道。五經異義。馮子登說云。明堂盛貌。三輔黃圖云。明堂所以正四時。出教化。天子布政之宮也。白虎通義辟雍篇云。天子立明堂者。所以通神靈。感天地。正四時。出教化。宗有德。章有道。顯有能。賔有行者也。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新論云。天稱明。故命曰明堂。賈疏云。以其於中聽朝。故以政教言之。孝經緯援神契云。得陽氣明。謂之明堂。以明堂義大。故所含理廣也。案賈引孝經緯。專據南堂言之。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。明者。陽也。光也。鄉陽受光。故曰明。義亦同。鄭通駭四堂。故說與彼異。云周度以筵。亦王者相改者。說文竹部云。竹席也。周禮曰度堂以筵。筵一丈。案許說本此經。而長度不合。未詳所據。公食大夫記云。司宮具几與蒲筵。常。加荏席。尋。注云。丈六尺曰常。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。士蒲筵長七尺。廣三尺三寸。文王世子注云。席之制。廣三尺三寸三分。蓋筵席廣度略同。而長度則有或丈六尺。或一丈。或九尺八尺七尺之異。故此記特著其度與。賈疏云。對夏度以步。殷度以尋。是王者相改也。云周堂高九尺。殷三尺。則夏一尺矣。相參之數者。賈疏云。夏無文。以後代文而漸高。則夏當一尺。故云相參之數。孫星衍云。禮器稱天子之階九尺。故周制堂崇一筵。高三尺。則階三等。凡三尺爲一等。九階。賈疏引賈馬。九等階者。蓋言九尺之筵。階凡九等。說亦通。詒讓案。堂崇九尺。以三尺爲一等。於度似太高。攷觀禮記會同之壇深四尺。鄭注謂一等一尺。以彼例此。則明堂九尺之階。亦當爲九等。前疏引賈馬九等之階。與世室之九階雖不合。而移以釋明堂。則適相當。故士冠禮賈疏亦云。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。賈馬以爲傍九等爲階是也。至古書

說明堂者。多云高三尺。盛德記云堂高三尺。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高三尺。七階三等。法三統。又引周書明堂云高四尺。孫星衍陳壽祺並謂四字蓋三字積畫之誤。依鄭此注說。則三尺爲殿制。而夏制一尺爲尤卑。俞樾云。堂崇三尺。夏殿同之。禮器曰。天子之堂九尺。諸侯七尺。大夫五尺。士三尺。是三尺之堂。已爲極卑。一尺之堂。古無有也。呂氏春秋召類篇曰。明堂茅茨蒿柱。士階三等。若有一尺之堂。則當有一等之階。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。何不言一等。而必言三等乎。案僉說是也。呂覽三等之階。疑亦據夏殿制言之。云禹卑宮室。謂此一尺之堂與者。論語泰伯篇云。禹卑宮室。而盡力乎溝洫。鄭言此者。欲證夏堂一尺。卑於殷周。與論語義正合也。云此三者。或舉宗廟。或舉王寢。或舉明堂。互言之。以明其同制者。賈疏云。夏舉宗廟。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。殷舉王寢。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。周舉明堂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也。云其同制者。謂當代三者其制同。非謂三代制同也。若然。周人殯於四階之上。王寢與明堂同。則南北七簷。惟有六十三尺。三室居六簷。南北共有一簷。一面惟有四尺半。何得容殯者。案舊傳云。周人路寢。南北七維。東西九維。室居二維。則三室之外。南北各有半維。雉長三丈。則各有一丈五尺。足容殯矣。若然。云同制者。直制法同。無妨大矣。據周而言。則夏殷王寢亦制同。而大可知也。案依鄭賈義。則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。故詩小雅斯干箋云。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。每室四戶。玉藻注義亦同。斯干孔疏云。明堂位曰。太廟天子明堂。又月令說明堂。而季夏云。天子居明堂太廟。以明堂制與廟同。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。是宗廟制如明堂也。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。是似路寢矣。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。宣王都在鎬京。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。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。階之舞衣。大貝。鼗鼓。在西房。兌之戈。和之弓。垂之竹矢。在東房。若路寢制如明堂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。而得左右房者。鄭志荅趙商云。成王崩之時在西都。文王遷豐。作靈臺辟廱而已。其餘猶諸侯制度。故喪禮設衣物之處。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。周公攝政。致太平。制禮作樂。乃立明堂於王城。如鄭此言。則西都宗廟路寢。依先王制。不似明堂。此言如明堂者。鄭志荅張逸云。周公制禮土中。洛誥王入太室禋是也。顧命成王崩於鎬京。承先王宮室耳。宣王承亂。未必如周公之制。以此二荅言之。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。乃周公制禮。建國土中。以洛邑爲正都。其明堂廟寢。天子制度。皆在王城爲之。其鎬京則別都耳。先王之宮室尙新。周公不復改作。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。由承先王之室故耳。及厲王之亂。宮室毀壞。先王作者。無復可因。宣王別更脩造。自然依天子之法。不復作諸侯之制。故知宣王雖在西都。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。不復如諸侯也。若然。明堂周公所制。武王時未有也。樂記說武王配乎明堂者。彼注云。文王之廟。爲明堂制。知者。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。文王又已稱王。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。故知爲明堂制也。江永云。周路寢之制。略見顧命。有堂有序。

有夾有房。何嘗有五室。有兩階。有二垂。有側階。何嘗有九階。蓋宗廟路寢宜同制。而明堂則否也。明堂者。朝諸侯聽朔。祀上帝。配文王之堂。東西南北有四門。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。東西階之間有中階。而西北北堂皆有兩階。爲九階。皆與寢廟不同也。案江說是也。洪頤煊金鷄說並同。賈孔及唐人申鄭說者。率舉月令明堂位。及周書作雒篇文。以爲徵驗。今攷月令十二月居四大廟八個。自是王居明堂之禮。鄭注誤以爲大寢。大史疏已辯之矣。明堂位謂魯大廟如天子明堂者。自謂天子宗廟堂皆南向。其重屋兩夾諸制。與明堂南面一堂。形制略同耳。非謂宗廟亦具四堂五室也。春秋文十三年。大室屋壞。漢書五行志述左氏說。以大室爲大廟中央之室。屋卽重屋。蓋亦以魯大廟爲明堂制。然左傳實無是說。公羊穀梁說則並以大室爲魯公廟。漢志所說。蓋西漢左氏經師孔定以傅合明堂位之文。實不足據也。荀子宥坐篇云。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。九蓋皆繼。此可證魯廟不爲明堂制。故房後之北堂與正堂異制。否則四堂如一。安得北堂獨爲殊異乎。作雒篇云。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。咸有四阿反坫。重亢重耶。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榷。春常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唐應門庫臺玄圃。宋書禮志云。周書清廟明堂路寢同制。鄭玄注禮。義生於斯。蓋卽指此。今審經作雒之文。乃總記廟寢明堂三者殊異之制。非謂每宮各備此衆飾也。否則明堂四面九階。記有明文。安得復有內階邪。然則三經之說。皆不足證鄭義。夫明堂爲祭五帝之宮。故有五室之制。隨五時而用之。若宗廟時享。則一歲四舉。本無中央之祭。而虛制五室。爲無用矣。路寢之制。顧命有明文。鎬京雖周舊都。然大寢內朝所在。必不因陋就簡。鄭荅趙商。以爲猶諸侯制。殆曲爲之說。不足憑也。至賈疏引書傳說路寢制度。明堂位孔疏及禮書並引書多士傳云。天子之堂廣九維。三分其廣。以二爲內。五分其內。以一爲高。東房西房北堂各三維。與賈所引又小異。所說度既似太侈。又不宜有北堂而無室。疑皆有舛誤。今攷定廟寢制本不如明堂。則南北無三室。自無不容殯之疑。賈氏所辯。可勿論矣。兩漢諸儒說明堂者。又或以路寢祖廟大學辟雍博合爲一。玉藻疏引五經異義云。古周禮孝經說。明堂。文王之廟。盛德記云。或以爲明堂者。文王之廟也。周時德澤洽和。蒿茂大。以爲宮柱。名爲蒿宮也。此天子之路寢也。不齊不居其室。待朝在南宮。揖朝出其南門。此既以明堂爲卽文王廟。又以爲卽路寢。蓋襍宋衆說。故自成岐牾。此與蒿宮之說。同不足據。舊唐書禮儀志顏師古明堂議。不從盛德文王廟之說。而謂明堂卽路寢。與盛德後說同。左傳文二年孔疏云。左氏舊說。及賈逵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。此以明堂爲卽祖廟也。詩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。韓詩說。辟雍者。天子之學。立明堂於中。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三輔黃圖馬宮奏曰。明堂辟雍。其實一也。牛弘議亦云。馬宮王廡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。又舊唐志引漢孔安等議說同。此以明堂爲卽辟雍也。詩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云。明堂卽太廟也。天子太廟。上可以望氣。故謂之靈臺。中可以序昭穆。故謂之太廟。闔之以水。似豎。故謂之辟雍。古

法皆同一處。近世殊異。分爲三耳。又引穎子容春秋釋例云。太廟有八名。其體一也。肅然清靜。謂之清廟。行禘禘。序昭穆。謂之太廟。告朔行政。謂之明堂。行饗射養國老。謂之辟雍。占雲物。望氛祥。謂之靈臺。其四門之學。謂之太學。其中室。謂之太室。總謂之宮。明堂月令論云。明堂者。天子太廟。所以崇禮其祖。以配上帝者也。雖有五名。而主以明堂。其正中焉。皆曰太廟。謹承天隨時之令。昭令德宗祀之禮。明前功百辟之勞。起尊老敬長之義。顯教幼誨稚之學。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。以明制度。生者乘其能而至。死者論其功而祭。故爲大教之宮。而四學具焉。官司備焉。故言明堂。事之大。義之深也。取其宗祀之清貌。則曰清廟。取其正室之貌。則曰太廟。取其尊崇。則曰太室。取其堂。則曰明堂。取其四門之學。則曰太學。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。則曰辟雍。異名而同事。其實一也。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。則顯之太廟。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。經曰。取部大鼎于宋。納于太廟。傳曰。非禮也。君人者。將昭德塞遠。故昭令德以示子孫。是以清廟茅屋。昭其儉也。以周清廟論之。魯太廟皆明堂也。魯禘祀周公於太廟。明堂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。禮記檀弓曰。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。孝經曰。宗祀文王於明堂。禮記明堂位曰。太廟。天子曰。明堂。又曰。成王幼弱。周公踐天子位。以治天下。朝諸侯於明堂。制禮作樂。頒度量。而天下大服。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。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。以天子禮樂。升歌清廟。下管象舞。所以異魯於天下。取周清廟之歌。歌於魯太廟明堂。魯之太廟。猶周清廟也。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。以示子孫者也。禮記保傅篇曰。帝入東學。上親而貴仁。入西學。上賢而貴德。入南學。上齒而貴信。入北學。上貴而尊爵。入太學。承師而問道。魏文侯孝經傳曰。太學者。中學明堂之位也。禮記昭穆篇曰。太學。明堂之東序也。皆在明堂辟雍之內。月令記曰。明堂者。所以明天氣。統萬物。明堂上通於天。象日辰。故下十二宮。象日辰也。水環四周。言王者動作法天地。廣德及四海。方此水也。名曰辟雍。王制曰。天子出征。執有罪。反。舍奠於學。以訊讞告。樂記曰。武王伐殷。薦俘讞於京大室。京。鎬京也。太室。辟雍之中。明堂太室也。卽王制所謂以訊讞告者也。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。又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。明堂。王者布政之堂。王者月居其房。告朔朝祿。頒宣其令。謂之明堂。其中可以敘昭穆謂之太廟。其上可以望氛祥。書雲物。謂之靈臺。其外圍以辟雍。案盧穎蔡高之說。傅曾廟寢大學。概以爲卽明堂。說殊牽合。今攷盛德記。及韓詩說。鄭駁異義。已糾其非。盧辯盛德注。亦廣明堂爲文王廟之謬。南齊書禮志王儉議。又引鄭志趙商問云。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。鄭答曰。明堂主祭上帝。以文王配耳。猶如郊天以後稷配也。與駁異義說同。牛弘議引五經通義云。靈臺以望氣。明堂以布政。辟雍以養老教學。三者不同。靈臺疏引袁準正論云。明堂宗廟太學。禮之大物也。事義不同。各有所爲。而世之論者。合以爲一體。取詩書放逸之文。經典相

似之語。而致之。不復考之人情。驗之道理。失之遠矣。且夫茅茨采椽。至質之物。建日月。乘玉輅。以處其中。象箸玉杯。而食於土簋。非其類也。如禮記先儒之言。明堂之制。四面東西八丈。南北六丈。禮。天子七廟。左昭右穆。又有祖宗不在數中。以明堂之制言之。昭穆安在。若又區別。非一體也。夫宗廟鬼神之居。祭天而於人鬼之室。非其處也。夫明堂法天之宮。非鬼神常處。故可以祭天。而以其祖配之。配其父於天位可也。事天而就人鬼。則非義也。是故明堂者。大朝諸侯講禮之處。宗廟。享鬼神歲覲之宮。辟廱。大射養孤之處。太學。衆學之居。靈臺。望氣之觀。清廟。訓儉之室。各有所爲。非一體也。古有王居明堂之禮。月令則其事也。天子居其中。學士處其內。君臣同處。死生參並。非其義也。明堂以祭鬼神。故亦謂之廟。明堂太廟者。明堂之內太室。非宗廟之太廟也。穎氏云。公既視朔。遂登觀臺。以其言遂。故謂之同處。夫遂者。遂事之名。不必同處也。馬融云。明堂在南郊。就協位。而宗廟在國外。非孝子之情也。古文稱明堂陰陽者。所以法天道。順時政。非宗廟之謂也。融云告朔行政。謂之明堂。夫告朔行政。上下同也。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。順時行政。有國皆然。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。齊宣王問孟子。人皆謂我毀明堂。毀諸已乎。孟子曰。夫明堂者。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。則勿毀之矣。夫宗廟之設。非獨王者也。若明堂卽宗廟。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。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。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。雖復淺丈夫。未有是也。孟子古之賢大夫。而皆子思弟子。去聖不遠。此其一證也。尸子曰。昔武王崩。成王幼。周公踐東宮。祀明堂。假爲天子。明堂在左。故謂之東宮。王者而後有明堂。故曰。祀明堂。假爲天子。此又其證也。賈思伯議亦駁蔡說云。周禮營國。左祖右社。明堂在國之陽。則非天子太廟明矣。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。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。又王制云。周人養國老於東膠。鄭注云。東膠。卽辟雍。在王宮之東。又詩大雅云。邕邕在宮。肅雍在廟。鄭注云。宮卽辟雍宮也。所以助王養老。則尙和。助祭。則尙敬。又不在明堂之驗矣。案袁實二家所論。足正諸說之謬。惟尸子說周公踐東宮。似非明堂。袁合爲一。則非也。明堂古制。外環以水。或通稱辟雍。徐養原云。凡水形如璧。卽曰辟雍。明堂自有辟雍。何必大學。其說是也。然則明堂之辟雍。與大學辟雍絕異。若路寢宗廟。則皆在王宮之中。與明堂地遠不相涉。其形制固亦絕不同也。凡宗廟路寢大學與明堂不同之說。互詳宮人大史大司樂疏。室中度以几。堂上度以筵。宮中度以尋。野度以步。涂度以軌。周文者。各因物宜爲之數。〔疏〕室中度以几者。此汎詳司几筵疏。戴震云。馬融以爲几長三尺。六之而合二筵歟。注云周文者。各因物宜爲之數者。賈疏云。對殷已上質。夏度以步。殷度以尋。無異稱也。因物宜者。謂室中坐時馮几。堂上行禮用筵。宮中合院之內。無几無筵。故用

手之尋也。在野論里。數皆以步。故用步。涂有三道。車從中央。故用車之軌。是因物所宜也。云室中。舉謂四壁之內者。謂堂後室四壁之內也。賈疏云。對宮中是合院之內。依爾雅。宮猶室。室猶宮者。是散文宮室通也。詒讓案。明堂位孔疏引尚書大傳說路寢制。堂室並度以廟門容大局七個。大局。牛鼎之屬。長三尺。每〔疏〕廟門容大局七個。則與明堂異。此經又不具也。詳宮人疏。廟門容大局七個。大局。牛鼎之屬。長三尺。每〔疏〕廟門容大局

下並記廟寢諸門廣狹之制。廟門者。謂宗廟南向之大門也。都宮之門。當亦同。廟在應門內之左。而門度則小於應門。依前注。周明堂之門廣三筵。二丈七尺。則廟門減於明堂門六尺也。說文鼎部引周禮。屬作鬮。今作箇。段玉裁云。說文鼎部。鬮。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。從鼎。門聲。此以郊門之門爲聲。讀如屬。古爰切。鬮。鼎蓋也。從鼎。一聲。此以一下垂之。爲聲。讀如幪。莫狄切。鬮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局七箇。蓋作鬮作箇者。故書。作屬。今書也。

今本說文有鬮無鬮。而鬮音莫狄切。正誤合二字爲一也。案段說分別鬮鬮二字。是也。說文金部鉉字注又云。易謂之鉉。禮謂之鬮。王引之謂說文禮謂之鬮。禮上當有周字。亦可與鬮字注互證。又案此經所記門制。並止詳廣度。不及

高度。他書亦無見文。竊謂古者兵車得入國門。乘車又得入宮門廟門。依總敘兵車建兵公等之數。凡二丈四尺。而輪人乘車建蓋。凡一丈四尺。若然。國門之高度。當在二丈四尺以上。宮廟門高度。當在一丈四尺以上。注云太

局。牛鼎之局。長三尺者。賈疏謂約漢禮器制度。案屬。鬮之段字。士昏禮公食大夫禮。陳鼎皆設屬鬮。注云。屬。鼎扛。所以舉之者也。牛鼎者。聘禮牢鼎九。實三牲魚腊等。以牛鼎爲首。形制亦最大。淮南子銓言訓云。函牛之鼎

沸。而蠅蚋弗敢入。許注云。函牛。受一牛之鼎也。爾雅釋器云。鼎絕大謂之鬮。牛鼎蓋卽所謂鬮矣。御覽珍寶部引阮議三禮圖云。牛鼎受一斛。天子飾以黃金。錯以白銀。諸侯飾以白金。有鼻目。以銅爲之。三足。李氏周易集解引

九家易說同。聶崇義云。牛鼎三足如牛。每足上以牛首飾之。屬長三尺。漆丹。兩端各三寸。天子以玉飾兩端。諸侯以黃金飾兩端。亦各三寸。丹飾。案聶說。屬。天子以玉飾。卽易鼎上九所謂玉鉉也。諸侯以金飾。卽鼎六五所謂金

鉉也。云每局爲一個。七個二丈一尺者。以七乘三尺。得二丈一尺也。特牲饋食禮注云。个猶枚也。今闡門容小俗言物數。有云若干個者。此諛然。方言云。箇。枚也。案个者介之省。經典通借爲箇字。詳粹人疏。闡門容小

局。參个。廟中之門曰闡。小局。腳鼎之。〔疏〕闡門容小局參个者。闡門爲廟中之小門。故其廣狹於廟門。宮中小局。長二尺。參个。六尺。寢門及諸側門制亦當同。注云廟中之門曰闡者。保氏注云。闡。宮

中之巷門。此蒙上廟門。故知其爲廟中小門。禮記記奔喪云。夫人至。入自闡門。士冠禮云。降自西階。適東壁。北

面。見于母。注云。適東壁者。出闡門也。時母在闡門之外。婦人入廟由闡門。焦循云。兩廟之間有巷。婦人入廟。

由巷入闕門也。不然。太祖廟之闕門外。卽昭穆廟。立於闕門外。豈立於昭穆廟乎。案焦說是也。蓋闕爲小門之通稱。廟側小門旁出。外通於巷。故亦謂之巷門。廟中闕門方位所在。無文。禮記孔疏云。闕門。謂東邊之門。案孔說蓋據冠禮爲說。焦循據士虞禮注云。闕門。如今東西掖門。謂朝廟東西壁有二闕門。金鶚則謂東西北當有三闕門。各居當方之中。今攷士冠禮。冠者自西階。適東壁。而出闕門者。以母適在東壁闕門之外。無由決西壁之必無闕門也。孔說與鄭士虞注義不合。殆未足馮。竊疑廟外都宮之周垣。當有西北三闕門。其內前廟後寢。由寢達廟。及昭穆二廟夾垣。並當有闕門。寢門出廟北。東西門在廟兩旁。則金說是也。凡天子七廟。諸侯五廟。皆有闕。左闕二年傳云。共仲使卜齋城公于武闕。武闕。疑卽魯武公廟之側門。猶襄十一年傳云。盟諸僖闕。杜注以爲僖公廟門。闕闕通稱。皆側門也。互詳保氏疏。云小屬。騰鼎之屬。長二尺者。賈疏云。亦漢禮器制度知之。騰鼎亦牛鼎。但上牛鼎屬長三尺。據正鼎而言。此言騰鼎。據陪鼎三騰騰騰而說也。詒讓案。聘禮云。陪鼎騰騰騰。蓋陪牛羊豕。鄭公食大夫禮注云。騰騰騰。今時臠也。牛曰騰。羊曰騰。豕曰騰。蓋牢鼎九。以牛鼎爲首。陪鼎三。以騰鼎爲首。此小屬。爲騰鼎之屬。卽謂陪鼎之屬也。聶崇義云。羊鼎之屬。長二尺五寸。豕鼎之屬。長二尺。依聶說。則豕鼎屬與騰鼎同。云參个六尺者。以三乘二尺。得六尺也。經文例。凡命分字用參。紀數字用三。此參个爲紀數而作參。下應門同。並與例不合。下章注作三个。亦與此注不同。疑經注並當作三。今本乃傳寫之誤。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。路門者。大寢之門。乘車廣六尺六寸。五个。三丈三尺半之。丈六尺五寸。〔疏〕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者。焦循云。乘車廣六尺六寸。五个。得三丈三尺。云不容者。視三丈三尺尺五寸。爲狹也。金鶚云。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。則是四个有餘。五个不足之文。若是兩門乃容。當云容乘車五个之半矣。竊意路門廣三丈。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。五个爲三丈三尺。折其一个之中。又足成整數。而爲三丈。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。天子路寢。堂廣二十四丈。若門止一丈六尺五寸。殊爲不稱。可知其必有三丈也。案焦金二說略同。並較鄭爲長。注云路門者。大寢之門者。路寢之大門也。大僕云。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。注云。大寢。路寢也。是大寢卽路寢。故門亦卽名路門。天子五門。自外而入。路門爲第五。詳闕人疏。云乘車廣六尺六寸者。據輿人車廣與輪崇同。云五个。三丈三尺者。以五乘六尺六寸。得三丈三尺也。云言不容者。是兩門乃容之者。鄭意前經並言一門所容之度。此獨言不容。其度未明。故定爲兩門乃容之。明一門不得容也。云兩門乃容之。則此門半之。丈六尺五寸者。半三丈三尺。得丈六尺五寸也。焦循云。廟門容大屬七个。得二丈一尺。應門容二徹。參个。得三丈四尺。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。宜廣于諸門。不應小至一丈六尺。視應門止三之二也。應門一徹參

个。正門謂之應門。謂朝門也。二。應門二微參个者。江永云。此諸門之廣。皆并兩扉言之也。賈聘禮疏云。直微之內八尺。三个。二丈四尺。〔疏〕舉應門。則舉庫雉亦同。注云正門謂之應門。謂朝門也者。據爾雅釋宮文。

洪頤煊云。天子諸侯。皆以路門外之治朝爲正朝。天子正朝之前有應門。故爾雅曰。正門謂之應門。云二微之內八尺者。微卽軌也。軌廣八尺。故二微之間八尺。云三个二丈四尺者。以三乘八尺。得二丈四尺也。內有九

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。內。路寢之裏也。外。路門之表也。九室。如今朝堂諸曹。〔疏〕外有九室。九

震云。外九室。蓋九卿省其政事處也。玉藻曰。朝辨色始入。君日出而視之。退適路寢聽政。視朝在路門外庭。凡有職於朝者。咸至也。聽政在路寢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。各就其官府治處。有當告者。乃入也。玉藻又曰。使人視大

夫。大夫退。然後適小寢。釋服。大夫退於家。君乃適小寢也。注云內。路寢之裏也者。王六寢。前路寢一。後燕

寢五。並在路門之內。此九室九嬪所居。則當在后宮。蓋又在王燕寢之後。通而言之。則皆王路寢之裏也。胡培翬云。

左傳成十八年。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。則后正宮之前。當亦有朝。故昏義云。后聽內治。九卿之九室。在正朝之左右。

則九嬪之九室。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。案胡說是也。焦循說略同。洪頤煊云。九嬪九室。以外朝之法準之。九室亦當

左三右六。居后正寢之兩旁。云外。路門之表也者。謂九卿之室。在路門之外。路門外。卽治朝左右。昏義注云。天

在天子之宮。如今之諸廬也。六卿於九室朝其屬吏。而治其職事。故亦通謂之朝。國語魯語云。自卿以下。合官職於

外朝。合家事於內朝。韋注云。外朝。君之公朝。內朝。家朝也。案彼卿以下內朝外朝。當如陳祥道金鷄說。爲卿大夫私

家之朝。若韋所云公朝。對卿之寺舍朝家臣之朝爲名。蓋卽指此九室言之。與君之治朝異。亦謂之次。宮正。比宮中

之官府次舍。注以次爲諸吏直宿之處是也。蓋九卿入宮治事之次。與宮中諸吏同處。若常時退直。及治小事。則各於

宮外之寺舍。詩緇衣孔疏引鄭彝典注云。卿士之私朝在國門。大司馬注亦謂。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。軍將卽命卿也。然則九卿之寺舍。不在宮中明矣。通典賓禮云。皋門之內曰外朝。近庫門有三府九寺。應門內曰中朝。中朝東有

九卿之室。則九卿理事之處。朝則入而理事。夕則歸於庫門外。案杜謂九室在應門之東。據朝士。外朝左九棘。孤卿大夫位焉。以推此經義也。然彼爲朝位。此爲治事之室。二者不足相證。又謂夕歸於庫門外。則由誤謂九卿寺舍在宮

內。不足據也。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者。班固西都賦云。左右庭中。朝堂百寮之位。此卽宮正注所謂部署諸廬是也。賈疏云。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也。云九嬪掌婦學之法。以教九御者。賈疏云。九嬪職文。案內宰。王有六宮。

九嬪已下分居之。若然。不得復分居九室矣。此九嬪之九室。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。九卿九室。是治事之處。則九嬪九室。亦是治事之處。故與六宮不同。是以鄭引九嬪職掌婦學之法。則九室是教九御之所也。云六卿三孤爲九卿者。漢書百官公卿表云。大師大傅大保。是爲三公。又立三少爲之副。少師少傅少保。是爲孤卿。與六卿爲九焉。鄭注本此。通典職官說同。王引之云。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。用漢表說也。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。則謂孤爲三公之副。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。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。而非三公之副。其數一人而已。未嘗有三也。豈得以孤爲三。強合六卿而爲九乎。且經云外有九室。九卿朝焉。鄭注曰九室。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。則九卿乃治事之官。非論道之官矣。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。經又云九分其國。以爲九分九卿治之。則九卿不可闕一。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。則文王世子曰。三公不必備。唯其人。假如三公闕其一。則三少亦闕其一。將所謂分國爲九。九卿治之者。亦必闕其一分。而無人以治之。所謂九室者。亦必闕其一室。而無人以泄之而可乎。若不闕三少。而獨闕三公。則三少乃三公之副。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。然則九卿之中。不得有三少明矣。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。三公者。知通於大道。應變而不窮。辯於萬物之情。通於天道者也。其言足以調陰陽。正四時。節風雨。如是者。舉以爲三公。故三公之事。常在於道也。九卿者。不失四時。通於溝渠。修隄防。樹五穀。通於地理者也。能通不能通。能利不能利。如此者。舉以爲九卿。故九卿之事。當在於德也。是九卿之事。異於三公。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。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。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。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。不以三少備其數也。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。而置三公同卿以放效之。且合羲和。作土。秩宗。典樂。共工。予虞。爲九卿。孟堅作表。又沿其意。而變其名。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。合六卿爲九。於是九卿之名。遂以三少廁其閒矣。鄭君注掌次及此。皆誤用其說。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。則不以爲六卿三孤。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。淮南時則篇之九卿。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。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。故疑而闕之也。九卿之與六卿。增減異同。書無明證。或九卿皆有官名。如堯典之九官。或無官名。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。八卿爲四軍之帥。皆未可知。必欲於周禮六官之外。求官名以實之。則鑿矣。案王說是也。漢表以九卿爲三少及六卿。此古文說也。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尚書大傳。白虎通義封公侯篇。並謂天子立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。每一公以三卿佐之。是爲九卿。春秋縣露爵國篇亦云。三公自參以九卿。此今文說也。二說並與周官制不合。竊謂王制昏義九卿。鄭注以爲夏制。說苑伊尹所云。則殷制也。唯國語晉語爲周人述當代之法。而月令所說。則本呂氏春秋。此經作於戰國之際。故與呂書正同。疑春秋以後侯國僭侈之法。九分其國。以爲九分。九卿治之。九分其必非周初官制。則不當以六卿三孤強充其數矣。孤非三少。亦詳掌次疏。

國之職也。三孤佐三公論道。六卿治六官之屬。〔疏〕注云九分其國。分其國。分其地域。故云分國之職也。云三孤佐三公論道者。鄭以三少爲三孤。故云佐三公論道。其說亦非也。云六卿治六官之屬者。賈疏云。欲見分職爲九分之意。以其三公三孤無正職。天地四時正職。六卿治之。其餘非正職者。分爲三分。三公治之。三孤則佐三公者也。但三公中參六官之事。外與六卿之教。書傳又云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。則三公六卿亦有職。此亦據夏而言。周則未見分爲九分也。案此經皆據時制。必非夏法。鄭亦無此意。賈說不足據。王宮門阿之制五雉。宮隅之制七雉。

城隅之制九雉。阿。棟也。宮隅。城隅。謂角浮思也。雉。〔疏〕也。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者。此記王以下宮城門牆之崇度。爲門之屋。兩下爲之。其脊高五丈。案賈說是也。門屋。自天子以下。皆爲兩下。故燕禮云。賓所執脯。以賜鍾人。于門內饗。蓋中高爲阿。而內外各兩下爲霤。是其制也。兩下卽夏屋之制。故檀弓注云。夏屋。今之門廡也。通典吉禮引韓詩傳云。殷商屋而夏門。周夏屋而商門。則以周門屋爲商四阿之制。殆非也。此門阿。依後注。卽臺門之阿。則是天子諸門之通制。鄭闕人朝士注謂天子雉門設兩觀。今以明堂位攷之。似當在應門。兩觀當高於臺門二雉。則宜高七雉。與宮隅同。禮書引尙書大傳說。天子堂廣九雉。三分其廣。以其二爲內。五分其內。以其一爲高。則堂高一雉。長又五分雉長之一。卽三丈六尺也。彼蓋據路寢檐宇距地言之。門堂之制。既準正堂。而門基又與地平。則檐宇之高。必不得逾於堂。然則門阿蓋高於門堂約二丈。門闕又高於門阿二丈。其降殺亦略相應也。阮元云。雉與絛同音。雉有度量之義。雉絛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。封人置其絛。司農注。絛。著牛鼻繩。所以牽牛者。今時謂之雉。與古者同名。案阮說是也。絛。說文糸部作紉。爾雅釋詁云。雉。引陳也。雉與引義蓋亦相近。但度數不同耳。云宮隅之制七雉者。賈疏云。七雉。亦謂高七丈。不言宮牆。宮牆亦高五丈也。詒讓案。七雉。卽八仞有六尺也。云城隅之制九雉者。賈疏云。九雉亦謂高九丈。不言城身。城身宜七丈。案賈本五經異義說。詳後疏。九雉。卽十一仞有二尺也。注云阿。棟也者。士昏禮。簣升西階。當阿。注同。鄉射記注云。是制五架之屋也。正中曰棟。次曰楹。前曰廡。胡承珙云。鄭以棟訓阿者。非謂棟有阿名。謂屋之中脊。其當棟處名阿耳。阿之訓義爲曲。毛詩考槃傳云。曲陵曰阿。大雅。有卷者阿。傳云。卷。曲也。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。曲京曰阿。說文。阿。一曰。曲也。其在宮室。則凡屋之中脊。其上穹然而起。其下必卷然而曲。其曲處。卽謂之阿。棟隨中脊之勢。亦必有穹然卷然之形。故易於棟言隆。禮卽以棟爲阿。屋有四注兩下。必皆於中脊分之。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。於兩下者曰門阿。然則阿爲中脊

見分爲九分也。案此經皆據時制。必非夏法。鄭亦無此意。賈說不足據。王宮門阿之制五雉。宮隅之制七雉。城隅之制九雉。阿。棟也。宮隅。城隅。謂角浮思也。雉。〔疏〕也。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者。此記王以下宮城門牆之崇度。爲門之屋。兩下爲之。其脊高五丈。案賈說是也。門屋。自天子以下。皆爲兩下。故燕禮云。賓所執脯。以賜鍾人。于門內饗。蓋中高爲阿。而內外各兩下爲霤。是其制也。兩下卽夏屋之制。故檀弓注云。夏屋。今之門廡也。通典吉禮引韓詩傳云。殷商屋而夏門。周夏屋而商門。則以周門屋爲商四阿之制。殆非也。此門阿。依後注。卽臺門之阿。則是天子諸門之通制。鄭闕人朝士注謂天子雉門設兩觀。今以明堂位攷之。似當在應門。兩觀當高於臺門二雉。則宜高七雉。與宮隅同。禮書引尙書大傳說。天子堂廣九雉。三分其廣。以其二爲內。五分其內。以其一爲高。則堂高一雉。長又五分雉長之一。卽三丈六尺也。彼蓋據路寢檐宇距地言之。門堂之制。既準正堂。而門基又與地平。則檐宇之高。必不得逾於堂。然則門阿蓋高於門堂約二丈。門闕又高於門阿二丈。其降殺亦略相應也。阮元云。雉與絛同音。雉有度量之義。雉絛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。封人置其絛。司農注。絛。著牛鼻繩。所以牽牛者。今時謂之雉。與古者同名。案阮說是也。絛。說文糸部作紉。爾雅釋詁云。雉。引陳也。雉與引義蓋亦相近。但度數不同耳。云宮隅之制七雉者。賈疏云。七雉。亦謂高七丈。不言宮牆。宮牆亦高五丈也。詒讓案。七雉。卽八仞有六尺也。云城隅之制九雉者。賈疏云。九雉亦謂高九丈。不言城身。城身宜七丈。案賈本五經異義說。詳後疏。九雉。卽十一仞有二尺也。注云阿。棟也者。士昏禮。簣升西階。當阿。注同。鄉射記注云。是制五架之屋也。正中曰棟。次曰楹。前曰廡。胡承珙云。鄭以棟訓阿者。非謂棟有阿名。謂屋之中脊。其當棟處名阿耳。阿之訓義爲曲。毛詩考槃傳云。曲陵曰阿。大雅。有卷者阿。傳云。卷。曲也。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。曲京曰阿。說文。阿。一曰。曲也。其在宮室。則凡屋之中脊。其上穹然而起。其下必卷然而曲。其曲處。卽謂之阿。棟隨中脊之勢。亦必有穹然卷然之形。故易於棟言隆。禮卽以棟爲阿。屋有四注兩下。必皆於中脊分之。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。於兩下者曰門阿。然則阿爲中脊

卷曲之處明矣。中脊者，棟之所承，故鄭以當阿爲當棟耳。案胡謂屋之中脊當棟處名阿是也。蓋阿卽所謂極。凡屋之中脊最高處謂之極。上覆以瓦，謂之甍。下承以木，謂之棟。三者上下相當，故鄭禮注訓阿爲棟。當阿爲當棟。而說文木部云：棟，極也。瓦部云：甍，屋棟也。釋名釋宮室云：屋脊曰甍。棟，中也。居屋之中也。明其義互通。凡門屋雖兩下，而亦爲上棟下宇，故鄭卽以棟言之。實則棟木承甍，不足以盡極之高。經者門屋高度，自當據門脊之盡處計之。鄭偶未析別耳。至稱極爲阿，義蓋取於高而下也。爾雅釋山云：大陵曰阿。又釋云丘。偏高阿丘。蓋極爲屋之最高者。猶大陵高於大陸大阜也。極自一面視之。則有偏高之形。猶阿丘之爲偏高也。案又莊子外物篇闕阿門。阿門卽謂門臺之有阿者。彼釋文引司馬彪云：阿，屋曲檐也。屋曲檐，卽所謂反宇。與阿棟上下懸殊。非正義也。云宮隅。城隅，謂角浮思也者。釋文云：浮思，本或作罕思。案明堂位疏屏注云：屏，謂之樹。今浮思也。刻之爲雲氣蟲獸。如今闕上爲之矣。釋名釋宮室云：罕思在門外。罕，復也。思也。臣將入請事。於此復重思之也。廣雅釋宮云：罕思謂之屏。古文苑宋玉大言賦云：大笑至兮摧覆思。漢書文帝紀九年：未央宮東闕罕思災。顏注云：罕思，謂連闕曲閣也。以覆重刻垣墉之處。其形罕思然。一曰：屏也。古今注云：罕思，屏之遺象也。漢西京罕思，合版爲之。亦築土爲之。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。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。案浮思罕思覆思並聲近字通。角與宮伯注四角四中義同。說文目部云：隅，陬也。廣雅釋言云：隅，陬。角也。故鄭以宮隅城隅爲角罕思。焦循云：宮隅城隅，隅卽西南隅曰奧之隅。鄭注角浮思。角卽四隅之謂浮思者。廣雅釋名：古今注：皆訓爲門外之屏。角浮思者，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。高於城二丈。蓋城角隱僻，恐奸宄踰越，故加高耳。詩邶風靜女篇云：俟我于城隅。傳云：城隅，以言高而不可踰。箋云：自防如城隅，皆明白可證。案焦說是也。漢書五行志說未央宮東闕罕思云：劉向以爲東闕，所以朝諸侯之門也。罕思在其外。諸侯之象也。據此，則罕思本爲門屏。屏在門外。築土爲高臺。又樹版爲戶牖，而覆以屋。其制若樓觀而小。故漢書顏注以爲連闕曲閣。賈疏及明堂位孔疏又並以爲小樓是也。城隅築土合版，高出雉堞之上。與門屏相類。是謂之屏浮思。漢時宮城之制，蓋尙有此。故鄭據爲釋也。凡古宮城四隅皆闕然而高。故韓詩外傳云：宮成則必缺隅。宮隅城隅，皆在四角。與城臺門闕居四中者異。墨子備城門篇云：城四面四隅，皆爲高磨榭。又非攻下篇：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闕西北之隅。是城隅必在四角之證也。又案天子諸侯宮門有臺。又有闕。闕卽觀也。城門亦然。故城臺亦謂之城闕。詩鄭風子衿云：在城闕兮。又出其東門云：出其闕闔。毛傳云：闕，城臺也。新序稷事五云：天子居闕闔之中。闕闔卽闕闔也。城臺之高度，此經無文。以意求之。蓋當與城隅同度。經著城隅之度，而不及城臺者，互文以見義。毛詩傳謂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。明城以隅爲最高。則城闕之高不得過於隅明矣。云雉長三丈，高一丈，度高以見

度廣以廣者。據周禮舊說。及今文尙書春秋左氏說也。左傳隱元年孔疏謂賈逵。馬融。王肅說並同。賈疏云。凡版廣二尺。公羊云。五版爲堵。高一丈。五堵爲雉。書傳云。雉長三丈。度高以高。度長以長。廣則長也。言高一雉。則一丈。言長一雉。則三丈。引之者。證經五雉七雉九雉皆爲丈之義。詒讓案左隱元年傳。鄭祭仲曰。都城過百雉。國之害也。杜注云。方丈曰堵。三堵曰雉。一雉之牆。長三丈。高一丈。侯伯之城方五里。徑三百雉。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。杜說用鄭義。蓋堵雉之根數生於版。鄭說版廣二尺。長一丈。積五版之廣以爲堵之高。則方一丈。積三堵之廣以爲雉之廣。則三丈。雉之廣三堵。卽三版之廣。雉之高一堵。亦卽五版之積也。而公羊定十二年傳云。雉者何。五版而堵。五堵而雉。何注云。八尺曰版。堵凡四十尺。雉二百尺。詩小雅鴻雁毛傳云。一丈爲版。五版爲堵。鄭箋引公羊傳而釋之云。雉長三丈。則版六尺。檀弓注亦云。版蓋廣二尺。長六尺。大戴禮記王言篇又云。百步而堵。此說版堵度並異。左傳孔疏引五經異義云。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。五版爲堵。五堵爲雉。版廣二尺。積高五版爲一丈。五堵爲雉。雉長四丈。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版。版廣二尺。五版爲堵。一堵之牆長丈。高丈。三堵爲雉。一雉之牆長三丈。高一丈。以度其長者用其長。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。又詩鴻雁孔疏引鄭駁異義云。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。祭仲曰。都城過百雉。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。中五之一。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。非制也。古之雉制。書傳各不得其詳。今以左氏說。鄭伯之城方五里。積千五百步也。大都三國之一。則五百步也。五百步爲百雉。則知雉五步。五步。於度長三丈。則雉長三丈也。雉之廣量於是定。可知矣。又引王愨期注公羊云。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。堵長一丈。疑五誤當爲三。焦循云。詩傳云。一丈爲版。五版爲堵。正義云。五版爲堵。累五版也。版廣二尺。然則毛公說版以長言。說堵以高言。與周禮左氏說同。箋引公羊傳云。五堵爲雉。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。鄭云。則版六尺者。蓋雉爲高一丈。廣三丈之定名。今曰五堵。則由一雉而五之。每堵得高一丈。廣六尺。又由一堵而五之。每版得高二尺。廣六尺。毛以一丈爲版。則三堵爲雉。鄭以六尺爲版。則五堵爲雉。說版有不同。而雉之數則一也。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。八尺爲版。五版爲堵。版廣二尺。積高五版爲一丈。此但版長八尺爲異。五版爲堵。仍累二尺而五。與毛鄭同也。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。故以堵爲四丈。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。故雉長二十丈。百雉長二千丈。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。制且大。經涂九軌。環涂七軌。野涂五軌。廣狹之差也。故書環或作輶。杜子春〔疏〕於王城。非公羊傳義。案焦說是也。經涂九軌。環涂七軌。野涂五軌。當爲環。環涂。謂環城之道。〔疏〕經涂九軌。環涂七軌者。經涂已見前。此復出之者。以環涂野涂皆依此迭減。明根數也。七軌者。積五十六尺。則環涂九步二尺也。賈疏云。不言輶者。以輿經同也。云野涂五軌者。賈疏云。國外謂之野。通至二百里內。以其下有都

之涂三軌。言都。則三百里大夫家涂亦三軌也。故知此野通二百里內也。案依賈說。則此野涂專屬郊甸以內田野間通行之道。與途人田間五涂異。其稍以外公邑家邑之野涂。並當與都野涂同度也。此野涂五軌。積四十尺。則六步四尺也。注云廣狹之差也者。環涂環九經九緯之外。故狹於經涂緯涂。野涂在國門之外。故又狹於環涂。皆以二軌迭減也。云故書環或作輓。杜子春云。當爲環者。徐養原云。環輓同聲相借。軌爲輓跡。以輓爲環。所謂字從類也。阪名輓輓。蓋亦此意。段玉裁云。以其義正其字也。云環涂謂環城之道者。國語齊語章注云。環。繞也。謂繞城下之道。輓輓。二涂相湊者。墨子備城門篇云。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。藉州與周通。州道。卽此環涂也。賈疏云。謂遠城道如環然。故謂

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。都。四百里外距五百里。王子弟所封。〔疏〕內諸侯之制。以爲都城之制者。記其城隅高五丈。宮隅門阿皆三丈。不言隅者。蒙上文省。隱元年左傳。鄭祭仲曰。先王之制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。中五之一。小九之一。孔疏云。以王城方九里。依此數計之。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。其大都方三里。長一百八十雉。中都方一里。又二百四十步。長一百六十八雉也。小都方一里。長六十雉也。公城方七里。長四百二十雉。其大都方二里。又一百步。長一百四十雉也。中都方一里。又一百二十步。長八十四雉也。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。長四十六雉。又二丈也。侯伯城方五里。長三百雉。其大都方一里。又二百步。長百雉也。中都比王之小都。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。長三十三雉。又二丈也。子男城比王之大都。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。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。長三十六雉也。小都方百步。長二十雉也。詒讓案。依左傳

說。都有大中小。方長里步。各異其城。高度則一。故此經直云都城。不分大中小也。注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者。縣士注云。四百里以外。至五百里。曰都是也。云王子弟所封者。卽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。大都爲王子弟所封。詳大宰載師疏。賈疏云。鄭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。王子弟所封者。則惟據大都而言。不通小都鄉之采地。以司裘

諸侯共熊侯豹侯。鄉大夫共饗侯。則鄉不入諸侯中。此云都。案諸侯而言。故不及小都也。大都諸侯兼三公。直云王子弟。其言略。兼有三公可知。案此都當亦兼鄉采邑之小都言之。蓋小都惟里數減於大都。其城之高度則同也。鄭賈

說未咳。云其城隅高五丈者。賈疏云。以上文王門阿五雉。今云門阿之制爲都城制。城制五雉。若據城身。則與下諸侯同。故知此城制據城隅也。案賈說此城身高三丈。據五經異義說侯伯城制。約與彼同也。詳後疏。云宮隅門阿皆三丈

者。明宮隅門阿降於城二丈也。王宮門阿降於宮隅二丈。此與宮隅同者。以三丈不可再減。亦禮窮則同也。賈疏云。以下文畿外諸侯尊。得申爲臺門高五丈。宮隅之制。以爲諸侯之城制。諸侯。畿以外也。其城隅制高七丈。宮隅

門阿皆五丈。禮器曰。天子諸侯臺門。〔疏〕

此畿內屈。故宮隅門阿皆三丈也。

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。諸侯。畿以外也。其城隅制高七丈。宮隅門阿皆五丈。禮器曰。天子諸侯臺門。〔疏〕

宮隅之制。以爲諸侯之城制者。記外諸侯之城制。亦謂城隅也。注云諸侯。畿以外也者。別於上王子弟所封都爲畿內侯國也。云其城隅制高七丈者。據王宮隅之制七雉。諸侯城制與之同。則七丈也。云宮隅門阿皆五丈者。亦降於城二丈也。賈疏云。案異義古周禮說云。天子城高七雉。隅高九雉。公之城高五雉。隅高七雉。侯伯之城高三雉。隅高五雉。都城之高。皆如子男之城高。隱元年服注云。與古周禮說同。其天子及公城。與此匠人同。其侯伯以下。與此匠人說異者。此匠人云。門阿之制。以爲都城之制。高五雉。亦謂城隅也。其城高三雉。與侯伯等。如是。子男豈不如都乎。明子男城亦與伯等。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。直云都城之高。皆如子男之城高。有此匠人相參。以知子男皆爲本耳。亦互相曉明子男之城不止高一丈隅二丈而已。如是王宮隅之制。以爲諸侯城制者。惟謂上公耳。以此計之。王城隅高九雉。城高七雉。上公之城隅高七雉。城高五雉。侯伯以下。城隅高五雉。城高三雉。天子門阿五雉。則宮亦五雉。其隅七雉。上公之制。鄭云宮隅門阿皆五雉。則其宮高亦五雉。都之制。鄭云宮隅門阿皆三雉。則其宮高亦三雉何者。天子門阿與宮等。明其餘皆等。惟伯子男宮與都等。其門阿蓋高於宮。當如天子五雉何者。禮器云。天子諸侯壘門。大夫不壘門。以此觀之。及五等諸侯其門阿皆五雉。可知都城據大都而言。其小都及家之城都。當約中五之一。家當小九之一。爲差降之數未聞也。詒讓案。諦釋鄭意。似以諸侯城制五等皆同。異義引古周禮說。分諸侯之城爲二等。非鄭義也。又案天子諸侯門阿亦宜有降殺。而鄭謂諸侯宮隅門阿同五雉者。審校注義。蓋專說諸侯中門之制。猶上經門阿亦專說天子應門之制也。天子中門設兩觀。故門阿必抵於觀。諸侯中門跨門爲一觀。則門阿卽觀之阿。故高得與宮隅等。此正足證鄭意。亦謂觀高與隅同度也。若中門以外餘門皆不設觀。則其門阿固當低於宮隅。此其形制甚易明。鄭必不混同之矣。互詳前疏。又諸侯小都以下城高。賈云未聞。左傳隱元年孔疏謂三丈以下不復成城。諸侯都城蓋亦高三丈。則似無差降。理或然也。引禮器曰天子諸侯壘門者。賈疏云。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之意也。

環塗以爲諸侯經塗。野塗以爲都經塗。經亦謂城

中道。諸侯環塗五軌。其野〔疏〕環塗以爲諸侯經塗者。此記畿內外侯國道塗之制也。諸侯經塗七軌。賈疏云。諸侯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。〔疏〕直云經塗。不言縛塗。縛塗亦與天子環塗同可知。云野塗以爲都經塗者。王國家邑大小都經塗五軌也。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者。據上文云。國中九經九緯。云諸侯環塗五軌。其野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者。賈疏云。以經塗七軌以下差降爲之。故知義然也。又知都環塗野塗皆三軌者。此塗皆男子由右。女由左。車從中

央。三者各一軌。則都之野塗不得降爲一軌。是以遂人注云。路容三軌。都之野塗與環塗同。以其野塗不得下於田間川上之路故也。案依賈說。凡塗制以三軌爲極限。不得復減。若然。諸侯國之都經塗環塗野塗當同三軌。更無降殺。

周禮正義 二十四卷八十四

亦禮寡則
闕也。

周禮正義

卷八十五

匠人爲溝洫。主通利田間。〔疏〕匠人爲溝洫者。記都鄙采地治井開溝洫之制也。與遂人鄉遂之溝洫制異。對文五溝各

害。遂人注云。遂溝洫澮。皆所以通水於川也是也。通利。謂去其離闕。使不澁。注云。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者。小司徒注云。溝洫爲除水

廣尺深尺。謂之畎。田首倍之。廣二尺。深二尺。謂之遂。古者耜一金。兩人併發之。其壟中曰畎。畎上曰伐。伐

田。一夫之所佃百畎。方百步地。〔疏〕耜廣五寸者。治溝洫必用耜。因畎以起度也。詳車人疏。云二耜爲耦。一耦

遂者。夫開小溝。遂上亦有徑。之伐。廣尺深尺。謂之畎者。以下並記井田五溝形體之法。井田溝洫之度。

起數於壟中之畎。畎字當爲陂。說文。陂。水小流也。周禮匠人爲溝洫。耜廣五寸。二耜爲耦。一耦之伐。廣

尺深尺。謂之畎。倍。謂之遂。倍遂曰溝。倍溝曰洫。倍洫曰。重文畎。古文。从田从川。畎。篆文。从田。

犬聲。六畎爲一晦。並據此經爲義。程瑤田云。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畎。匠人之畎。此人力所爲。在田間者。然田間

之畎。又分爲兩事。一爲百畎行列之畎。因以爲田間水道之始。一夫百畎。中容萬步。司馬法六尺爲步。步百爲畎。

然則畎廣六尺。長六百尺。詩所謂禾易長畎是也。百畎則百畎矣。信南山之詩。我疆我理。南東其畎。畫其經界之謂

疆。分其地理之謂理。是故疆之以成井。所以別夫也。理之以成畎。所以爲畎也。畎有東南。故畎有縱橫。順其地理

以分之而已矣。一爲播種行列之畎。漢書食貨志。趙過能爲代田。一畎三畎。歲代處。故曰。代田。古法也。后稷始

爲畎田。以二耜爲耦。廣尺深尺爲畎。長終畎。一夫三百畎。而播種於畎中。苗生葉以上。稍耨壟草。因隳其土以附

根苗。苗稍壯。每耨輒附根。比盛暑。壟盡而根深。能風與旱。夫畎廣六尺。畎廣尺。畎三尺也。餘三尺。與

畎相間。分高下。所謂壟也。以長畎平百行。是爲一夫百畎。廣六百尺。其始也畎一壟。蓋百畎百壟。今更爲畎以播

種。一夫三百畝。亦三百壠。耨壠草。墾其土於畝以附根。則畝浸高。壠浸下。屢墾屢附。壠與畝平。故曰壠盡而根深也。代田者。更易播種之名。畝播則壠休。歲歲易之。以畝處壠。以壠處畝。故曰歲代處也。與周禮一易之田意蓋略同。是故代田之為畝也。畝三之。以畝度畝。則畝六畝。說文云。六畝為一畝。猶云六尺為一畝也。案程說是也。凡畝包在畝廣六尺之中。每畝三畝三壠。壠以種禾。買所謂畝上種穀是也。畝以通水。其在畔者。因以為畝之分畝。程所謂百畝則百畝是也。漢志代田之法。亦一畝三畝。而於畝中播種。墾土附根。則畝壠相平。不可辨識。此自是趙過之別法。與古田制不甚合。許亦就畝壠相平言之。故畝有六畝。蓋即兼三壠數之也。又呂氏春秋任地篇云。六尺之耜。所以成畝也。其博八寸。所以成畝也。高注云。耜六尺。其刃廣八寸。古者以耜耕。廣六尺為畝。三尺為畝。彼云耜六尺者。指耒木言之。與車人文正同。而謂耜廣八寸。以言一金之耜。則侈於此三寸。而以八寸成畝。則又臆於此二寸。蓋秦法費小畝也。但此經畝廣一尺。合兩耜乃能成之。而彼謂一耜成畝。於文例終不能合。不必強為牽傅。高誘謂畝三尺。則似據一耒三畝際壠言之。與呂覽本文亦不相應也。云田首倍之。廣二尺。深二尺。謂之遂者。倍畝之廣深以為遂也。遂。釋文作隧。云本又作遂。阮元云。隧俗字。遂正字。程瑤田云。畝在一夫百畝中。物其土宜。而為之南畝。畝橫。順其畝之首尾。以行水入於遂。故遂在田首。井田夫三為屋。三夫田首同枕一遂。遂在屋間。非夫間也。謂之屋者。三夫相連綿如屋。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。不若遂人夫為一遂以受畝水。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。注云古者耜一金者。賈疏云。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。詒讓案。金。即耒耨鐵刃著於底者也。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耜云。耜。耒頭鐵也。月令注云。耜者。耒之金也。廣五寸。然則廣五寸者謂刃也。其底木無五寸。云兩人併發之者。里宰所謂合耦也。賈疏云。二人各執一耜。若長沮桀溺耦而耕。此二人雖共發。一尺之地。未必並發。案賈說是也。耦耕但二人同耕。不必同發徑尺之地。此經一耦之伐。則依同發計之。欲見畝廣深一尺。為五溝起數耳。云其壠中曰畝者。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彪云。壠上曰畝。壠中曰畝。程瑤田云。壠。陂阪之名。平地中之高者也。有畝然後有壠。有壠斯有畝。故曰壠上曰畝。兩壠之中則畝。故曰壠中曰畝也。呂氏春秋任地曰。上地棄畝。下地棄畝。又釋土曰。大畝小畝。地竊之也。又曰。畝欲廣以平。畝欲小以深。皆言壠中之畝。云畝上曰伐者。段玉裁校改上為土。是也。說文土部云。坡。治也。一番土謂之坡。耒部云。耕廣五寸為伐。二伐為耦。段氏云。此與一耦之伐。廣尺深尺。謂之畝。稍不同。鄭云。畝土曰伐。伐即坡。依考工記二耜之土為伐。許云一耜之土為伐。即一番土謂之坡也。案段說是也。此本作畝土曰伐。校者不達。妄意其對上壠中為文。因誤改土為上。不知壠中曰畝者。壠高而畝下。畝壠異地。故云壠中。此伐與畝同地。伐即發土以為畝。則不得云畝上明矣。賈疏釋伐為畝上高土。蓋所見本已誤。伐即坡之借字。其字又通作發。

俗作瓊。國語周語云。王耕一瓊。韋注云。一瓊。一耜之瓊也。王無耦。以一耜耕。宋庠舊音引賈逵本作一發。注云。一發。一耜之發也。耜廣五寸。二耜爲耦。一發深尺。蓋王無耦。以一耜爲發。諸侯以下有耦。則以二耜爲發。故賈許韋三君並以一耜所發之土謂之發。與此經以二耜所發謂之伐文異而義同。畝之度。起於二耜。伐之名不定於二耜也。云伐之言發也者。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禮記注。亦云。伐。發也。蓋伐土卽發土。說文草部云。芟。草根也。春艸根枯。引之而發土爲撥。故謂之芟。伐撥發聲義並同。云畝。畝也者。畝亦當爲畝。釋文云。畝與畝同。古今字也。案依說文則畝爲古文。畝爲小篆。實一字也。隸譌作畝。漢時通用畝字。故鄭以畝釋畝。亦以今字釋古字也。云今之耜岐頭兩金。象古之耦也者。賈疏云。至後漢用牛耕種。故有岐頭兩腳耜。今猶然也。詒讓案。說文木部云。耜。耜也。芟。兩刀耜也。相卽耜正字。耜與耜形制略同。但耜炳直。耜輻曲。故許通訓相爲耜也。漢時耜兩金。蓋與芟同。爾雅釋樂郭注。謂大磬形如犁鎗。蓋據晉時橫縣之磬言之。故有兩岐。爾雅釋文云。江南人呼犁刃爲鎗。鎗卽指兩金耜也。古耜爲一金。故有耦耕。漢無耦耕。而耜爲兩金。故鄭謂古耦耕之遺象。云田。一夫之所佃百畝。方百步地者。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。步百爲晦。晦百爲夫是也。韓詩外傳云。廣百步。長百步。爲百畝。案廣長相等。所謂方也。遂在一屋三夫之閒。卽爲一夫百畝田之首。故知此田首卽一夫所佃之田也。云遂者。夫閒小溝者。據遂人云。夫閒有遂。但遂人之遂在一夫之閒。其長竟夫。則六十丈。此遂在三夫之閒。其長竟屋。則百八十丈。長短不同。而一夫三夫。通得謂之夫閒。五溝遂爲最小。故云小溝也。程瑤田云。遂人夫閒有遂。以南畝圖之。東西之閒也。而匠人之遂在屋閒。屋閒亦東西之閒。蓋南畝畝橫。遂之短長雖不同。其受東流之畝水則同也。屋閒爲東西。則其南北之閒但縱之以別夫。實所謂夫閒無遂是也。鄭注匠人田首之遂爲夫閒小溝。承用遂人之文。非有誤也。以井閒可通十井命之。則夫閒亦可通三夫命之。然是記脩辭之法。恐人誤以兩遂之形體爲同其實。故別之曰田首。而不名夫閒。又井田有夫三爲屋之名。其遂實在屋閒。則夫閒之名。移之三夫南北疆別之處。適符其實。此實命井中無遂者爲夫閒。亦因事立名也。云遂上亦有徑者。明記止詳五溝。而不及五途。文不具也。賈疏云。按遂人云。夫閒有遂。遂上有徑。彼溝洫法。此井田法。雖不同。遂在夫閒。遂上有徑則同。九夫爲井。井閒廣四尺。深四尺。謂之溝。方十里爲成。成閒廣八尺。深八尺。謂之洫。方百里爲同。同閒廣二尋。深二仞。謂之澮。此

內采地之制。九夫爲井。井者。方一里。九夫所治之田也。采地制井田。異於鄉遂及公邑。三夫爲屋。屋。具也。一井之中。三屋九夫。三三相具。以出賦稅。共治溝也。方十里爲成。成中容一甸。甸方八里出田稅。緣邊一里治澮。

方百里爲同。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。方八十里出田稅。緣邊十里治澮。采地者。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。載師職曰。園廩二十而一。近郊什一。遠郊二十而三。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。謂田稅也。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。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。孟子曰。夏后氏五十而貢。殷人七十而助。周人百畝而徹。其實皆什一。徹者。徹也。訪者。籍也。龍子曰。治地莫善於訪。莫不善於貢。貢者。較數歲之中以爲常。文公又問井田。孟子曰。請野。九一而助。國中什一使自賦。卿以下。必有圭田。圭田五十畝。餘夫二十五畝。死徙無出鄉。鄉田同井。出入相友。守望相助。疾病相扶持。則百姓親睦。方里而井。井九百畝。其中爲公田。八家皆私百畝。同養公田。公事畢。然後治私事。所以別野人也。又曰。詩云。雨我公田。遂及我私。惟訪爲有公田。由此觀之。雖周亦訪也。魯哀公問於有若曰。年饑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對曰。盍徹矣。曰。二吾猶不足。如之何其徹也。春秋宣十五年。初稅畝。傳曰。非禮也。穀出不過藉。以豐財也。此數者。世人謂之錯。而疑焉。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。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。稅夫無公田。以詩。春秋。論語。孟子論之。周制邦國用殷之訪法。制公田不稅夫。貢者。自治其所受田。貢其稅穀。訪者。借民之力以治公田。又使收斂焉。畿內用貢法者。鄉遂及公邑之吏。且夕從民事。爲其促之以公。使不得恤其私。邦國用訪法者。諸侯專一國之政。爲其貪暴。稅民無藝。周之畿內。稅有輕重。諸侯謂之徹者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。孟子云。野九夫而稅一。國中什一。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。圭之言珪。繫也。周謂之〔疏〕。瑤田爲井。井閒廣四尺。深四尺。謂之溝者。程士田。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。有田一成。又曰。列國一同。〔疏〕。瑤田云。遂流井外。溝橫承之。井中無溝。溝當兩井之閒。故以井閒命之。其長連十井。不嫌井閒之稱。潤十井之縱者。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水者也。案程謂遂長連十井。此約計大數也。以井田實地計之。遂長實止連八井。詳後。云方十里爲成。成閒廣八尺。深八尺。謂之澮者。程瑤田云。溝十之。含百井。爲一成。十溝之水。成入於澮。澮縱當兩成之閒。故曰成閒有澮也。澮之長連十成。亦不嫌成閒之稱。潤十成之橫者。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。案程亦約計之也。以井田實地計之。成中含六十四井。溝長亦止連八成。詳後。云方百里爲同。同閒廣二尋。深二仞。謂之澮者。澮。說文。《部》作《。澮。即《之段字。詳遂人疏。方言云。度廣曰尋。左傳杜注云。度深曰仞。此經五溝廣深。皆以相倍爲數。澮廣二尋。深二仞。廣深各丈六尺。尋與仞。度廣與測深。異名也。漢書電錯傳引兵法云。丈五之溝。與此澮相近。溝澮散文通也。仞之尺度注未釋。鄉射記注云。七尺曰仞。其說此經當與彼同。故遂人注云。遂廣深各二尺。溝倍之。澮倍溝。澮廣二尋。深二仞。不云澮倍澮。蓋亦以二仞爲丈有四尺也。書旅獒傳云。八尺曰仞。孔疏云。匠人有呶遂溝澮。皆廣深等。而澮云廣二尋。深二仞。則澮亦廣深等。仞與尋同。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。皆云八尺曰仞。鄭玄曰七尺曰仞。與孔意異。今案

孔引鄭義。卽隸鄉射注。以孔說推之。則聖證論有破鄭之語。其釋此記澮廣深等。或卽本王論。而鄉射賈疏則謂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。是王又有二說矣。今攷仞之度數。古說不同。鄭云七尺。論語包注。呂氏春秋。淮南子高注。楚辭王注。郭璞司馬相如賦注引司馬彪說。論語皇疏。莊子陸釋文。並同。說文人部則云。仞。伸臂一尋八尺。淮南子原道訓許注云。八尺曰仞。孟子趙注。王肅聖證論。孫子曹操李筌注。山海經郭注。漢書顏注。管子尹注。並同。而小爾雅廣度云四尺曰仞。漢書食貨志顏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曰仞。則尤爲差異。金鶚云。仞字从人。明是以人身爲度。考工記云人長八尺。則仞爲八尺可知。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。蓋釋从人之義。許說自確。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。尋用以度廣。故取於兩臂之伸。仞用以度深。故取於一身之長。記云同開廣二尋。深二仞。謂之澮。廣深相等。同爲八尺。其廣言尋。深言仞。則尋以度廣。仞以度深可知矣。鄭君以仞爲七尺。於經無據。鄉射禮賈疏引偽書傳云。雉高一丈。則牆高一丈。祭義築宮仞有三尺。除三尺之外。只有七尺。故知七尺曰仞也。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。皆奇零之數。若適足一丈。則當言築宮一雉。何必言仞有三尺乎。惟仞爲八尺。其宮牆過於一丈。故言仞有三尺也。案金說至塙。足正鄭說之誤。程瑤田云。澮十之。含萬井。爲一同。十澮之水。咸入於澮。澮橫當兩同之閒。故曰同閒有澮也。賈云井田之法。畝縱遂橫。溝縱澮橫。澮縱川橫。余謂縱橫無定法。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。如賈說是東畝法耳。左傳。晉使齊東其畝。以晉伐齊。必向東。東畝。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。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。此畝縱爲東畝。畝橫爲南畝之確證。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。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。而以爲夫閒縱者。但分其界而無遂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。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。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。若然。是井田之制。必無南畝矣。豈其然乎。陳喬樞云。司馬法。井十爲通。通十爲成。成十爲終。終十爲同。統言土地之數耳。其實井邑丘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。成容一甸。甸六十四井。方八里。縱橫數之。皆八井。八八爲六十四井也。同容四都。六十四成。爲四千九十六井。積六十四甸之數。縱橫數之。皆八甸。亦八八爲六十四成也。則其溝澮之制。自當從井法。而八井共一溝。成爲八溝。八溝之水。皆注之澮。八成共一澮。澮長終同。同爲八澮。八澮之水。咸注之澮。方爲合制。故匠人文但言井閒成閒同閒。與遂人制異也。知匠遂溝澮之異。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爲數。案陳說是也。此職與遂人溝澮形體之異。程說得之。而此職溝澮以八積數。則當以陳說爲正。程約計之。尙未密合也。凡五溝積數。每井有一溝。三遂。每成有一澮。八溝。百九十二遂。每同有一澮。八澮。四千九十六溝。九萬八千三百四遂。其五涂則徑與遂同。畛與溝同。涂與澮同。道與澮同也。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者。對遂人治野爲畿內鄉遂之制也。賈疏云。對畿外諸侯。亦制井田。與此同。云九夫爲井。井者方一里。九夫所治之田也者。小司徒注同。云采地制井田。異於鄉遂

及公邑者。小司徒注謂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。此又謂公邑亦不制井田者。載師注云。公邑謂六遂餘地。天子使大夫治之。故鄭謂亦同鄉遂。不制井田。金鶚云。鄉遂之民。皆五家相比。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。公邑在野。其民非五家相比。何不可制井田乎。凡言邑者。皆四井爲邑也。若不制井田。何以名公邑乎。小司徒云攷夫屋。夫夫屋者。井田之制也。鄉遂有夫屋。蓋其餘地皆有公邑。公邑制井田。故攷其夫屋也。若無井田。何有夫屋乎。案金說是也。公邑不徒六遂之餘地。稍縣都皆有之。凡王子弟食邑。公卿大夫采地。皆取之公邑以與之。其絕除者。王攷其地。則復歸之公邑。是公邑與采地隨時更易。不可豫定也。田制則井與不井。一成而不可易。若如鄭說。則公邑與采地田制迥異。假令本爲公邑。而取爲采地。則將盡易其不井之田而爲井。本爲采地。而反之公邑。又將盡易其已井之田而不爲井。紛紛更改。有是理乎。云三夫爲屋者。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說同。云屋。具也者。詩秦風權輿箋同。爾雅釋言云。握。具也。屋。握字亦通。云一井之中。三屋九夫。三三相具。以出賦稅。共治溝者也者。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。屋三爲井。是井有三屋九夫之地。三三相具。共出賦稅。井共治其井閒之溝也。論語學而皇疏云。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。則屋道乃成。故合三夫。目爲屋也。皇氏亦訓屋爲具。而義與鄭異。依鄭義。洫與溝爲方。長雖竟成。方十里。而中包一甸。實田止六十四井。其方亦八井也。凡一千四百四十丈。加八溝八畛。共八丈。通一千四百四十八丈也。云方十里爲成。成中容一甸。甸方八里出田稅。緣邊一里治洫者。明此經之成。與小司徒四丘爲甸。內外相包。卽彼注所云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是也。依鄭義。一成八溝。則溝在井閒。而其長竟八井。凡一千四百四十丈。加遂徑各二十四。共十四丈四尺。通一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也。賈疏云。司馬法有二法。有甸方八里。出長轂一乘。又有成方十里。出長轂一乘。言甸者。據實出稅者而言。云成者。據通治溝洫而說。爲有二種。故鄭細分計之。八里爲甸。出田稅。緣邊一里。井之則二里。治洫。以成閒有洫。故使共治洫也。詒讓案緣邊者。猶小司徒注云旁加也。成積百井。統溝洫所占三十六井之虛地計之。則方十里而爲成。除溝洫所占之虛地計之。則止有八里六十四井而爲甸。洫在成之緣邊。甸包在中。故云中容一甸。其洫在成閒亦一甸。出田稅之人共治之。緣邊一里。指治洫之地。非治洫之人所居也。但此所加之地。實井井閒之溝言之。洫在緣邊。溝不在緣邊。鄭止言緣邊治洫者。欲取整數計之耳。詳小司徒疏。云方百里爲同。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。方八十里。出田稅。緣邊十里治澮者。亦明此經之同。與小司徒四縣爲都。內外相包。彼除治澮之虛地言之。故爲四縣。依鄭義。澮長雖竟同方百里。而中包四都。實田止四千九十六井。其方六十四井也。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丈。加八洫八涂。共十二丈八尺。又加遂徑各一百九十二。共一百十五丈二尺。通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八丈也。賈疏云。此據小司徒而言。彼經四縣爲都。注云。方四十里。四都方八十里。旁加十里。

乃得方百里。爲一同。今言六十四成者。據出田稅者言之。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。緣邊十里治澮也。云采地者。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者。賈疏云。據載師職而言。按彼云。家邑任稍地。小都任疆地。大都任疆地。是三百里外。至畿五百里內。言此者。欲見三者采地之中。有此井田助法。引載師職曰。園廛二十而一。近郊什一。遠郊二十而三。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。謂田稅也者。賈疏云。欲見鄉遂及公邑之等爲溝洫貢子法。與采地井田異。云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者。夫。卽九夫之夫。謂田稅皆於夫征之。特以遠近制其輕重。故有什一什二等之異也。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以下至訪者藉也者。並孟子滕文公篇文。引之者。明三代授田定賦之法不同。訪。孟子作助。說文未部作勸。訪卽勸之俗。趙注云。民耕五十畝。貢上五畝。耕七十畝者。以七畝助公家。耕百畝者。徵取十畝以爲賦。雖異名。而多少同。故曰皆什一也。徵。猶徵取物也。藉者。借也。猶人相借力助之也。案助法。公田在私田外。則不得於七十畝內取七畝以助公家。趙說非是。劉熙說同。趙訓徵爲取。亦與鄭異。詳後。其三代田制異同之故。趙氏無說。王制孔疏引劉熙皇侃。皆云。夏時民多。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。殷時民稍稀。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。周時其民至稀。家得百畝而徵十畝。故云其實皆什一。論語皇疏義同。王制疏又引熊安生云。夏政寬簡。一夫之地。惟稅五十畝。殷政稍急。一夫之地。稅七十畝。周政極煩。一夫之地。稅皆通稅。所稅之中。皆什而稅一。故云其實皆什一。左傳成十五年孔疏從劉皇義。賈疏又載或解云。三代受地多少應同。今云夏后氏五十。殷人七十。周人百畝者。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。六遂上地不易。加五十畝。有四等。據授地之法。夏言五十而貢者。據一易之地。家得二百畝。常佃百畝。荒百畝。其佃百畝。常稅之。據二百畝爲稅百畝。爲五十而貢。殷人七十而助者。據六遂上地百畝。有萊五十畝而言。百五十畝稅一百畝。猶百畝稅七十五畝。舉全數言之。故云七十畝而助也。周人百畝而徵者。據上地不易者而言。百畝全稅之。故云百畝而徵也。案依劉皇說。則殷民稀於夏。周民又稀於殷。既非事情。依熊說。則夏乃二十而稅一。殷乃十而稅一。與什一之率尤不合。如賈引或說。則四等之地。三代所同。不宜一代各據一端爲論。以上三說。並不可通。顧炎武。萬斯大。錢塘。金鶚。並據獨斷。謂夏以十寸爲尺。殷以七寸爲尺。周以八寸爲尺。三代田制不同者。夏之百分。殷以爲百一十二分。周以爲百二十分。通其率。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。一里廣長皆三百步。其積皆九萬步也。自遂以上。殷周皆不必更。而獨更其畝。是之謂名異而實同。案諸家謂三代田制名異實不異。殷畝小於夏。周畝小於殷。皆至當不易之論。據先鄭後注。舉少康有田一成。證十里爲成。後鄭小司徒注亦引彼以證井牧之制。則二鄭亦謂三代田制名異而實不異。顧萬錢金諸說。實冥符古義。但蔡說三代尺度不同。西漢以前無文可證。論衡正說篇云。周以八寸爲尺。而夏殷無文。通典吉禮引白虎通又謂夏以十寸爲尺。殷以十二寸爲尺。周以八寸爲尺。則殷尺特長。

又與蔡說不同。鄭王制注謂周尺八寸。爲六國時亂變法度之言。則三代異尺之不足信可知。徐養原亦謂古者以律起度。黃鐘之管無短長。則尺度亦無大小。此駁甚塢。然則尺度長短之說。究未盡安。竊謂殷之畝小於夏。周之畝又小於殷者。止由畝法有異。猶周以百步爲畝。秦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也。其尺寸步里。則三代未必不同。惜古籍淪佚。無由一一核算耳。引龍子曰治地莫善於飭以下者。亦孟子文。趙注云。龍子。古賢人也。言治土地之賦。無善於助者也。賈者校數歲以爲常。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。故謂之莫不善也。賈疏云。孟子本爲莫不善於貢。今注有無不字者。蓋轉寫脫耳。云文公又問井田。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。國中什一使自賦者。以下並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。孟子答語。鄭云文公問井田者。從文便也。趙注云。九一者。井田以九頃爲數。而供什一。郊野之賦也。助者。殷家稅名也。周亦用之。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。時諸侯不行助法。國中什一者。周禮閭廛二十而稅一。時行重賦。責之什一也。而如也。自。從也。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。什一而稅之。國中從其本賦。二十而稅一。以寬之也。案國中什一者。卽鄉遂貢子法也。別於助言之。故云使自賦。趙說未悚。又趙據載師職。閭廛釋國中。則以野爲通鄉遂都鄙言之。郭門以外。悉用九一之制。以孟字下云鄉田同井證之。自謂鄉用九一助法。蓋孟子意在重助。故爲此論。與周制不必合。趙說深得其指。若鄭意。則以鄉遂用貢。當孟子國中什一。以都鄙用助。當孟子野九一。義自不同。至趙以國中爲當二十而稅一。乃依載師閭廛法。不可以爲田稅之通率。且與孟子什一之語相戾。不足據也。云鄉以下必有圭田。圭田五十畝。餘夫二十五畝者。廣說授田之法。圭田。詳載師及後疏。餘夫受田。詳遂人疏。云死徒無出鄉。鄉田同井。出入相友。守望相助。疾病相扶持。則百姓親睦者。趙注云。死。謂葬死也。徒。謂爰土易居。平肥磽也。不出其鄉。易爲功也。同鄉之田。共井之家。各相營勞也。出入相友。相友耦也。周禮太宰曰。八曰。友以任得民。守望相助。助察姦也。疾病相扶持。扶持其羸弱。救其困急。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。睦。和也。案周田制有不易一易再易。然無爰土易居之法。趙說亦與經不合。詳大司徒疏。云方里而井。井九百畝。其中爲公田。八家皆私百畝。同養公田。公事畢。然後治私事。所以別野人也者。舊本井字不重。宋董氏本注疏本並有。與孟子合。今據增。趙注云。方一里者。九百畝之地也。爲一井。八家各私得百畝。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。公田八十畝。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。家二畝半也。先公後私。遂及我私之義也。則是野人之事。所以別於士伍者也。案趙謂公田八十畝。以二十畝爲廬舍。鄭所不從。詳後。云又曰。詩云。雨我公田。遂及我私。惟訪爲有公田。由此觀之。雖周亦訪也者。孟子引詩以明周之用徹兼用訪也。趙注云。詩小雅大田之篇言。太平時。民悅其上。願欲天之先雨公田。遂以次及我私田也。獨般人助者爲有公田耳。此周詩也。而云兩公田。知雖周家時亦助也。云魯哀公問於有若曰。年饑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對

曰。盡微與。曰。二吾猶不足。如之何其微也者。論語顏淵篇文。何氏集解引鄭注云。盡。何不也。周法什一而稅。謂之微。微。通也。爲天下之通法。又引孔安國云。二。謂什二而稅。引春秋宣十五年。秋。初稅畝。傳曰。非禮也。穀出不過藉。以豐財也者。左傳文。杜注云。公田之法。十取其一。今又覆其餘畝。復十收其一。故哀公曰。二吾猶不足。遂以爲常。故曰初周法。民耕百畝。公田十畝。借民力而治之。稅不過此。云此數者。世人謂之錯。而疑焉者。明以上所引經傳。言周一代之制。或貢。或助。或徹。似相錯迕。世人不寤。或以爲疑。故下又分別說之也。載師是用貢法。孟子論語是用徹法。詩與春秋是用助法。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。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。稅夫無公田者。以稅夫無公田。故載師任地。惟近郊什一。遠郊以外。皆過於什一也。程瑤田云。鄭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晦百爲夫。夫三爲屋。屋三爲井之云。卽此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貢法。稅夫無公田之事。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。以爲一井九家。爲定無公田。卽爲井田稅夫不與畿外同。最得鄭指。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。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。制公田不稅夫者。賈疏云。詩云。兩我公田。公田是助法。春秋初稅畝。亦是助法。論語云。盡微乎。微是天下之通法。亦助法也。孟子荅畢戰井田。引詩爲證。亦周之助法。故摠云助法不稅夫也。論讓案。春秋論語所說是魯制。孟子所說是爲滕言。並是邦國之法。故鄭定爲邦國制公田不稅夫也。云貢者。自治其所受田。貢其稅穀者。與趙岐說同。云勛者。借民之力以治公田。又使收斂焉者。據孟子爲說也。說文采部勛字注云。商人七十而勛。勛。籍稅也。王制。古者公田藉而不稅。鄭注云。藉之言借也。借民力治公田。美惡取於此。不稅民之所自治也。云畿內用貢法者。鄉遂及公邑之吏。旦夕從民事。爲其促之以公。使不得恤其私者。賈疏云。鄉遂公邑之內。皆鄰里比閭等。治民之官。旦夕從民事。因此促之。使先治公田。故不得恤其私。故爲貢法不得有公田也。案公邑不得爲鄰里比閭之制。賈說非是。詳載師疏。云邦國用助法者。諸侯專一國之政。爲其貪暴稅民無藝者。釋文作藝也。云音藝。今本藝作藝。又無也字。案經注。例樹藝字作藝。道藝字作藝。此注疑當與道藝字同。詳大司徒疏。左昭十三年傳云。貢之無藝。杜注云。藝。法制孔疏引服虔云。藝。極也。一曰。常也。鄭意貢法無公田有稅夫。助則助治公田而不稅。畿外諸侯。自專其國政。易於貪暴。故爲制公田。使從助法。以防其稅民無準極。若魯稅晦之爲也。云周之畿內。稅有輕重者。亦據載師職論之。云諸侯謂之徹者。通其率。以什一爲正者。鄭論語注義同。後漢書陸康傳云。徹者。通也。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。陸說與鄭異。而以通訪徹亦同。然鄭雖以通徹轉相訓釋。而未宣究其說。以此注求其指趣。蓋據貢十一。助九一。通二法以爲率。故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。詩大雅篤公劉。微田爲糧。鄭箋亦云。什一而稅。謂之微。王制孔疏云。凡賦法無過十一。故孟子云。輕於十一。大貉小貉。重於十一。大桀小桀。十一而稅。堯舜之道。但周之畿內。有參

差皆不同。而言之十一。若畿外。先儒約孟子樂緯。皆九夫爲井。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。已外二十畝。以爲八家井廬舍。是百畝之外則助。是十外稅一。郊外既十外稅一。郊內亦十外稅一。假令治一夫之田。得百一十碩粟。而貢十碩。是亦十外稅一也。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。國中十一。諸侯謂之徹者。通其率。以十一爲正。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。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。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。計地言之。是十中稅一。若計夫實稅。猶十外稅一。與先儒同也。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。若爲周制耳。或畿外地寬也。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。與畿內異也。詩小雅甫田孔疏說亦與劉同。徐養原云。鄭言周別無徹法。但貢助兼行。卽謂之徹。又九一爲九中取一。什一爲十外取一。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。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。此說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。未可從。金鶚云。孟子九一。是九中稅一。則什一。當是什中稅一。非什一而稅一也。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。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。亦可謂之什一也。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。則殷人不兼貢法。何以爲什一乎。又云。夏小正云。初服于公田。是夏亦用助法。大雅公劉云。徹田爲糧。公劉當夏時。而行徹法。又夏用助之一證。夏殷並兼貢助。是周徹法之義。非取通乎夏殷也。案金駁劉孔說是也。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說。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。十一之稅。十五石。此卽周貢法什中稅一之證。鄭所謂以什一通其率者。本謂周人兼用貢助二法。通而計之。其大較不離什一。非必以什一自賦爲什一而貢畝者。徹取十畝以爲賦。王制孔疏及孝經邢疏引孟子劉熙注說同。是謂徹本無公田。但家受田百畝。而官取其十畝之稅也。姚文田云。司稼云。巡野觀稼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。足知徹無常額。惟視年之凶豐。此其與貢異處。助法正是八家合作。而上收其公田之入。無須更出斂法。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。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。至斂時。則巡野觀稼。通計之而取其什一。其法亦不異於助。故左傳云。穀出不過藉。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。此其與助異處。徐養原云。徹無公田。於私田之中。十取其一。是私田卽公田也。龍子之言曰。治地莫善於助。莫不善於貢。莫之云者。至極之辭也。然則二者之間。固有稍絀於助。而較優於貢者。其徹之謂乎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。注云。豐年從正。凶荒則損。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。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法。此其法之小異者也。案姚徐皆據司稼之文。以周經證周法。塢不可易。但以此經賦法攷之。司稼所云者。是以年之上下爲賦法輕重之差也。而載師任地。則四郊甸稍縣都有十一至十二三等之法。是以以地之遠近爲輕重之差矣。周之徹法。蓋當兼此二者。徹之云者。通乎地之遠近。年之上下。以爲斂取之法。鄭詁爲通。趙詁爲取。兩義當兼存。但鄭以爲通貢助。則未得其義。凡載師司稼之法。皆通行於畿內邦國。蓋徹爲周之正法。斷無畿內不用。而唯行之邦國者。鄭以徹專爲諸侯法。亦不察之論也。

徹之異於貢助者。蓋無論鄉遂溝洫都鄙井田。皆家受百畝。稅夫無公田。則與助法異。而與貢法略相類。但貢法所稅之數有定。如李悝所說一畝收百五十石。什一稅十五石者。歲無論豐歉。壹以此爲常額。自非大荒弛征。所敷必盈此數。龍子所謂貢者。率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是也。若徹法。則稅夫歲無常額。以地與年參相校爲之差。龍子以有常率爲貢法之不善。明徹爲無常率之善法矣。但年上下難以率定。輕重之數。全以司稼之巡視爲準。所任或不得其人。則豐年容有隱匿之弊。而歉歲又有措克之憂。固不如助法公私殊區。界域明白之善耳。又案鄭以論語證諸侯之行徹。又以孟子證邦國有公田。說皆未塙。周之邦國。亦有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異。皆稅夫不制公田。與畿內同。此徹之本法通於天下者也。公田雖爲助之正法。而據夏小正。則夏時或已有此制。蓋其由來甚久。但以九服之中。疆索不同。容有沿襲舊制。而未能盡改者。先王以俗教安。不欲強更其區畛。故周詩有公田之文。此亦如左定四年傳所說康叔封衛。啟以商政之類。非周邦國必制公田也。孟子則以助法爲至善。欲更制以救戰國橫征之弊。亦非謂公田爲徹之本法。故孟子援大田詩。而云惟助爲有公田。明徹無公田與貢同也。若徹兼助法有公田。則公田爲周本法所有。何必援大田詩爲證邪。互詳司稼小司徒疏。云孟子云。野九夫而稅一。國中什一。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者。鄭意邦國雖用徹法。以什一爲通率。而據孟子。則亦郊外用助。郊內用貢。外內異法。與王畿同也。賈疏云。此云野九夫而稅一。卽彼云請野九一而助。此云國中什一。卽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。云九一而助者。一井九夫之地。四面八家。各自治一夫。中央一夫。八家各治十畝。八家治八十畝入公。餘二十畝。八家各得二畝半。以爲廬宅井竈葱韭。是十外稅一也。國內。據民住在城中。其地卽在郊內。郊外鄉遂之民。爲溝洫。爲貢法言十一。亦十外稅一者也。漢書食貨志既有井田饒民二畝半之事。是以宋均注樂緯。何休注公羊。趙岐注孟子。皆饒民。詩云。俾彼甫田。歲收十千。鄭云。井稅一夫。其田百畝。通稅十夫。其田千畝。成稅百夫。其田萬畝。不言饒民者。以經云歲收十千。校一成之內。舉全數而言。鄭亦順經從整數而說。其實與諸家不殊也。詩甫田孔疏云。史傳說助貢之法。唯孟子爲明。鄭據其言。以什一而徹。爲通外內之率。理則然矣。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。是九夫八家共之。各受私田百畝。公田十畝。是爲八百八十畝。餘二十畝爲廬舍。其言取孟子爲說。而失其本旨。班固既有此言。由是羣儒遂謬。何休之注公羊。范寧之解穀梁。趙岐之注孟子。宋均之說樂緯。咸以爲然。皆義異於鄭。理不可通。何則。言井九百畝。其中爲公田。則中央百畝。共爲公田。不得家取十畝也。又言八家皆私百畝。則百畝皆屬公矣。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。言同養公田。是八家共理公事。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。若家取十畝。各自治之。安得謂之同養也。若二十畝爲廬舍。則家別二畝半。亦入私矣。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。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。此皆諸儒之謬。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。此箋云井稅一夫。

其田百畝。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。俗以鄭說同於諸儒。是又失鄭旨矣。案孔說是也。穀梁宣十五年傳云。古者公田為居。井竈廬盡取焉。又韓詩外傳云。古者八家而井。家得百畝。家為公田十畝。餘二十畝。共為廬舍。各得二畝半。即班志所本。說文戶部云。廬。二畝半也。一夫之居。蓋亦同班義。惟鄭詩禮箋注並無是說。故孔謂鄭與彼異。而賈氏此疏反引彼以述鄭義。疏矣。金鶚亦云九一為助法。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。若公田僅八十畝。是輕於九一矣。亦與孟子不合。五畝之宅。皆在邑中。猶今之村落然。詩所謂中田有廬者。乃於田畔為之。以避雨與暑。大不容一畝。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。案金說是也。賈謂什一為什外稅一。亦沿劉說之誤。云圭之言圭。潔也者。圭。注本作圭。亦通。此釋孟子圭田之義。孟子趙注說同。說文土部云。圭。古文圭。从玉。蜡氏注云。圭。繫也。九章方田篇別有圭田。乃三角田形之一。與孟子王制圭田不相涉也。云周謂之七田者。載師云。以士田任近郊之地。注云。士讀為仕。仕者亦受田。所謂圭田也是也。互詳彼疏。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。有田一成者。左哀元年傳文。引證方十里為成也。詳小司徒疏。云又曰列國一同者。襄二十五年傳文。引證方百里為同也。詳大司馬疏。

專達於川各載其名。達。猶至也。謂澮直至於川。復無〔疏〕於地。溝流於大水及海者。命曰川。水是也。爾雅釋水云。水注川曰谿。注谿曰谷。注谷曰溝。注溝曰澮。注澮曰瀆。彼指山谷水道。川小於溝澮。與此異。注云達。猶至也者。樂記注云。至。猶達也。行也。是至達可互訓。云謂澮直至於川。復無所注入者。謂澮不復更注它溝。徑入大川。故經云專達於川也。云載其名者。識水所從出者。國語晉語章注云。載。記也。謂記識水所出之原。此統川澮等言之。書呂刑云。禹平水土。主名山川。載川名。若水經所釋是也。賈疏謂惟澮水所出處。說未咳。凡

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。大川之上必有涂焉。〔疏〕兩山之間必有川焉者。釋璠田云。澮以例澮在同間。澮在成間。溝在井間。其事相同。賈疏云。此言同間有澮。澮水入川。其川是自然而有。又非平地而出。必因山間有之。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者。遂人云。川上有路。注云。路容三軌。此涂即路也。散文通稱。賈疏云。大川不可輒越。巡川必當有涂。地勢然也。注云通其壅塞者。釋文無其字。又壅作雍。案壅即雍之俗。秋官雍氏亦作雍。釋文本是也。賈疏云。川與涂。皆是通其壅塞也。凡溝逆地防。謂之不行。水屬不理孫。謂之不行。溝。謂造溝。防。謂脉理。屬。讀為注。孫。順也。不行。〔疏〕以下通論治溝之事。與上

謂決溢也。禹鑿龍門。播九河。為此逆防與不理孫也。〔疏〕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者。與上

井田溝洫之制異。注云溝。謂造溝者。賈疏云。此溝非謂廣深四尺在田間者。下云棺溝三十里而廣倍。當是人所造。溝洫引水者。云防。謂脈理者。說文頁部云。防。地理也。此地防亦即謂地之脈理也。大戴禮記勸學篇云。孔子曰。

夫水。其流行庫下。倨句皆循其理。似義。云屬讀爲注者。函人注云。屬。讀如灌注之注。此讀爲注者。易其字也。云孫。順也者。學記注同。說文心部云。孫。順也。孫。即孫之借字。案鄭意理孫猶云順理。即大戴云循理是也。逆

防理孫。文有慎到耳。王引之云。理孫皆順也。廣雅曰理。順也。說文曰。順。理也。亦通。云不行。謂決溢也者。說文林部云。懋。水行也。不行。即謂不流。決溢旁出。爲溝若逆地理。則溝土不固而善崩。水不順理。則其流注不

暢。必橫逆決溢。不能行矣。云禹鑿龍門。播九河。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者。書禹貢。導河積石。至於龍門。又云。又北播於九河。詩周頌般孔疏引鄭彼注云。播。散也。引以證禹爲洪水逆地理。又不順理。故鑿之播之。使無衍溢。

孟子公孫丑篇云。當堯之時。水逆行。氾濫於中國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。水由地中行。逆防不理孫。即所謂水逆行也。棺溝三十里而廣倍。謂不墾地之溝也。鄭司農

棺。謂水激蓄之溝。〔疏〕同。今本疏捐溝字亦從木。蓋後人依已誤之經以改疏也。互詳輪人疏。注云謂不墾地之

溝也者。對上田間諸溝爲墾地設也。鄭司農云。棺讀爲桑螵蛸之蛸者。輪人捐其蔽。先鄭讀同。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。云。擬其音耳。案段校是也。云棺謂水激蓄之溝。故三十里而廣倍者。棺舊本亦作蛸。蓋涉上而誤。明監本毛本作棺。

段玉裁從之。又於棺下增溝字。云。輪人注云。棺。除也。此云棺水激蓄。義略同。案棺字實當作捐。溝字當從段增。先鄭意此溝是水自激蓄而成。非人力所爲。後鄭則謂亦人力所爲。但非爲墾地耳。二君義異。江水云。棺謂掘地爲溝

也。下流納水多。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。其廣當以漸而增也。凡行奠水。磬折以參伍。坎爲弓輪。水行欲紆曲也。鄭司農云。奠讀爲停。謂

〔疏〕凡行奠水。磬折以參伍者。此即大戴禮記所說水流倨句之義。賈疏云。言凡行停水者。水去遲。似停住止。由

爲直溝無益也。若爲已句之溝。欲其行而反鬱之。亦無益。惟用曲矩度其倨句。使中乎磬折。又非一磬折而已也。參

之伍之。令多爲磬折之形。以奠水之流行無滯而後已。注云坎爲弓輪。水行欲紆曲也者。易說卦云。坎爲水。爲溝洫。爲弓輪。引之。明行水之法與弓輪同。取紆曲也。鄭司農云。奠讀爲停者。阮元云。余本停作亭。是也。說文有亭無停。段玉裁云。亭。停正俗字。古本作亭。易奠爲亭。猶易奠爲定也。云謂行停水。溝形當如磬。直行三。折行五。以引水

者疾焉者。馨氏爲馨。股爲二。鼓爲三。先鄭意行奠水不可全直。亦不可太曲。必行之停之。使直行少。曲行多。其率若三之與五。與馨之股鼓相應。而後水自能行疾也。然經參伍義本不如此。程瑤田云。記言行奠水之曲折。當如馨折之倨句。以形體言。三五者。言不一其馨折。無定數也。司農乃謂直行三。折行五。紀其直體之數。而昧於曲體之形。且以三當股二。宜以四五當鼓三。今但約之以三五。何不直云馨折以二三之爲道其實也。案程說是也。欲

爲淵。則句於矩。大曲則流轉。流。轉則其下成淵。〔疏〕欲爲淵。則句於矩者。說文水部云。淵。回水也。管子度地篇云。水出地

停。二義相備也。賈疏云。凡川溝欲得使教淵之深。當句曲於矩。使水勢到向。上句曲尺。則爲迴濶。自然深爲淵。驗今皆然也。程瑤田云。欲爲淵。而但爲馨折之倨句。不能也。即句之。而爲中矩之倨句。亦猶不能搏激其水勢。而

使之過類在山。其淵終不能成。惟準曲矩之正方而句之。或如倨句之欄形。且又句之如倨句之宣形。相其來水之緩急。與其地脈之所宜而權衡之。自能成莫測之深淵矣。注云大曲則流轉。流轉則其下成淵者。流轉謂回旋也。爾雅釋

水云。過辨回川。郭注云。旋流。列子黃帝篇云。流水之潘爲淵。殷氏釋文云。潘本作蟠。蟠。迴流也。管子度地篇云。水之性。行至曲。必留退。滿則復推前。杜曲則擣毀。杜曲激則躍。躍則倚。倚則環。環則中。中則涵。即大曲

則流轉成淵之義。程瑤田謂流轉又宜激而匯之。使回旋激掘。乃能成淵。案程說亦注義所該也。凡溝必因水執。防必因地執。善溝者水漱之。善防者水淫

之。漱猶蓄也。鄭司農云。淫。轉爲厥。謂水淤泥。〔疏〕凡溝必因水執。防必因地執者。以下兼明築防之法。稻人云。土。留著助之爲厚。玄謂淫諱爲淫液之淫。注云。漱。猶蓄也者。說文水部云。漱。水盪口

也。齒部云。齧。嚙也。案漱本爲盪口。引申爲凡水盪物之稱。蓄。謂水衝隄土。猶齒之嚙物也。呂氏春秋開春論云。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。樂水蓄其墓。見棺之前和。是水之漱土謂之蓄也。鄭司農云。淫諱爲厥者。司服注同。云謂

水淤泥土留著。助之爲厚者。說文水部云。淤。澱滓濁泥也。司服先鄭注云。厥。陳也。此水淤泥土。留著防閉。助之爲厚。亦與陳義相近。云玄謂淫諱爲淫液之淫者。淫液見樂記。謂與曠氏淫之以壘義同。賈疏云。謂以淤泥淫液使

厚也。段玉裁云。鄭君不改字。而與大鄭意同。凡爲防。廣與崇方。其綱參分去一。崇。高也。方猶等。〔疏〕凡爲防。廣與崇方者。賈

疏云。假令隄高丈二尺。下基亦廣丈二尺。云其綱參分去一者。防形上殺而下侈。以備潰決也。賈疏云。三十四。二。上宜廣八尺者也。注云崇。高也者。總敘注同。云方。猶等也者。梓人注同。云綱者。薄其上者。綱。注例用今字。

當作殺。詳玉人疏。防以捍水。凡水愈深。則其下壓之力愈大。防下當水之衝。宜厚培其土。以抵水之壓力。而自上而下。陂陀衰側。亦可以減其激盪之勢。故知網是澗其上。檀弓注云。坊形旁殺。平上而長是也。管子度地篇云。春三月。令甲上作隄大水之旁。大其下。小其上。隨水而行。管子說隄小其上。卽此所謂網也。但以下文大防外網之文推之。則尋常不甚大之防。當內外殺率正同。蓋內殺六分之一。外殺亦然。合內外爲三分去一也。九章算術商功篇云。今有隄。下廣二丈。上廣八尺。高四尺。彼高不與廣。大防外網。又薄其上。〔疏〕大防外網者。管子度地篇云。大者方。所殺分率亦較胸。而大小上形法則與此同。謂隄也。隄防對文則異。散文得通。注云又薄其上厚其下者。賈疏云。此文承上參分去一而云外網。故云又薄其上厚其下。雖不知尺數。但知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。江永云。大防宜殺其外。不殺其內也。外必殺者。使下厚而上不傾。內不殺者。所以當水之衝也。然則兩邊皆殺者。非大防也。案江說與鄭異。諸審鄭意。蓋謂防大則其廣崇皆增。而水之深度與壓力亦大增。非益厚其下。不足以爲固。經云外殺者。明內殺亦與小防恒度同。唯其外。則於恒度外。更增其殺之分率。實因防外之下基。培之益厚。則上彌見其薄。而其殺於下者。自不止三分之一矣。鄭說尋文似疏。審理實密。江氏則謂大防亦止三分殺一。惟所殺者全在外。其內當水者。則直上不殺。欲以傳合經外殺之文。而於理似未切。姑存之。

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。程人功也。溝防。爲溝。爲防也。〔疏〕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者。賈疏云。言以備一義。

有商功。爲此也。預爲布算。以定其規模。而後從事。一日之式。大致可知。又以一里之式平之。注云程人功也者。賈疏云。將欲造溝防。先以人數一日之中先作尺數。是程人功法式。後則以此功程賦其丈尺步數。詒讓案。九章算術商功篇。爲隄溝。有冬春程人功若干尺。求用徒。何之術。李藉音義云。程。課程也。唐六經云。凡役有輕重。功有短長。以四五六七月爲長功。二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。以十一十二正月爲短功。中功以十分爲率。長功加一分。短功減一分。此卽以日長短程人功之法。云溝防。爲溝。爲防也者。明溝防爲兩事。並宜先爲式也。

里爲式。然後可以傳衆力。里讀爲已。〔疏〕里爲式。然後可以傳衆力者。江永云。舊讀里爲已。非也。以一日之功。築鑿幾何。又以一里之地計。幾何日。幾何人力。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。案江說是也。戴震。沈夢闡說同。但傳疑當爲數之借字。書禹貢。禹敷土。大司樂注引數作傳。是其證。說文支部云。數。施也。此傳衆力。亦言爲役要以施衆人之功力也。注云里。讀爲已。聲之誤也者。鄭未達里爲式之義。故依聲類破爲已字。言爲式既畢。然後可以令衆而傳其力。然非經義也。

凡任索約大汲其版。

謂之無任。

故書汲作沒。杜子春云。當為汲。玄謂約。縮也。汲。引也。築防若牆者。以繩縮其版。大引之。言版機也。版機。築之則鼓。土不堅矣。詩云。其繩則直。縮版以載。又曰。約之格格。椽之棗棗。

〔疏〕

凡任索約大汲其版。謂之無任者。以下廣論城道宮室版築之事。任。猶轉人任正之任。小爾雅廣器云。大者謂之索。小者謂之繩。築土縮版。必用繩索。故云任索約大汲其版。則版傷而東土無力。與不縮同。故謂之無任也。

注云。故書汲作沒。杜子春云。當為汲者。汲沒形相近。說文水部云。沒。沈也。故書作沒。蓋謂引繩太過。陷沒其版。則機而無力。義雖可通。而不及作汲之長。故杜破之也。云玄謂約。縮也者。爾雅釋器云。繩之謂之縮之。郭

注云。縮者。約束之。詩大雅緜孔疏引孫炎云。繩束築版。謂之縮。云汲。引也者。說文水部云。汲。引水於井也。引申為凡引物之稱。穀梁襄十年傳汲。鄭伯范注云。汲。猶引也。縮版時。恐版不附植。不可築土。故必引之。云築

防若牆者。以繩縮其版者。檀弓一日而三斬版。孔疏謂築填之法。所安版側於兩邊。而用繩約版令立。後復內土於版之上中央。築之。令土與版平。則斬所約版繩斷。而更置於見築土上。又載土其中。三徧如此。其填乃成。此築防牆

之法當與彼同。必以繩束版。兩版相去。如防與牆之厚。實土其中。而後可用杵椽築之也。云大引之。言版機也。版機。築之則鼓。土不堅矣者。繩束版。引之太過。則版不能勝而機曲。及下土而築之。則外出而鼓起。其土雖築不能

堅也。引詩云其繩則直。縮版以載者。大雅緜文。箋云。繩者。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。以索縮其築版。上下相承。又云約之格格。築之棗棗者。小雅斯干文。毛詩格格作閣閣。傳云。約束也。閣閣。猶歷歷也。棗棗。用力也。箋云。約。謂縮版也。與此注同。引此

二詩者。並證約為縮之義也。葺屋參分。瓦屋四分。各分其脩。以〔疏〕葺屋參分者。說文艸部云。葺。茨也。二詩者。並證約為縮之義也。葺屋參分。瓦屋四分。其一為峻。茨以茅葺蓋屋。賈疏云。葺屋謂草屋。

草屋宜峻於瓦屋。注云各分其脩。以其一為峻者。賈疏云。按上堂脩二七言之。則此注脩亦謂東西為屋。則三分南

北之閒尺數。取一以為峻。假令南北丈二尺。草屋三分。取四尺為峻。瓦屋四分。取三尺為峻也。焦循云。以屋為三角形。下平度脩丈二尺。中分之為兩句股。則每句六尺。股四尺。困。窳。倉。城。逆牆六分。逆猶卻也。築此四者。六

弦七尺二寸。為葺屋。句六尺。股三尺。弦六尺七寸。為瓦屋也。困。窳。倉。城。逆牆六分。分其高。卻一分以為網。

困。圍倉。〔疏〕困窳倉城。逆牆六分者。記四等逆牆之率也。爾雅釋宮云。牆謂之墉。說文衙部云。牆。垣蔽也。穿地曰窳。土部云。墉。城垣也。案散文牆墉亦通稱。此城有逆牆者。即所謂女牆也。說文自部云。障。城上女牆。俾倪也。又土部云。堞。城上女垣也。釋名釋宮室云。牆。障也。所以自障蔽也。城上垣曰障。言於孔中障

觀非常也。亦曰障。障。言裨助城之高也。亦曰女牆。言其卑小。比之於城。若女子之於丈夫也。逆牆六分城高。

以一分爲之。假令城高九雉。則以上一丈五尺卻爲逆牆。困窮倉逆牆放此。禮書引尙書大傳云。天子貢庸。諸侯疏杼。鄭注云。貢。大也。牆謂之庸。大牆。正直之牆。疏猶衰也。杼亦牆也。言衰殺其上下。不得正直。案伏傳杼卽序之。段字。依鄭彼注說。則諸侯以下廟寢之牆亦皆有殺。不得正直。但與困窮倉城卻牆不同耳。注云逆。猶卻也者。廣雅釋言云。卻。退也。卻牆。謂牆上退卻殺滅其廣也。云築此四者。六分其高。卻一分以爲闕者。闕。注例亦當作殺。此明經逆牆家困窮倉城爲文也。賈疏云。假令高丈二尺。下厚四尺。則於上去二尺爲闕。上惟二尺。其困倉城地上爲之。須爲此闕。其窮入地。亦爲此闕者。雖入地。口宜寬。則牢固也。焦循云。疏知丈二尺。則厚四尺者。以記文牆厚三尺崇三之準之也。高得六分九尺之一。則厚得三尺之半。爲逆牆之度。云困。闕倉者。說文口部云。困。廩之闕者。闕謂之困。方謂之京。九章算術商功篇有圓困。劉注云。圓。困廩也。亦云圓也。釋名釋宮室云。困。縷也。藏物縷縷束縛之也。焦循云。月令中秋。穿寶窮。修困倉。高誘云。闕曰困。方曰倉。蓋於屋之中建牆。或方或圓。以貯穀。其上不接屋爲逆牆也。廩爲屋室之名。倉困窮則廩中貯粟者之名。云穿地曰窮者。釋文云。窮。劉古孝反。依字當爲窘。作窮。假借也。案說文穴部云。窮。窘也。窘。地藏也。廣雅釋詁云。窘。窮。藏也。月令仲秋穿寶窘。呂氏春秋作窮。窮窘聲近義同。古多通用。故劉昌宗諱爲窘也。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窮。高注亦云。穿地曰窘。又仲秋紀注云。穿窮。所以盛穀也。義並與鄭同。焦循云。月令注云。方曰窘。蓋掘地作方形。內四面亦爲牆。設深六尺。則口上一分。縮卻一尺。故寬於下。計之。若方一丈。其口上高一尺之處則方一丈二尺也。 堂涂十

有一分。謂階前。若今令辟祓也。分其督旁之脩。〔疏〕注云謂階前者謂堂下東西階前之路。以甃甃之高於平地也。以一分爲峻也。爾雅曰。堂涂謂之陳。李如圭云。堂涂其北屬階。其南接門內甃。案凡入門之後。

皆三揖至階。昏禮注曰。三揖者。至內甃將曲。揖。既曲北面。揖。當碑。揖。賈氏曰。至內甃將曲者。至門內甃。主人將東。賓將西。賓主相背時也。既曲北面者。賓主各至堂塗。北行向堂時也。至內甃。而東西行趨堂塗。則堂塗接於甃矣。既至堂塗。北面至階。而不復有曲。則堂塗直階矣。又案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。陪鼎當內廉。注曰。辟堂塗也。則堂涂在階廉之內矣。云若今令辟祓也者。釋文辟作甃。祓誤祓。宋余本附釋音本。巾箱本。及注疏本。並作甃。今從嘉靖本。與集韻十四皆引鄭注合。賈疏亦作辟。云漢時名堂涂爲令辟祓。令辟。則今之塲也。祓則塲道者也。阮元云。古甃字多作辟。今金石猶有存者。莊述祖云。音義祓音孩。說文示部。祓。宗廟奏祓樂。从示。戒聲。衣部無祓字。廣韻。祓。釋典有衣祓。古得切。一切經音義。相傳云。謂衣祿也。未詳所出。明祓字惟釋典有之。令甃祓之祓。卽鍾師奏祓夏之祓。祓亥互相借。音義从衣音階。皆非。是祓當从示。古哀反。借作孩。說文孩。階次也。堂涂

象導爲階次。故曰令鬢。無取乎衣械之義也。丁晏云。釋宮。瓶。額。謂之鬢。注。瓶。額。今江東呼爲瓶鬢。說文瓦部。鬢。瓶鬢也。土部。鬢。瓶。適也。毛詩。中唐有鬢。傳。鬢。瓶。額也。禮運注。瓦。瓶。鬢。祕字亦作垓。史記封禪書。壇三垓。徐廣曰。階次也。漢郊祀志作垓。師古曰。垓。重也。三垓。三重壇也。音該。祕。讀爲該。鼓之垓。古字通用。案莊丁說是也。云分其督旁之脩。以一分爲峻也者。賈疏云。名中央爲督。督者。所以督率兩旁。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。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。則取一寸。於中央爲峻。峻者。取水兩向流出故也。丁晏云。國語衣之偏裂。韋昭注。裂在中。左右異。故曰偏。莊子緣督以爲經。釋文。李云。督。中也。引伸之。凡物之中央曰督。焦循云。疏云上下者。自中至邊之謂。兩旁邪綫。故中央峻也。引爾雅曰。堂。塗。謂之陳者。釋宮文。彼文塗作途。詩小雅彼何人斯。胡逝我陳。毛傳云。陳。堂塗也。又陳風防有鵲巢云。中唐有鬢。傳云。唐。堂塗也。孔疏引孫炎云。堂塗。堂下至門之徑也。釋宮又云。廟中路謂之唐。蓋堂下之塗謂之堂。塗。廟寢並有堂。則堂下路同有堂塗之稱。爾雅唐陳訓別者。散文則異也。此經堂塗亦兼廟中寢中言之。周書作雒篇載五宮之制有隄唐。孔注云。唐。中庭道。隄。謂高爲之也。此堂塗常法。十二分止取一分爲峻。更峻之。卽所謂隄唐與。寶其崇三尺。道。宮中水道。注云。宮中水道者。說文穴部云。寶。空也。又自部云。隄。入地階曰寶。方曰窰。案寶若今陰溝。穿地爲之。以通水潦者。其形隨方廣狹由便。崇則三尺也。墨子備城門篇云。百步爲幽隄。廣三尺。高四尺。與此經度數亦相近。左襄十年傳。篳門闈寶之人。杜注云。寶。小戶。穿壁爲門。上銳下方。狀如圭也。儒行及說文竹部並作圭竈。與此寶異。賈疏以爲一。非也。牆厚三尺。崇三之。高厚以是爲率。注云。高厚以是爲率。足以相勝者。倍於厚。不要厚三尺高九尺。假令厚六尺。高丈八尺。皆依此法。故云以是爲率。足以相勝也。

車人之事。半矩謂之宣。矩。法也。所法者人也。人長八尺。而大節三。頭也。腹也。脛也。以三通率之。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。頭髮皓落曰宣。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。人頭之長也。柯櫛之木頭取名焉。易。疏。車人之事者。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。云半矩謂之宣者。釋文云。宣。本或作寡。亦作宣。案或本蓋異爲宣髮。依今易改此經。不足據也。又釋文亦作。本與正文不異。疑有誤。或當云注亦作宣。阮元謂蓋下注引易爲宣髮。本亦作寡。誤合爲一條。亦通。此總明車工倨句形體之法數也。程瑤田云。百工皆持矩以起度。而倨句之度法。遂生於矩焉。矩者。倨句之正方者也。由是而倨句。則半矩謂之宣。又云。矩有直者。有曲者。倨句之云。

折其直矩。而爲曲矩。故直矩無角。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。折之爲曲矩。則一縱一橫。而爲正方之角。周髀所謂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。又所謂合矩以爲方。又所謂兩矩共長二十有五。是謂積矩。故凡正方之形謂之一矩。是矩也。當其未折時。一直物。而無角。其數九。其體略占曲矩之倍。及其折之爲曲矩。則橫五縱四。其體略存直矩之半。兩矩合之。縱橫皆五。苟卿書所謂五寸之矩。盡天下之方者。指曲矩而言之也。故當其未折而爲直矩也。伸之無可伸。何倨之有。屈之不必屈。何句之有。及其折爲曲矩。而謂之一矩。由一矩之折。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。名之曰倨。其倨之角。悉數之。不能終其物也。由一矩之折。而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內。名之曰句。其句之角。亦悉數之。不能終其物也。而此或倨或句。不能悉數者。呼之爲角。不辭也。今以其可倨可句也。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。凡見無定形之角。則呼之爲倨句。此考工記呼凡角爲倨句之所昉也。故車人之事。爲倨句發凡起例。而折直矩爲正方之一矩。以爲一切倨句之權衡。乃袁判一矩之角而二之。曰半矩。又云。車人一記。其起例有二道。起例於半矩者。爲凡造物發斂不同形。是爲倨句之例。起例於半柯者。爲凡造物修短無定數。是爲尺寸之例。是故倨句之例。不可以尺寸言。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數之。尺寸之例。則必紀之以數。故曰柯長三尺。以爲半柯一柯二柯三柯之定限。注云矩。法也者。爾雅釋詁文。案此矩。卽輿人方者中矩之矩。鄭誤以宣櫺等並爲長短之度。故別訓矩爲法。非經義也。云所法者人也。人長八尺。而大節三。頭也。腹也。脛也者。鄭誤以此經爲說長短之度。而一矩半矩。度無明文。故以意定之。謂取法人身長八尺。上下分之。有此三節。因以求其數也。淮南子倣真訓高注云。脛。腳也。云以三通率之。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。賈疏云。鄭欲推出宣之長短之數。以人長八尺。三分之。六尺各得二尺。其二尺又取尺八。三分之。各得六寸。又以二寸寸爲三分。爲六分。三分之。各三分寸之二。故云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。程瑤田云。鄭謂矩爲法。以法人長八尺。三分人長之八尺。以其一之二尺六寸有奇爲一矩。半之爲半矩。如此。則三尺之柯。斷不可以言矩。四尺五寸之一柯半。斷不可以言一矩有半。案程說是也。鄭所推宣櫺折尺度。皆以車人爲車柯三尺之文增減求之。不知此文自泛論倨句之形。而非計長短之度。一櫺有半之倨句。與三尺之長。本不相謀也。云頭髮暗落曰宣者。據易義也。釋文皓作暗。云皓本或作顯。劉作皓。案皓正皓俗。阮元云。顯是正字。說文曰。顯。白兒。南山四顯。白首人也。云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。人頭之長也者。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。頭者。神所居。上員。象天氣之府也。歲必十二。故人頭長一尺二寸。此注取半矩之度。與彼相近。賈疏云。矩既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。故減半爲人頭之長。有此數也。云柯櫺之木頭取名焉者。戴震云。柯櫺以人所執之端爲頭。界畫其處。亦以度物。案鄭意蓋當如戴說。謂柯櫺頭與人頭相擬。因以取名。此亦以意推之。非經義也。程瑤田云。宣之言發也。當是赴土句鉏之最句者。

蓋句庇利發之義。詩錄曰。迺宜迺歛。篤公劉曰。既順迺宜。鄭注曰。時耕曰宜。宜之言發也。釋名曰。縛。追也。追地去草也。宜之句地僅半矩。用以去草。夫亦追地之至矣。豈宜即縛乎。案程說亦通。引易巽為宜髮者。證頭髮皓落之義。賈疏云。按說卦云。其於人為寡髮。注。寡髮。取四月靡草死。髮在人體。猶靡草在地。今易文不作宜作寡者。蓋宜寡義得相通。故鄭為宜不作寡也。臧琳云。易說卦。巽為木。其於人也為寡髮。釋文寡本又作宜。黑白禿為宜髮。李氏集解作宜髮。引虞翻曰。為白。故宜髮。馬君以宜髮為宜髮。非也。據此。知易本有作為宜髮者。宜。明也。又散也。故虞以為白。周禮注與虞仲翔本正合。賈疏引鄭易注云。取四月靡草死。髮在人體。猶靡草在地。則是鮮少之義。經常作寡。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宜髮。鄭用馬本。王弼韓康用鄭本。故釋文正義皆作寡。賈疏亦云。今易文作宜是也。禮注與易注不同者。鄭先通京氏易。後注費氏易。又遭黨筆事逃難。注禮為袁譚所逼。來至元城。乃注周易。然則禮注之為宜髮。京氏易也。易注之宜髮。費氏易也。案臧說是也。今本賈疏寡宜字亦互譌。茲從張惠言校正。

一宜有半謂之橛。爾雅曰。句橛謂之定。〔疏〕一宜謂之橛者。程瑤田云。由宜而倨焉。益以半宜。則四分矩之三而為一宜有半矣。是謂之橛。注云。橛斲斤者。據爾雅為說。斤。宋董氏本。余仁仲本。巾箱本。注疏本。並作木。阮元亦引說文云。斤。斲木斧也。案賈疏述注。亦作斲斤。則唐本不作木。說文斤部云。斲。斲也。木部云。橛。斲也。齊謂之磁鑽。一曰。斤柄。性自由曲者。鄭此訓與說文後一義同。國語齊語亦有斤橛。管子小匡篇作鋸橛。墨子備城門篇作居屬橛字通。程瑤田云。句橛其著秘也。句於矩。與一宜有半相應。云柄長二尺者。亦誤以橛為長短之度也。賈疏云。一宜有半。得長二尺者。以一宜尺三寸三分寸之一。取半添之。一尺得五寸。三寸每寸三分。得九分。并前一分为十分。取半得五分。三分為一寸。餘二分。摠為六寸三分寸之二。添前尺三寸三分寸之一。為二尺也。引爾雅曰。句橛謂之定者。釋器文。今本爾雅句橛作斲橛。彼釋文載或本作橛。與鄭所見同。郭注云。鋤屬。釋文引李巡注。御覽引舍人注。並云。鋤也。皆不云斲斤。與鄭義異。說文斤部云。斲。斲也。與木部橛字義同字異。案斲木之斤。斲土之鉏。其柄形。一橛之半謂之柯。伐木之柯。同句曲。故並有句橛之稱。據下先鄭注引蒼頡柯橛。則此經所云。自以斤柄為是。一橛之半謂之柯。柄長三尺。詩云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〔疏〕一橛有半。謂之柯者。程瑤田云。又由橛而倨焉。益半橛。則倨於矩。而為一矩。鄭司農云。蒼頡篇有柯橛。又八分矩之一矣。是謂之柯。又云。判其橛為半橛。橛者四分一矩之三。半橛者。四分一矩之一分有半。以半橛。加於一橛。則出乎一矩又餘八分一矩之一矣。注云。伐木之柯者。國語晉語章注云。柯。斧柄。所操以伐木。周書文酌篇云。九柯十匠歸林柯。蓋謂車人之事也。程瑤田云。柯之為言阿也。句不及矩之

謂也。斧內以秘。其倨句之外博也。應之。故謂之柯。而因以名其秘。云柄長三尺者。亦誤以柯爲長短之度也。後爲車云。柯長三尺。墨子備穴篇云。斧金爲斫屎。長三尺。屎卽柯也。六韜軍用篇云。大柯斧刃長八寸。重八斤。柄長五尺以上。一名天鉞伐木太斧重八斤。柄長三尺以上。亦伐木斧柄長三尺之證。引詩者。幽風伐柯文。一柯有半。謂毛傳亦云。柯。斧柄也。鄭司農云。蒼頡篇有柯欄者。證此柯欄之名。蒼頡篇今佚。柯欄之交無考。一柯有半。謂之磬折。人帶以下四尺五寸。磬折立。則上俛。玉〔疏〕者尤多。而爲一矩又三分矩之二強。謂之磬折。磬折者。如磬之倨句也。但磬氏云。倨句一矩有半。二度不同者。此經所說宜欄柯磬折四倨句之形。各以益半遞增成度。與磬氏一矩有半專明爲磬之度異。然一柯有半之磬折。與一矩有半之磬折數異。而名不害其同也。今段割圍四象限之度數。以釋倨句之形。一象限爲九十度。是爲一矩。治氏所謂倨句中矩者也。倍之爲二象限。爲一百八十度。其半矩之宣。則四十五度也。一宣有半之欄。則六十七度半也。一欄有半之柯。則一百一十四度四分度之一也。一柯有半之磬折。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也。夫自二度以至百七十九度中。凡百七十七度。皆有倨句之形。發斂之。成無數之倨句。而經止著此五者之名。將謂凡物倨句必準此五者之數。不得少有贏闕乎而不能也。然則自二度至百七十九度。其倨句之不合於此五名者。亦必就此五者相近之度。揆量以名之。而不必以豪釐之差議。其不合也明矣。是故此職之磬折。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。磬氏之倨句。則百三十五度。二形差十六度八分度之一。而皆可以磬折名之。蓋此經四者益半遞增之度。本非求合於磬折。特以兩度所差不多。遂段磬折以爲名。若下文耒庇之倨句磬折。及匠人行奠水之磬折以參伍。皆不能必協一柯有半。要其形約略如是而已。由此二柯有半而倨焉。而爲鞀人皋鼓之倨句磬折。則約百六十五度也。更倨焉。而極於百七十九度。苟未至於百八十度之不成倨句。則亦無不可以磬折名之矣。故此經言磬折者。文凡四見。而度則有三。不足異也。互詳磬氏疏。注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者。亦誤以磬折爲長短之度也。賈疏云。此據人之所立磬折之儀。云一柯有半。謂之磬折。據紳帶以下而言也。程瑤田云。鄭因下記柯長三尺之云。而以之釋柯之倨句。等而下之。遂謂欄爲二尺。宣爲尺三寸三分寸之一。等而上之。遂謂磬折爲四尺有五寸。夫人身之磬折。譬況之名也。故曲禮云。立則磬折。言其折之倨句似磬也。謂之磬折者。言凡應磬之倨句者。乃以磬折謂之。其不以人立之倨句言也。案程說是也。云磬折立。則上俛者。賈子新書容經云。端股整足。體不搖肘。曰經立。因以微磬。曰共立。因以磬折。曰肅立。因以垂佩。曰卑立。是磬折之立。視共立經立上益俛也。引玉藻者。賈疏云。案彼子游曰。參分帶下。紳居二焉。鄭注曰。三分帶下而三尺。則帶高於中也。以其人長八尺。中則四尺。今云三分帶下。紳

屠二分。明帶上有一分。上三尺半。是帶下有四尺半可知也。

車人為耒。庇長尺有一寸。中直者三尺有三寸。上句者二尺有二寸。鄭司農云。耒謂耕耒。庇讀爲其類

之刺。刺耒。疏云。車人為耒者。山虞云。凡服耒。斬季材。注云。服。牝服。車之材。是服耒同材。故耒車亦同工也。下前曲接耒。疏云。庇長尺有一寸者。賈疏云。庇者。耒之面。但耒狀若今之曲柄杓也。面長尺有一寸。云中直者。

三尺有三寸。上句者。二尺有二寸者。賈疏云。謂手執處爲句。故謂庇上句下爲中直者。三尺有三寸也。人手執之處。二尺有二寸也。詒讓案。此明揉耒正身三節。偃句之實度。合之爲六尺六寸也。耒木銳其耑爲庇。以貫於金耒。又以繩

束之以爲固。大戴禮記夏小正云。正月。農緯厥耒。緯。束也。是也。庇長尺有一寸。則耒之長當尺有一寸。乃足貫庇而與中直相接。又匠人云。耒廣五寸。庇納耒中。則廣當不及五寸。經於庇者。長不著廣。於耒者。廣不著長。可以

參互求之。注。鄭司農云。耒。謂耕耒者。說文耒部云。耒。手耕曲木也。从木推丰。古者垂作耒耒。以振民也。耒即耒之省。釋名釋用器云。耒。來也。亦推也。急就篇顏注云。耒。今之曲把。其遺象也。云庇讀爲其類。有疵

之疵者。其類有疵。釋文作類疵。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。云。讀如類疵。擬其音耳。阮元云。此用孟子之其類有疵也。案段校是也。云謂耒下岐者。賈疏云。古法耒下惟一金。不岐頭。先鄭云。耒下岐。據漢法而言。其實古者耒不岐頭。

是以後鄭上注亦云。今之耒岐頭。明古者耒無岐頭也。詒讓案。先鄭言此者。以疵耒爲一物也。凡耒經經典多通言。故山虞說耒亦用木材。易繫辭亦云。神農氏作斲木爲耒。揉木爲耒。易釋文引京房云。耒。下打也。耒。耒上句木

也。此即先鄭所本。後鄭以耒金庇木二者異材。故不從。蓋庇爲木刺。耒爲金刃。柄鑿相齒。故庇亦可通稱耒。而此經所言耒實庇。實異物也。云玄謂庇讀爲棘刺之刺者。段玉裁云。後鄭易庇爲刺。以其銳耑。故謂刺。猶爰秘接鑄者

曰晉。云刺。耒下前曲接耒者。此破先鄭說也。月令注云。耒。耒之上曲也。耒。耒之金也。雍氏匠人注亦以耒爲耒金刺土者。耒。庇入耒者。前銳利似矛戟之刺。故亦謂之刺。莊子胠篋篇云。耒耨之所刺是也。程瑤田云。據後鄭注。

則耒爲耒頭金。上有釜。以貫耒末。庇即耒末之木。以納於耒釜者。先鄭以庇爲耒之或文。然觀匠人耒廣二耒兩耒字皆不從庇。於車人不當異文。宜後鄭以庇爲耒末之末也。案程說是也。庇木耒金。後鄭說最分析。耒蓋金工段氏所爲。

非車人所掌也。庇爲木刺。不可以刺土。故必沓金。而後可以利發。說文耒部云。耒。耒。木部云。耒。耒也。枳。即此耒耑木也。重文。或从金。台聲。徐鉉謂耒即耒字。故土部訓坡爲一畚土。即匠人二耒之伐。是其證也。枳。即此

經之庇也。許義蓋與後鄭同。故云耒耑木。或體从金者。以其爲舌。金所沓也。徐本說文枳字注。枳木字。於義未備。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。易林。晉云。鎬鋒鑿耜。亦與後鄭義合。自其庇。緣其外。以至

於首。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。與步相中也。緣外六尺有六寸。內弦六尺。應一步之尺數。〔疏〕自其庇。緣其外。耒下曲庇。及上句倨句之實度也。賈疏云。據庇下至手執句者。逐曲量之。云以弦其內者。據庇面至句。下

望直量之。內。謂上下兩曲之內。云六尺有六寸。與步相中也者。賈疏云。言逐曲之外。有六尺六寸。今弦其內。與

步相中。中。應也。謂正與步相應。注云。緣外六尺有六寸。內弦六尺。應一步之尺數者。謂自耒首兩曲。以至於庇

耑。循其外曲折度之。合共六尺有六寸。此即上文庇與中直上句三節長度之和數也。然其外庇既爲擊折。而其內耒首至

中直三寸。三寸盡處。又爲曲弧形。以其有句曲之減。故直度少六寸。以弦觸其兩端。適得六尺。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。

六尺曰步。此正與彼同。呂氏春秋任地篇云。六尺之耜。所以成畝也。耒耜對文則異。散文亦通。畝法廣一步。呂云。

六尺成畝。即此經與步相中之的解也。此經之義。鄭賈所釋自塙。近戴震所圖。以弦其內爲自耒首觸庇耑爲直線。亦

最爲得解。蓋人扶耒推之。必前其庇。自人視之。前者爲外。後者爲內。首至庇末。其空處正當耒內。故云以弦其內

也。是外爲本體之實數。內爲空中之虛數。經文之弦其內。正與緣其外對文。外爲實度。故曰緣內爲虛數。故曰弦也。

下文所謂倨句擊折者。止就庇與中直言之。至耒上句處。揉曲爲弧形。與車曲輪相似。戴圖及漢武梁祠畫像石刻神農

所持耒耜。阮元所圖今山東農人所用耒形。咸如此。並無直句擊折之異也。又案司馬法六尺爲步。古說並同。史記商

君傳。治秦。步過六尺者罰。亦用其法。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。此記人之異說。不

爲曲要。此經以六尺六寸之弧曲。得弦六尺。以爲步法。與呂覽文合。義證明塙。可無疑於古步法之異同矣。云耕者

以田器爲度宜者。據匠人云。野度以步。此耒爲田器。弦度適得六尺。故即以之度田野也。云耜異材。不在數中者。

程璠田云。庇爲木材。故與耜金材異也。賈疏云。未知耜金廣

狹。要耒自長六尺。不通耜。若量地時。脫去耜而用之也。堅地欲直庇。柔地欲句庇。直庇則利推。句庇則

利發。倨句擊折謂之中地。折。則調矣。調則弦六尺。〔疏〕堅地欲直庇。柔地欲句庇者。堅地若草人之強。樂。柔

壤五。爲堅三。壤即柔地。亦謂之燥。說文田部云。燥。蘇田也。云直庇則利推。句庇則利發者。記耒庇倨句之中度

也。直庇之任力在刺耑。故利推。句庇之任力在耜本。故利發。江水云。耜之入土也。不必高舉。惟用力推之。其發

土也。句曲者向外。非向內也。詢之行中州者。謂親見耕地之法。以足助手。蹠耜入土。乃按其柄。向外挑撥。每一發。則人卻行而後也。案江說是也。推謂推耜。金入土。月令說耕藉云。天子三推。三公五推。卿諸侯九推。是也。發。謂發起其土。以治畎。匠人說爲畎云。一耦之伐。卽國語周語之王耕一環。舊音引賈遠本。環作發。發伐義同。一發。謂一人發。不合耦也。凡治畎。必先推而後發之。推與發事相因。故爲耒庇。必推發兩利。而後爲良。互詳匠人疏。云倨句磬折。謂之中地者。如一柯有半之倨句。以爲庇。則不直不句。而無地不宜矣。注云中地之耒。其庇與直者如磬折。則調矣者。明庇與中直者如磬折。其上句者與中直者則不如磬折也。調者。倨句得中之謂。戴震云。中地。謂無不宜也。宜堅不宜柔。宜柔不宜堅。爲不中地。利推不利發。利發不利推。爲不中地。云調則弦六尺者。直庇則贏於六尺。句庇則不及六尺。惟磬折乃正合六尺之度也。

周禮正義

卷八十六

車人爲車。柯長三尺。博二寸。厚一寸。有半。五分其長。以其一爲之首。

首六寸。謂今剛關頭斧。柯其柄也。鄭司農云。柯長三尺。謂斧柯。因以爲度。

〔疏〕車人爲車者。王宗涑云。此車謂任載者。任載之車有三。行澤者曰大車。行山者曰柏車。介乎行山行澤間者曰羊車。詒讓案。此車人所爲三車。皆牛車。輿輪人輿人轉人三職所爲。駟馬車不同。其制粗略。故輪輿及輹以工爲之。云柯長三尺者。賈疏云。此車人爲造車之事。凡造作。皆用斧。因以量物。故先論斧柄長短。及刃之大小也。云博三寸。厚一寸。有半者。廬人注云。齊人謂柯斧柄爲棹。則棹隋圍也。若然。斧柄蓋橢方而微圍。略銚其觚稜。使握之不鏤手也。其圍蓋九寸弱。云五分其長。以其一爲之首者。斧以刃爲首。與桃氏爲劍以柄環爲首異。攻金之工。以斧斤入上齊。賈彼疏謂亦治氏爲之。則斧首當隸金工。此因明斧柄度數。牽連及之耳。車工實不爲斧首也。注云首六寸。謂今剛關頭斧者。六寸謂斧刃之長度也。六韜軍用篇說。大柯斧刃長八寸。與此微異。賈疏云。漢時斧近刃。皆以剛鐵爲之。又以柄關孔。卽今亦然。故舉爲況也。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。揚關斧。李注云。關斧。斧名也。蓋卽鄭所謂關頭斧。賈所謂以柄關孔也。程瑤田云。斧之安秘也。橫其刃。而於其首爲釜。上下相通。秘直插釜中。不爲內也。丁晏云。毛詩破斧釋文。錄。一解云。今之獨頭斧。其剛關頭斧之類歟。云柯。其柄也者。前注義同。鄭司農云。柯長三尺。謂斧柯。因以爲度者。程瑤田云。車人爲車。而取度於柯。與上言倨句之柯異事。故特著長三尺。以爲下文言車者起度。倨句之柯。言其折。故與鑿折並稱。長三尺之柯。言長不言折也。王宗涑云。車人爲車。首言柯長三尺。猶匠人爲溝洫首。言相廣五寸。穀長半柯。其圍一柯有半。大車穀徑〔疏〕穀長半柯。其圍一柯有半者。也。卽所執之器以起度。取其便於事。穀長半柯。其圍一柯有半。尺五寸。〔疏〕大車穀長一尺五寸。圍四尺五寸。徑與長等。程瑤田云。車人爲三車。於大車。言穀長之數。穀圍之數。輹長之數。輹博輹厚之數。渠之數。牙圍之數。於柏車。但言穀長。穀圍。輹長。及渠與牙圍之數。不言輹之博厚者。同於大車也。羊車亦不言者。三者皆同。

可知也。注云大車轂徑尺五寸者。賈疏云。鄭知此是大車者。此論轂輻牙。下柏車別論轂輻牙。又柏車轂長以行山。此車轂短以行澤。故知此是大車平地載任者也。鄭知徑尺五寸者。以其圍一柯有半。四尺半。圍三徑一。故知徑一尺五寸也。王宗澂云。依密率。圍四尺半。徑一尺四寸三分二釐三豪九秒四忽零。鄭說依六觚率也。澂謂車之高下皆用整數。不取奇零。如小車之輪。徑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二等是也。此大車當以輪徑九尺。轂徑一尺五寸為定率。記以六觚率計轂圍。則曰一柯有半爾。徑一尺五寸。於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。輻厚一寸也。故書博或密率。圍得四尺七寸一分二釐三豪八秒八忽零。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。作博。杜子春云。當為博。〔疏〕輻長一柯有半者。王宗澂云。此篇記文取數不甚密。大車輪徑九尺。除牙徑一尺。轂徑一尺五寸。餘六尺通長四尺零五分。而記半九尺之輪以為輻長。故曰取數不甚密也。又考大車亦三分輻長而殺其一。則殺者一尺零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。不殺者二尺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。云其博三寸。厚三之一者。與斧柯博厚度正同。輪人注說小車輻廣三寸半。則此大車輻廣殺於彼七分之一也。王宗澂云。博。廣也。輻廣三寸。厚一寸。倍之。得八寸。即股圍也。三分股圍。去一以為轂圍。則轂圍得五寸三分寸之一。皆櫛方圍也。量其輻廣。以為鑿深。則轂上容齒之積。每穴深三寸。廣亦如之。寬則穴口一寸。與輻厚相應。穴氏半之。得五分。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。穴口寬寸。積三十穴。凡三尺。以除大車轂圍。餘一尺七寸一分四釐二豪八秒五忽零。則每穴口相距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。以除柏車轂圍。餘三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。則每穴口相距一寸零九釐五豪二秒三忽零。皆依密率推也。注云輻厚一寸也者。厚得博三分之一。故有一寸。云故書博或作博。杜子春云當為博者。此聲之誤也。博。釋文作搏。音徒丸反。依陸本。則渠三柯者三。渠二丈七尺。謂罔也。其徑九尺。〔疏〕蓋亦揉三木為之。每木長九尺。故云為形之誤。未知孰是。鄭司農云。渠謂車轆。所謂牙。〔疏〕渠三柯者三者。大車牙大圍之度也。三柯者三。賈輪人疏謂牙皆揉一木為之。若然。則此大車之渠。當以一長二丈七尺之全木揉之。使其圍中規。絕無偏僂。亦甚難矣。況如賈說。則此經直云渠九柯。豈不文省事明。而必云三柯者三。於文不已贅乎。下文柏車之渠云二柯者三。亦以三命分。與此文例正同。斯亦車渠必合三成規之塙證也。互詳輪人疏。注云渠二丈七尺者。賈疏云。按上輻長一柯有半。兩兩相對。則九尺。尚有轂空壺中。於二丈七尺不合者。云輻長一柯有半。兩相九尺者。通計轂而言。其實輻無一柯有半也。云謂罔也者。阮元云。大車之牙謂之渠。尚書大傳曰。散宜生之江淮之浦。取大貝。大如大車之渠。鄭注云。渠。車輞也。錢坫云。廣雅曰。轆。輞也。輞即渠字。渠與巨通。巨者。大也。王宗澂云。渠。

輪之大圍也。罔。卽輜之省。云其徑九尺者。亦以圍三徑一疏率推之。大車輪崇於柏車羊車三尺。崇於乘車兵車二尺四寸。崇於田車二尺七寸。車之最高者也。戴震云。大車渠二丈七尺。輪崇當八尺六寸弱。王宗濂云。置圍二丈七尺。以密率求徑。得八尺五寸九分四釐二豪六秒六忽零。如輪徑整得九尺。於密率。圍得二丈八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忽四忽零。輻爪厚寸。大車羊車柏車並同。積三十爪。凡三尺。以除大車渠圍。餘二丈五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忽四忽零。則爪鑿每穴相距八寸四分二釐八豪五秒七忽零。鄭司農云。渠謂車轆所謂牙者。釋文云。牙本或作迓。案迓卽牙之誤。輪人先鄭注云。牙。謂輪轆也。世閒或謂之罔。書或作轆。案渠與罔爲一轆。與牙爲一二者微異。後鄭釋渠爲罔。是也。漢時俗語牙或通稱罔。先鄭沿俗爲釋。其義未析。故引之於後。並詳輸入疏。行澤者欲短轂。行山者欲長轂。短轂則利。長轂則安。澤泥苦其險苦其〔疏〕行。行澤者欲短轂。行山者欲長轂者。賈疏云。此摠言大車柏車所利之事。以大車在平地。并行澤。柏車山大動。〔疏〕行。各有所宜也。王宗濂云。此言任載之事。所以有大車羊車柏車之殊。短轂大車。長轂羊車柏車也。詒讓案。此長轂短轂。專據大車而言。若對兵車乘車之長轂言之。則此大車三等並爲短轂。後漢書馬援傳云。乘下澤車。則漢時乘車。或亦有短轂行澤之別制。未知周制然否。注云澤泥苦其大安。山險苦其大動者。大安則輪行不速。大車主以任載。故不欲大安而貴速。山行澤者反轆。行山者仄轆。反轆則易。仄轆則完。故書仄爲側。鄭司農云。行大動。則又易傾覆。故欲其安也。行澤者反轆。行山者仄轆。反轆則易。仄轆則完。反轆。謂輪轆反其木裏。需者在外。澤地多泥。柔也。側當爲仄。山地剛。多沙石。玄謂反轆。〔疏〕柏車車牙外內轆治之宜。注云故書仄爲泥之黏。欲得心在外滑。仄轆。爲沙石破碎之。欲得表裏相依堅刃。〔疏〕行澤者反轆。行山者仄轆者。此明大車爲側者。聲近字通。梓人仄行。說文虫部亦作側行。鄭司農云。反轆。謂輪轆反其木裏。需者在外者。需。釋文作奭。賈疏約注義云堅濡。則與山虞注義同。段玉裁校從釋文是也。經注奭需字多互譌。弓入經。鮑入注。柔奭字並誤需。可證。木裏需者在外。卽謂木心柔朋者在牙外輟地者也。云澤地多泥。柔也者。爲其多塗泥柔奭。與木心柔相宜也。云側當爲仄者。徐養原云。說文厂部。仄。側傾也。从人在厂下。又日部。廂。日在西方時。側也。从日。仄聲。爾雅釋水。汎泉穴出。穴出。仄出也。釋文仄本亦作側。然則側仄字雖異。而音義皆同。杜必從仄者。旁曰側。傾曰仄。因事設詞。亦各有所當也。云山地剛。多沙石者。爲其軻轆易致艱蔽也。云玄謂反轆爲泥之黏。欲得心在外滑者。此增成先鄭義也。易滑義同。程瑤田云。據注所云。其材蓋以一木析之爲二也。未析之。則有心有邊。心在外。曰反轆。鬱之不順木理。故言反也。心堅故滑易。案程說是也。以全木析爲兩判。則每判各有心。生時木心在內。今採以爲牙。

乃使心向外。所謂反也。鄭意木心柔而外堅。澤地泥柔。則不患其顛。而患其粘滯。木心柔則理滑。反棘以木心著地。則泥不粘而行利矣。云仄棘。為沙石破碎之。欲得表裏相依堅刃者。刃與山虞注柔刃義同。段玉裁云。表裏相依。謂表裏柔相倚。並在棘外。案段說是也。鄭意蓋謂仄棘表裏各半在外。則著地。六分其輪崇。以其一為之牙圍。者木心與木邊適均。而剛堅與柔刃。調和相得。以之礫沙石。自無破碎之患也。

輪高輪徑也。〔疏〕六分其輪崇。以其一為之牙圍者。牙圍謂牙身長方四面之圍。其度居輪崇六分之一。與輪人小車牙圍尺五寸。〔疏〕牙圍輪崇之差同。注云輪高輪徑也者。輪崇即謂輪高。亦即輪上下之直徑也。云牙圍尺五寸者。賈疏云。輪崇九尺。六尺得一尺。三尺得五寸。故尺五寸也。王宗澂云。此謂輪高九尺之大車也。故知牙圍一尺五寸。圍謂布車輞。一木也。牙圍橢方。植散處厚三寸。踐地處削薄三分之一。厚二寸。并之以除牙圍。餘一尺。半之以為大圍平面之立徑。凡五寸。柏車轂長一柯。其圍二柯。其輻一柯。其渠二柯者。三五分其輪崇。以其一為之牙圍。柏車。山車。

輪高六尺。牙圍尺二寸。〔疏〕柏車轂長一柯者。倍於大車之轂長。賈疏云。此柏車山行。故轂長。輪崇又下。皆取安故也。王宗澂云。一柯三尺。所謂長轂也。三分轂長。二在外。一在內。以置其輻。除輻廣三寸。則轂在輻內者九寸。在輻外者一尺八寸。云其圍二柯者。增於大車轂圍四分之一。王宗澂云。二柯六尺。依六觚率。徑得二尺。依密率。徑得一尺九寸零九釐零九秒零。洩謂柏車當以輪徑六尺。轂徑二尺為定率。依密率。轂圍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。云其輻一柯者。殺於大車輻長三分之一。賈疏云。兩輻相對六尺。王宗澂云。柏車輻長一尺八寸。記云一柯。則取輪崇之半。并轂半徑牙徑數之。取數亦不甚密。柏車不言輻博及厚。蓋與大車輞同制。又云柏車輪徑六尺。除牙徑六寸。轂徑二尺。餘三尺四寸。輻長半之。得一尺七寸三分。輻長而殺其一。則殺者五寸三分寸之二。不殺者一尺一寸三分寸之一。苗長如大車之輻。苗爪長半牙徑。得三寸。通長二尺三寸。案王說是也。羊車輪崇輻長當與柏車同。云其渠二柯者。殺於大車渠二分之二。此蓋亦揉三木為之。每木長六尺。故云二柯者三也。賈疏云。渠圍二柯者。圍丈八尺。亦謂通轂空壺中并數而言也。云五分其輪崇。以其一為之牙圍者。殺於大車牙圍五分之一也。注云柏車。山車者。釋名釋車云。柏車。伯也。大也。丁夫服任之小車也。案釋名小車疑當作山車。即用此經注義也。吳志思校本作牛車。亦通。鄭知此為山車者。據轂最長。與上文行山者長轂合也。王宗澂云。柏。

迫也。柏車之輪。更卑於田車。軋服最迫近於地。故名柏車。案王說近是。云輪高六尺者。亦以渠周求徑得之。王宗澂云。圍一丈八尺。高六尺。鄭依六觚率也。依密率。渠圍一丈八尺。徑得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豪五秒五忽。如輪徑

洩云。圍一丈八尺。高六尺。鄭依六觚率也。依密率。渠圍一丈八尺。徑得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豪五秒五忽。如輪徑

整得六尺。則圍當得一丈八尺八寸五分七釐一豪四秒。二忽零。則爪鑿每穴相距五寸二分八釐五豪七秒一忽零。是柏車與大車羊車容爪之穴。其相距皆以一寸六分零一豪四秒三忽零爲裏分也。云牙圍尺二寸者。賈疏云。以其輪崇六尺。五分取一。五尺取一尺。一尺取二寸。故尺二寸也。王宗澂云。柏車之牙輞。是正方圍。四面皆徑三寸。所謂行山者欲倂是也。大車崇三柯。綆寸。

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。

大車。平地載任之車。轂長半柯者也。綆。輪筭。牝服長八尺。謂較也。鄭司農云。牝服。謂車箱。服。讀爲負。

〔疏〕云。大車崇三柯者。戴震

六寸弱。輻長不及四尺。此云大車崇三柯。與密率較四寸。前云輻長一柯有半。不減轂空壺中。皆略舉大數爾。云綆寸者。江永云。輪大。則輪之向外筭者自當稍寬。云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者。江永云。牝服不言廣。後言兩長六尺。可推也。牝服惟柏車方。大車羊車皆長方。案江說是也。巾車賈疏謂此職三車皆方。失之。程瑤田云。大車言崇者。轂徑及輻長倍數和之而得也。柏車不言者。可例而知也。羊車不言者。同於柏車可知也。大車言綆數牝服之數。柏車羊車但言牝服。不言綆數。綆數大車且不過寸。縱差小之。至三分寸之二止矣。不言可也。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。轂長半柯者也者。毛詩小雅無將大車傳云。大車。小人之所將也。牛人云。凡會同軍旅行役。共其兵車之牛。其牽傍。以載公任器。此大車即牛車之大者。故云載任之車。曰平地者。別於柏車爲行山之車。轂長半柯。據上文。云綆。輪筭者。輪人先鄭注同。詳彼疏。云牝服長八尺。謂較也者。賈疏云。言牝服者。謂車較。即今謂之平兩。皆有孔。內轆子於其中。而又向下服。故謂之牝服也。案賈山虞疏。亦釋牝服爲車平較。謂皆有鑿孔。以轆子貫之。蓋以鑿孔爲牝轆子。即橫直材。猶馬車之軛轡也。然賈以轆子貫鑿訓牝服。則與馬車無別。似非的解。今以鄭義推之。較者。與兩面上橫木之稱。馬車牛車皆有左右兩較。但馬車較左右出式而高。牛車較卑。無較式之別。是之謂平較。平較謂之牝服。較高者爲牡。則平者爲牝矣。既夕禮云。賓奠幣于棧左。服注以棧爲極車。蓋極車輕輪輿亦無式較之別。故雖非牛車。而亦蒙服稱也。平較之木圍徑。經注並無文。以輿人馬車較例之。徑當不逾一寸五分左右。若輞諸材則尤小。故山虞服用季材。若輿下軛軌諸木。皆徑三寸左右。則非季材所能勝矣。此牝服長八尺。即謂較深。故詩秦風小戎孔疏。謂大車前軛至後軛。其深八尺。蓋大車箱長於羊車一尺。長於柏車二尺也。鄭司農云。牝服謂車箱者。說文竹部云。箱。大車牝服也。錢坫云。輿內謂之箱。方言云。箱謂之輶。段玉裁云。小雅大東傳云。服。牝服也。箱。大車之箱也。按許與大鄭同。箱即謂大車之輿也。毛二之。大鄭一之。要無異義。後鄭云較者。以左右有兩較。故名之曰箱。其實一也。徐養原云。大車牝服四面有版。上用平兩。形同匡匪。所以載物。非以載人。後人呼篋筭爲箱。

因其形似而名之也。詩云。晚彼牽牛。不以服箱。大車之謂也。若小車。則有較式之別。高下參差。復闕後面。與作箱之法異。案段徐說是也。詩大東以服箱並舉。故毛兩釋之。鄭箋亦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。孔疏謂兩較之內。容物之處為箱。馬瑞辰謂鄭以牝服為左右較。而以箱為大車之輿。案綜校毛鄭孔義。蓋當如馬說。若然。是牝服為兩平較之專稱。箱為車輿之大名。猶之小車輪較通屬輿也。大總言之。服亦即箱。異名同物。後鄭既夕禮注亦云。服。車箱。是二鄭說同。云服讀為負者。明與服牛服馬義異也。服。聲近假借字。釋名釋車云。負。在背上之言也。此讀服為負。蓋亦取背負之義。箱在輿版上。若負之然。陳旻云。牝。牛。服者負之。假借字。大車重載。牛負之。故謂之牝服。案陳。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。鄭司農云。羊車。謂車羊門也。玄謂羊。〔疏〕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者。說亦通。善也。善車若今定張車。較長七尺。〔疏〕家上謂牝服之長也。殺於大

車一尺。程瑤田云。羊車復不見較長。較圍。輻長。渠現牙圍之數者。羊車五者同於柏車可知也。賈疏云。按此羊車較長七尺。下柏車較長六尺。則羊車大矣。而論語謂大車為柏車。小車為羊車者。以柏車皆說較輻牙。惟羊車不言。

惟言較而已。是知柏車較雖短。較輻牙則長。羊車較雖長。較輻牙則小。故得小車之名也。案論語為政篇云。大車無較。小車無軌。臣軌注引鄭彼注云。大車。柏車。小車。羊車。此即賈氏所本。然論語大車小車。自以集解引包咸說。

分牛車。駟馬車為是。此職三車並牛車。則皆大車也。鄭彼注以大車為柏車。小車為羊車。其不可通有三。三車之制。大車最大。羊車柏車次之。今釋大車。乃遺最大之大車。而取其次之柏車。不可通一也。經於羊車。止著較長之度。

其較輻牙諸度。並無文。蓋當與柏車同。若如賈說。較輻牙小於柏車。則此宜明出其度。而經不然。明羊車它度悉同柏車。其較又視柏車加長。則羊車自大於柏車。而鄭釋反是。不可通二也。較輻並持衡之木。以牛車馬車所用異名。

若如鄭說。小車為羊車。則仍是牛車。其持衡者亦當為較。論語不當云無軌。不可通三也。然則彼注蓋文有譌舛。非鄭之舊。殆無疑矣。賈疏不察。輒據彼定此。羊車小於柏車。疑誤後學。謹附正之。注。鄭司農云。羊車。謂車羊門也。

者。釋名釋車云。立人。象人立也。或曰陽門。在前曰陽。兩旁似門也。廣雅釋器云。陽門簾篋。雀目蔽篋也。案羊陽聲同。羊門制不可攷。張揖以為即簾篋。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說文云。車當謂之屏星。又引謝承書云。別駕車前有

屏星。如刺史車曲轡儀式。則屏星陽門皆即車前屏蔽之物。爾雅釋器云。輿竹前謂之禦。後謂之蔽。詩秦風小戎孔疏引李巡注云。編竹當車前。以掩蔽。名之曰禦。即是物也。先賢意蓋謂羊車前有屏蔽。謂之羊門車。因以為名。故云

即車羊門也。云玄謂羊。善也。善車。若今定張車者。釋名釋車云。羊車。羊。祥也。祥。善也。善飾之車。今犢車是也。賈疏云。漢世去今久遠。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。但知在宮內所用。故差小。謂之羊車也。愈正變云。晉書車

是也。賈疏云。漢世去今久遠。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。但知在宮內所用。故差小。謂之羊車也。愈正變云。晉書車

是也。賈疏云。漢世去今久遠。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。但知在宮內所用。故差小。謂之羊車也。愈正變云。晉書車

是也。賈疏云。漢世去今久遠。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。但知在宮內所用。故差小。謂之羊車也。愈正變云。晉書車

是也。賈疏云。漢世去今久遠。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。但知在宮內所用。故差小。謂之羊車也。愈正變云。晉書車

是也。賈疏云。漢世去今久遠。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。但知在宮內所用。故差小。謂之羊車也。愈正變云。晉書車

是也。賈疏云。漢世去今久遠。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。但知在宮內所用。故差小。謂之羊車也。愈正變云。晉書車

服志云。羊車。一名輦車。其上如輅。伏兔箱漆。畫輪軌。齊書輿服志。隋書禮儀志。同謂羊車金漆輦車。漢時以人牽之。又北史斛律金傳言。詔金朝見。聽乘步挽車至階。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。是羊車以人步挽。隋志云。隋取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。謂之羊車小史。駕果下馬。其大如羊。釋名又有輦車羊車。云各以所駕名之。則小兒別有羊車。非古之羊車。詒讓案。據釋名所云。則羊車亦牛車。但車制卑小。故以輦駕之。然此經羊車制度大於馬車。並不卑小。劉據漢制說之。已自不合。至史志所載羊車。或以人步挽。或駕果下馬。釋名別載駕羊之車。則又兒童遊戲所乘。復輿輦車異。與此經羊車尤不相涉。故鄭別以定張車釋之。知漢時所有羊車。與此名同而實異也。又此羊車乃任載之牛車。不得以宮中車爲況。賈以宮內所用差小。故謂之羊車。蓋誤以漢晉以後制推之。殊爲失攷。定張車亦未詳。孔廣森引尙書大傳曰。主夏者張。張爲鶉火。南方之中。疑定張車卽司南車。案鶉冠子天則篇云。前張後極。則孔以定張爲司南。說非不可通。又馬總意林引物理論云。指南車見周官。今全經六篇無指南車之文。楊泉亦或卽指此注而言。但鄭以今況古。西京雜記說漢大駕。雖有司南車。而兩漢書無其制。恐非鄭意也。云較長七尺者。此冢上大車。牝服二柯。有參分柯之二之文。故知此亦卽較長之度。二柯爲六尺。加三分柯之一。一尺。柏車二柯。較六尺也。柏車輪崇〔疏〕凡七尺也。王宗澂云。羊車牝服。短於大車。牝服一尺。長於柏車。牝服亦一尺。柏車二柯。較六尺也。柏車輪崇〔疏〕柏車二柯者。亦牝服之長也。又殺於羊車一尺。王宗澂云。柏車牝服最短。蓋以山險難行。而少其任載也。然則任載之車分三等。亦量地之易險而利其用爾。易野用大車。險野用柏車。易險半者用羊車。而任載多少。亦隨地之易險而殊。故牝服有長短也。注云較。六尺也者。柏車之箱。短於大車二尺。羊車一尺。牝服之最短者也。云柏車輪崇六尺。其綆大半寸者。賈疏云。大車輪崇九尺。綆一寸。此柏車輪崇六尺。三分減一。其綆亦宜三分減一。三分寸之二。卽大半寸也。凡爲輶。三其輪崇。參分其長。二在前。一在後。以鑿其鉤。徹廣六尺。高長六尺。鄭司農云。鉤。鉤心。〔疏〕凡爲輶。三其輪崇者。明牛車爲兩直輶。異於馬車之一曲轡也。詳轉人疏。三其輪崇。則與渠之大園度正同。賈疏云。凡爲輶者。言凡。語廣。則柏車大車羊車皆在其中。輪崇雖不同。其輶當各自三其輪崇。假令柏車輪崇六尺。三之爲輶丈八尺。大車輪崇九尺。三之爲輶二丈七尺。但羊車雖不言輪崇。亦三之以爲輶也。江永云。牛車輶長者。牝服之後猶有輶。輶尾亦可載物。今車亦如此。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。大車尾輶五尺。羊車二尺五寸。柏車三尺。皆以輶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計之。其前輶出牝服之外者。大車一丈四尺。柏車九尺。羊車八尺五寸。云參分其長。二在前。一在後。以鑿其鉤者。記鑿鉤銜軸之度也。王宗澂云。輶二在鉤前。一在鉤後。則大車鉤前輶長一丈

八尺。鉤後較長九尺。柏車鉤前較長一丈二尺。鉤後較長六尺。牝服立轅上。半在鉤前。半在鉤後。大車牝服深八尺。則轅出牝服後者五尺。柏車牝服深六尺。則轅出牝服後者三尺。此卽所謂軈。說文車部云。軈。大車後也。舉大車以包羊車。柏車也。軈及前軈。大車獨長者。以爲增加任載之用爾。又云。任載之車。皆兩軈。鑿軈之下面以鉤軸。其軈之大小。記文不具。蓋皆十分其軈之長。以其一爲之圍。以上承牝服。參分其圍去一爲頸圍。以縛駕牛之鬲。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。則大車之軈方圍二尺七寸。徑六寸七分五釐。頸圍圍一尺八寸。踵圍圍一尺四寸四分。柏車之軈方圍圍一尺八寸。平徑約三寸。立徑約六寸。頸圍圍一尺二寸。踵圍圍九寸六分。案三車雖於軈鑿鉤。然亦有伏免。度蓋與軈當免同。又三車軈及頸踵之圍度。經注無文。王據轆人馬車軈頸踵之圍度推之。於義得通。但馬車軈踵適承後軈。當爲橢方圍。牛車軈踵出軈外數尺。王以爲圍圍。未知是否。互詳轆人疏。云微廣六尺者。微卽軌也。匠人注云軌廣八尺者。謂駟馬車微也。依此文。則大車軌狹於彼二尺。故遂人注謂眡容大車。涂容乘車。明其異也。賈疏亦謂不與駟馬車八尺者同微。江永云。大車之輪。必出於箱外。其間又須有空處容輪轉。微廣。安能與鬲長同數。微廣六尺。當是八尺之誤。以微廣計。置輻宜皆如馬車之法。參分其較長。二在外。一在內。以此計之。大車箱下無較。柏車箱下有較。戴震亦云。轅值牝服下。鬲在兩軈之間。鬲長車廣蓋等。大車較長尺五寸。中其較置輻。輻內六寸。輻廣三寸。輻寸。凡一尺六尺之箱。旁加一尺。兩旁共二尺。微廣八尺明矣。古者涂度以軌。軌皆宜八尺。田車之輪。卑於於兵車乘車三寸。牛車之制。納於四馬車軌八尺。則同也。故曰車同軌。軌不同。爲不合微。不可行於涂。案微鬲同度。於理難通。江戴定此微廣六尺爲八尺之譌。是也。鄭珍說亦同。蓋大車較長一尺五寸。柏車羊車較長三尺。其置輻宜準轆人駟馬車之例。亦三分較長。二在外。一在內。以置之。然則大車較在輻內者凡四寸。在外者凡八寸。柏車羊車較在內者凡九寸。在外者凡一尺八寸。大車輻內與輻廣及輻之數凡八寸。柏車羊車輻內與輻廣及輻之和數凡一尺二寸。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。三車箱廣同。鬲長六尺。則大車較在箱外相距左右各二寸。而柏車羊車則較入箱下左右各二寸。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。故江氏謂大車箱下無較。柏車箱下有較。所推最精。戴氏則謂大車中較置輻。與馬車置輻法不合。但經注並無見文。姑存以備一義。又案輿人云。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。此馬車之通例也。車人三車。柏車羊車輪崇車廣鬲長之度蓋亦參如一。惟大車輪特崇。不與鬲長同度。而車廣鬲長則仍無不同。故經絕不見車廣之度。以有鬲長。可以比例求之也。假令三車輿廣各自爲度。不與鬲長同。則經於牝服之長。既詳著其度。而其廣之各異。不宜絕無一語及之。然則三車之輿廣同六尺。輪在輿外。微必不止六尺明矣。鄭所見本。八已誤爲六。遂人注據此以定眡涂異軌。然則大車止可行眡。不可行涂。若行涂。則爲不同軌。其說殆不可通也。凡馬車一輪。在輿下之中。牛車兩軈。

則在輿下兩旁。然不必正切輿軌之外邊。蓋當與馬車輿下置伏兔之處正相直。故得上鉤輿版。否則不鉤輿版而鉤軌。失鉤心之義矣。大車軌廣度不可考。而馬車設伏兔之處。鄭珍謂在軌內一寸二分。加軌廣。并之共七寸。於制近是。牛車設兩轅之處。約與彼同。然則大車之轅自相距約計蓋四尺六寸。三車之兩。左右出兩轅外。亦約有七寸。可以交縛爲固。柏車之轂。雖長入輿下。而距設轅之處。尙有四寸三分有奇之餘空。以之與兩交縛。爲地甚寬也。羊車諸度。當與柏車同。車軌度數。互詳匠人疏。云兩長六尺者。賈疏云。以其兩轅一牛。在轅內。故狹。四馬車兩六尺六寸者。以其一轅兩服馬。在轅外。故兩長也。注。鄭司農云。鉤。鉤心者。釋名釋車云。鉤心。從輿心下鉤軸也。易小畜九三爻辭云。輿脫輹。孔疏引鄭注云。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。鉤心之木是也。又李氏集解引盧氏云。輹車之鉤心。夾軸之物。案輹卽伏兔。此鉤心則是就輹鑿之以鉤軸。與輹異。鉤字又作枸。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。軸隈者謂之枸是也。其上又微隆起。入輿心。使相持而固。制並與伏兔同。故亦得稱鉤。與鉤心略同也。江永云。鑿鉤。謂輹當軸處。鑿半月形以銜軸。軸上亦稍鑿之。令其相鉤者不脫。鄭珍云。所云心者。謂輿底版心。其鉤者。謂輹鉤版心之處。鑿其鉤者。視此處應鉤深若干。而刻低其前後不鉤者。其鉤者自高出也。大車兩轅。承輿底之旁。而對鉤版心。黃以周云。司農云。鉤。鉤心。其實鉤與鉤心。其制同。其名有別。大車兩轅。卽於轅上設鉤。是鉤在旁也。故曰鉤。不曰心。小車設伏兔於兩旁。其鉤在輿心。故曰鉤心。鉤心者。小車之專名也。以鑿其鉤者。鑿。謂鑿其納鉤之孔。鉤。卽其入鑿之木。其在小車。鄭易注所謂鉤心之木是也。鉤心者。釋名所謂從輿下鉤軸是也。凡輿軫置輹伏兔上。輹伏兔置軸上。皆空空廢者。其所以連縛輿軾軸。使四者不相分離。全恃鉤心之木。無鉤心。則輿軾軸皆離而不可行。故易以輿說輹爲止象。輹卽鉤心之木是也。詒讓案。大車輹之鉤心。卽在小車輹之著伏兔處。江說鑿鉤之法。是也。鉤心之義。亦當如鄭說。兼上鉤輿版下鉤軸言之。義乃咳備。黃氏區分鉤與鉤心爲二。說亦甚析。但大車雖於兩轅鑿鉤。而仍有伏兔。易大壯九四爻辭云。壯于大輿之輹。小畜釋文引鄭注云。輹。伏兔。彼大輿。卽大車。輹。卽伏兔。是大車有伏兔之明證。說文車部云。輹。車伏兔也。輹。車軸縛也。二字異訓。王筠據大壯爻辭。謂小車用輹。大車用輹。其誤甚精。蓋大車直輹。小車曲輹。其在輿下當軸之處。皆鑿鉤以銜軸。又皆有伏兔。小車獨輹居中。其鉤卽輹人之當兔是也。其伏兔有二。在車箱下兩旁。此經謂之輹。大車兩轅居旁。其伏兔則止一。在輿腹下正中。當小車設輹之處。易及左傳謂之輹。是小車輹一而免兩。大車輹兩而免一。送道易居。以輿輿軸相鉤連。其疏密略同。使大車無伏兔。則兩轅閉四五尺地空無一物以載輿版。不足以爲固矣。大車伏兔。居輿下之中。故輹周易集解載翻本又作腹。蓋以聲兼義。伏兔上下。又以革縛之以爲固。故說文訓輹爲車軸縛。小車輹之當兔。及大車之輹。並正當輿心。

故鄭易注云。縛。木鉤心是也。小車之轅。及大車轅之鉤。並當與旁。則唯謂之鉤。而不曰鉤心。此云鑿鉤是也。先鄭并鉤與鉤心爲一。義尙未析。輶輶互詳總敘疏。云兩謂轅端狀牛領者。兩卽權之借字。釋名釋車云。權。扼也。所以扼牛頸也。馬曰鳥喙。下向又馬頸。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。說文木部云。權。大車扼。段玉裁云。扼當作輶。車部曰。輶。輶前也。權。考工記作兩。大車之輶曰權。西京賦曰。五都貨殖。既選既引。商旅聯權。隱隱展展。此正謂大車也。案段說是也。小車一轅。而以兩曲輶下扼馬頸。大車二轅。而以一曲權下扼牛頸。大車之權。卽小車之輶。輶之爲權。猶說文手部攝之或體爲扼也。先鄭及劉成國所釋致明。西京賦之聯權。薛綜注亦以車權釋之。說文車部釋輶爲輶前。蓋誤以輶爲衡。而木部釋權爲扼。則不誤。論語衛靈公篇集解引句咸云。衡。輶也。亦誤合二者爲一。不足據也。論語爲政皇疏云。古作牛車二轅。不異卽時車。但轅頭安扼。與今異也。卽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。仍縛扼兩頭著兩轅。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。又別取曲木爲扼。縛著橫木。以駕牛脰也。卽時一馬牽車。扼猶如此也。據此是梁時馬車。有衡有輶。牛車有輶無衡。皇意古牛車亦當兼有衡輶。竊謂以此職經注考之。古牛車蓋亦有輶無衡。與梁時制度不異也。何以言之。衡任爲車制最要之一端。儻大車亦有衡。經當明言其度。不宜舍衡而舉兩也。馬車所以有衡者。爲轉閉駕兩服。故必爲衡以持兩輶。大車轅內止一牛。牽傍又非輶內兩之所扼。又何必更爲衡以持輶乎。馬車之轅上曲。其轅頸之端高出於軸上者逾四尺。故加以衡輶。而適扼馬領。今大車直轅平出。以大車輪崇九尺言之。半徑不過四尺五寸。柏車羊車輪崇六尺。半徑不過三尺。比之馬車。尙少三寸。直轅兩端出軸上不過數寸。如於轅端縛衡。而後加輶以駕牛。則牛身常負輶輶。輶端必昂起。車行前成仰勢。而終日如登陴矣。惟卽以輶兩末縛於轅端。則輶末與轅末正平。而輶曲中高出於轅上。以下扼牛領。乃適相當。兩末既縛於轅。則兩末相去之直徑。當與輿廣同。故兩長六尺。六尺者。謂兩末相去直徑之度也。以皇侃說梁時牛車制推之。古牛車之輶。當亦曲揉。與馬車同。惟近兩末數寸之處。又當直揉之。左右平出。以縛於兩轅。則與馬車輶異。古今車制不同。而牛身之高。不異。梁時。牛車不能同馬車具衡輶之制。而謂周時大車必同小車。非通論也。至論語之輶。皇疏引鄭注云。輶穿轅端著之。則輶自是大車兩轅端與兩相持之關鍵。蓋兩兩末當直揉。以平滾轅端。故各以輶穿轅兩而縛之以爲固。則輶之長亦不過數寸。故韓非子外儲說云。墨子曰。吾不如爲車輶者之巧也。用尺之木。不費一朝之事。而引三十石之任。蓋兩兩末縛轅端。各以輶直穿以爲固也。論語集解引包咸注。釋輶爲轅端橫木以縛輶。蓋誤以輶當衡。說文車部又云。輶。大車轅端持衡者。雖較勝包說。而亦不知大車有兩無衡。蓋衡兩之制。消失莫辨。自漢時已然矣。

弓人爲弓。取六材。必以其時。取幹以冬。取角以秋。〔疏〕弓人爲弓者。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。說文弓部云。弓以

革甚實。夾弓。庾弓。以歟。千侯鳥獸。唐弓。大弓。以授學射者。燕禮及孟子公孫丑篇並有弓人。卽此。注云。取幹

以冬。取角以秋。絲漆以夏者。賈疏云。鄭知取幹以冬者。見山虞云。仲冬斬陽木。仲夏斬陰木。二時俱得斬。但冬

時尤善。故月令云。日短至。伐木取竹箭。注云。堅成之極時。是知冬善於夏。故指冬而言也。取角以秋者。下云。秋殺者厚。故知用秋也。絲漆以夏者。夏時絲執。夏漆尤良。故知也。必知六材。據此六者皆依下文而說也。云筋膠

未聞者。二者取時。經無見文。齊民要術有煮膠法云。煮膠要用二月三月十月。餘月則不成。熱則不凝。無餅。寒則凍。痲白膠不黏。然則取膠其以春與。六材既聚。巧者和之。聚猶具。〔疏〕注云。具也者。明此與輪人三材既具。巧者和之同義。說文似

部云。聚。會也。聚會則備具。故引申之。亦得爲具也。幹也者。以爲遠也。角也者。以爲疾也。筋也者。以爲深也。膠也者。以爲和也。絲也者。以爲固也。漆也者。以爲受霜露也。六材之力。〔疏〕幹也者。以爲遠也者。此明六

世家索隱云。幹。弓幹也。案幹者。幹之變體。說文木部云。幹。築橋耑木也。是幹本植幹字。引申之。凡木材通謂之

幹。故月令注云。幹器之木也。此幹則專爲弓材之名。卽弓身木統。附及兩隈。兩簫爲一所。以發矢及遠也。云角也者。以爲疾也。筋也者。以爲深也者。曲禮云。凡遺人弓者。張弓尙筋。弛弓尙角。注云。弓有往來體。皆欲令其下曲。隨然

順也。孔疏云。弓之爲體。以木爲身。以角爲面。筋在外面。案據孔說。蓋弓張。則曲面向內。而筋上見。弛則反是。而角上見。是角著弓裏。互左右隈及兩簫。筋著弓表。皆所以助其力。故一以爲疾。一以爲深。江永云。射深之力在

幹。亦在筋。後言九和之弓。角不勝幹。幹不勝筋。則筋力在角幹之上。故篇末云。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。云膠也者。以爲和也。絲也者。以爲固也者。膠絲所以結纏弓身。使幹角筋相著而不解。故一以爲和。一以爲固也。云漆也者。以爲受霜露也者。制弓既成。乃施漆於幹角之外。以禦霜露也。注云。六材之力。相得而足者。賈疏云。六材在弓。

各有所用。六材相得。乃可爲足也。凡取幹之道。七。柘爲上。櫟次之。檠桑次之。橘次之。木瓜次之。荊次之。竹爲下。鄭司農云。萬之德。爾雅曰。柘櫟。又曰。檠。〔疏〕凡取幹之道。七。柘爲上者。以下並記治幹之法。說文木部云。柘。桑也。案

桑。山桑。國語曰。檠。孤箕。檠。〔疏〕凡取幹之道。七。柘爲上者。以下並記治幹之法。說文木部云。柘。桑也。案

曰柘廬。葉硬。然不及桑葉。總敘荆之幹注云。幹。柘也。賈彼疏引書禹貢檣幹栝柏鄭注云。幹。柘幹。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謂烏號之弓。亦以柘桑為幹。蓋弓幹以柘為上。故柘專得幹名矣。云橋次之者。總敘云橋踰淮而北為枳。蓋周時南方有以橋為弓幹者。云木瓜次之者。詩衛風木瓜毛傳云。楸木也。可食之木。爾雅釋木云。楸。木瓜。郭注云。實如小瓜。酢可食。云荆次之。竹為下者。說文舛部云。荆楚木也。又竹部云。蕩。大竹也。可為幹。卽此弓幹也。

注。鄭司農云。櫛。讀為億萬之億者。段玉裁改為為如。云。此擬其音耳。引爾雅曰柘櫛者。釋木文。郭注云。似棟。細葉。葉新生可飼牛。材中車輞。關西呼柘子一名土櫛。櫛。說文木部作櫛。云梓屬。大者可為棺椁。小者可為弓材。詩唐風山有樞孔疏引陸璣疏云。柘。櫛也。葉似杏而尖。白色。皮正赤。為木多曲少直。枝葉茂好。二月中。葉疏。華如練而細。藥正白。蓋樹今官園種之。正名曰萬歲。其葉又好。故種之。共汲山下人。或謂

之牛筋。或謂之櫛。材可為弓弩幹也。案陸謂櫛取名於億。與先鄭讀同。云又曰槩桑。山桑者。亦釋木文。郭注云。似桑。材中作弓及車轆。引國語曰槩弧箕箒者。鄭語文。今本國語箒作服。假借字也。韋注云。山桑曰槩。弧。弓也。

箕。木名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。赤黑則鄉心。陽聲則遠根。陽猶清也。木之類。近根者奴。〔疏〕云。赤黑則鄉心者。易說卦服。矢房也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。赤黑則鄉心。陽聲則遠根。類。近根者奴。

心。是木近心則堅韌。故宜為弓幹也。注云陽猶清也者。義與梓人其聲清陽而遠聞同。陽皆揚之段字。晏子春秋諫上篇云。湯偃身而揚聲。卽此陽聲也。云木之類。近根者奴者。謂木之脈理耳結而不條達也。水經澗水酈注云。水不

流曰奴。木之近根者。理不直行。亦猶水之不流矣。凡析幹射遠者用執。射深者用直。鄭司農云。執。謂形執。假令木性自曲。則當反其力少。直則可〔疏〕類。凡析幹射遠者用執。射深者用直者。賈疏云。此說弓力多少之事。弓弱則宜射遠。謂若夾庾之厚。厚則力多。〔疏〕類。弓直則宜射深。謂若王弧之類也。注。鄭司農云。執謂形執者。木形曲。則自有容突矯變

之執力也。執勢古今字。詳總敘疏。云假令木性自曲。則當反其曲以為弓者。曲木不反之。則發之不剝。故必矯而反之。取其執之自還。以射則遠也。云故曰審曲面執者。明此執與總敘審曲面執之執同也。云玄謂曲執則宜薄。薄則力

少。直則可厚。厚則力多者。此增成先鄭之義。曲執逆柔。必居幹之道。蓄臬不弛。則弓不發。鄭司農云。蓄。讀薄而後可矯而反之。故力少。直者順柔。故可厚而力多也。

居幹之道。蓄臬不弛。則弓不發。鄭司農云。蓄。讀

栗。讀為榛栗之栗。謂以鏹副析幹。也。讀為倚移從風之〔疏〕案。陸本非也。凡經用古字。當作臬。注用今字。當

移。謂邪行絕理者。弓發之所從起。玄謂栗讀為裂繻之裂。

作粟。詳蓮人疏。居。猶言處置也。居幹與後居角及與人居材義同。先取幹。次相幹析幹居幹。以幹爲弓體。故尤致詳也。賈疏云。居謂居處解析弓幹之法。謂以鉅剖析弓幹之時。不邪迤失理。則弓後不發傷也。江永云。發。謂發弓辟戾。今人謂之弓翻。王引之云。賈疏以發爲發傷。於古無據。發當讀爲撥。撥者。枉也。言析幹不邪行絕理。則弓不至於枉戾也。管子宙合篇曰。夫繩扶撥以爲正。準壞險以爲平。淮南本經篇。扶撥以爲正。高注曰。撥。枉也。備務篇。琴或撥刺枉機。注曰撥刺。不正也。荀子正論篇曰。羿謏門者。天下之善射者也。不能以撥弓曲矢中。西周策曰。弓撥矢鉤。是弓枉戾謂之撥也。古字撥與發通。商頌長發篇。玄王桓撥。韓詩撥作發。是其例矣。案王說是也。注。鄭司農云。蓄讀爲不蓄而畜之蓄。栗讀爲榛栗之栗者。釋文作不蓄畜。無而字。盧文昭云。而字當是衍文。易及禮記坊記皆無而字。案盧校是也。栗讀之栗。舊本作栗。宋附釋音本注疏本並作栗。今從之。粟栗古今字。注例用今字也。後鄭改讀亦作栗。可證。詩小雅大田箋破叔載爲織蓄。而云讀爲蓄栗之蓄。亦依先鄭讀。戴震云。蓄斯聲相避。析也。案戴讀與先鄭異。亦通。云謂以鉅剖析幹者。列女傳仁智篇云。鉅者所以治木也。說文刀部云。副。判也。段玉裁云。以鉅剖析幹。如耜之織蓄。栗則幹木也。案段說是也。蓄與史記張耳傳割刃之割音義相近。詳輸入疏。先鄭訓栗與後鄭異。賈疏謂栗亦取破義。非。又先鄭此注乃釋蓄栗之義。非以鉅釋居幹之居。詩大田孔疏引此經。故居爲鋸。殆誤會注意。與人居材。釋文載舊音據。亦似即隱據此注而誤音也。云迪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。總敘注同。云謂邪行絕理者。弓發之所從起者。段玉裁云。迪移音同。皆謂邪也。案木理多直。若邪行剖析之。橫絕其理。則弓發恆起於是也。云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者。賈疏云。讀從隱元年左氏傳。紀裂繻來逆女。彼裂繻字子帛。則爲裂破衣義。惠棟云。毛詩幽風東山曰。烝在栗薪。箋云栗析也。古者聲栗裂同也。段玉裁云。鄭謂七幹中無栗樹。易栗爲裂蓄者。鋸入之裂。凡相角。秋綱者厚。春綱者薄。釋牛之角直而澤。老牛之角絛而昔。鄭司農云。絛。讀爲捻縛之捻。者分之。凡相角。秋綱者厚。春綱者薄者。此明角宜用厚。故前注云取角以秋。賈疏云。上文已言幹訖。錯也。玄謂昔讀〔疏〕至此更宜相角厚。謂角厚肉少。薄謂角薄肉多。云稗牛之角直而澤。老牛之角絛而昔者。說文履錯然之錯。〔疏〕凡相角。秋綱者厚。春綱者薄者。此明角宜用厚。故前注云取角以秋。賈疏云。上文已言幹訖。禾部云。稗。幼禾也。案稗義本爲幼禾。引申之。凡幼少通謂之稗。方言云。稗。小也。賈疏云。直而澤。謂角直而潤澤。絛。謂錯。謂理麤錯不潤澤也。詒讓案。角宜用稗牛。故下云瘠牛之角無澤。明以有澤爲貴也。昔亦卽無澤二文相對。詳後。注。鄭司農云。絛。讀爲捻縛之捻者。縛。舊本作縛。非。今據宋本及釋文正。釋文云。絛。劉徒展反。許慎尙展反。角絛。絛之意。孔廣森云。揚子太玄。更。次二曰。時七時九。軫轉其道。捻縛。疑卽軫轉字。軫轉

又卽輾轉之音變也。段玉裁云。方言曰。珍。戾也。說文糸部云。珍。轉也。淮南高注曰。珍。轉也。珍與珍。皆纏絞之意。江永云。珍與直對。謂辟戾不直也。案孔段江說是也。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。珍。轉也。又云。珍。轉也。孟子告子篇。珍兄之臂。趙注云。珍。戾也。廣雅釋詁云。珍。斂也。又釋訓云。軫。轉戾也。珍。轉也。珍。轉也。並聲近義通。淮南原道訓。扶搖挾抱羊角而上。珍。本經訓作珍。正羊角轉戾之形。高釋爲了戾。酉陽雜俎說野牛角長也。與此記牛角珍義亦正合。可以互證。云昔讀爲交錯之錯。謂牛角柄理錯也者。阮元云。柄。說文角部作牝。角焉。其狀如馬。一角有錯。郭注云。言角有甲錯。理錯與甲錯。義亦略同。云玄謂昔讀履錯然之錯者。履錯然。易離初九爻辭。釋文云。李云。鄭且各反。段玉裁云。蓋譌同鼓之鼓。李必據周易注言之。案段說是也。易釋文履錯載鄭音七各反。與李音同。江永云。昔似與澤對。謂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。昔有久意。若昔酒是也。俞樾云。昔字不必改讀。古昔腊同字。說文日部。昔。乾肉也。珍而昔者。珍而乾也。廣雅釋詁。燂。乾也。燂。即昔之俗字。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。與此同義。案江俞並讀昔如字。是也。下言相膠。昔也者。深瑕而澤。角昔則無澤。膠昔仍有澤。二者正相反也。疾疾險中。牛有久病。〔疏〕疾疾險中者。爾雅釋

注云。險者。謂汗薄。此險中亦謂角中汗陷而不實也。洪頤煊云。險當作儉。古字通用。險謂瘞省也。案洪說亦通。

注云。牛有久病。則角裏傷者。說文疒部云。疒。熱病也。引申爲凡病之稱。賈疏云。以疾爲久病。故云牛有久病。

傷。傷也。中卽裏。謂角裏傷也。案鄭意蓋謂角中瘡。瘡。牛之角無澤。少潤。〔疏〕注云。少潤氣者。說文水部云。澤。光

傷。則險而不平。實非誣險爲傷也。賈說失其指。瘡。牛之角無澤。氣。〔疏〕潤也。謂牛瘡瘻血少。角無光潤之氣也。

也。角欲青白而豐末。大〔疏〕角欲青白而豐末者。末謂角端。端豐則力強而氣盛。賈疏云。夫角之本。蹙

於割而休於氣。是故柔柔。故欲其執也。白也者。執之徵也。蹙。近也。休。讀爲煦。鄭司農云。欲〔疏〕夫角

蹙於割而休於氣。是故柔者。蹙。葉鈔本釋文作戚。案總敘戚數字亦作戚。段玉裁云。蹙俗字。割。釋文云。本又作

臄。莊述祖云。說文。臄。頭體也。从匕。匕。相比者也。尪象髮。凶象臄形。玉篇。臄。或作臄。亦作臄。攷工記作

臄。於六書無所取義。但相傳以爲古文奇字。而不敢易。不知臄从匕。從臄。臄卽古文凶字。字作。是古文臄當作。故隸譌作割。或作留耳。案莊說是也。以字形推之。蓋尪凶變爲兩止。移匕於右。又到其形。遂變成刀。隸古譌變。

臄。於六書無所取義。但相傳以爲古文奇字。而不敢易。不知臄从匕。從臄。臄卽古文凶字。字作。是古文臄當作。故隸譌作割。或作留耳。案莊說是也。以字形推之。蓋尪凶變爲兩止。移匕於右。又到其形。遂變成刀。隸古譌變。

往往如是。墨子雜守上篇云。寇至。先殺牛羊雞狗鳥鴈。收其皮革筋角脂鬪羽皆剝之。鬪亦即鬪字之譌變。與此經訓字同。注云。聲近也者。聲亦當作威。小爾雅廣詁云。威。近也。云休謹爲煦者。段玉裁云。聲類同也。說文云。

煦。蒸也。玉藻頤實陽休。亦讀煦。案段說是也。左昭三年傳。民人痛疾。而或煖休之。釋文。休。虛喻反。亦讀爲煦。樂記注云。氣曰煦。謂角本近腦。腦氣易蒸及之。故多柔韌。賈疏謂得和煦之氣。未得其義。鄭司農云。欲其形

之自由反以爲弓者。執與上射遠用執之執同。故亦以自由爲訓也。云玄謂色白則執者。賈疏云。角色白者。即執之徵驗也。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。故欲其

堅也青也者。堅之徵也。故書畏或作威。杜子春云。當爲威。威謂弓淵。角〔疏〕夫角之中。恆當弓之畏者。凡角

接附。一端接籥。大射儀謂之左右隈。角互隈閒。則角之中。即隈之中也。云畏也者必橈。橈故欲其堅也者。弓張弛引釋。隈角常隨之橈曲。故欲角堅強。則雖橈曲而不傷其力也。注云。故書畏或作威。杜子春云。當爲威者。段玉裁

云。爲當作從。徐養原云。威與畏古字本通。咎繇謨。天明畏。馬本作威是也。故子春從威。鄭君從畏。並訓弓淵也。云威謂弓淵。角之中央。與淵相當者。釋名釋兵云。弓。其末曰籥。中央曰附。籥附之閒曰淵。淵。宛也。言宛曲也。

云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者。賈疏云。按僖三十五年。秋。秦兵伐郿。秦人過析隈。鄭以爲入隈。段玉裁云。杜從威。鄭從畏。而謹如隈。其訓則一。鄭意畏即大射儀之隈字。大射儀曰。執弓。以袂順左右隈。上再下豐。注。隈。

弓淵也。後注云。角長者當弓之隈。則徑易爲隈字矣。阮元云。此讀如當作讀爲。案段阮說是也。說文自部云。隈。水曲隈也。引申之。弓曲亦曰隈。又說文角部云。隈。角曲中也。弓曲中曰隈。與角曲中曰隈。二者恆相傳。故聲亦略

同。夫角之末遠於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脛脛。故欲其柔也。豐末也者。柔之徵也。末之大者。剗〔疏〕夫

之末。遠於剗。而不休於氣。是故脛脛。脛。故欲其柔也者。說文肉部云。脛。小稟易斷也。賈疏云。此說角欲豐末之意。注云末之大者。剗氣及煦之者。牛氣盛。則末雖去剗遠。猶及煦之。故以豐末爲柔之證驗。角長二

尺有五寸。三色不失理。謂之牛戴牛。三色。本白。中青。末豐。鄭〔疏〕角長二尺有五寸者。言極長也。角

貴也。注云三色。本白。中青。末豐者。末豐非色。亦言色者。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。深瑕而澤紵而

搏廉。搏。圍也。廉。〔疏〕凡相膠。欲朱色而青者。朱。純赤也。詳鍾氏疏。賈疏云。上已相幹角。次及相膠。此云瑕嚴利也。欲朱色。按下鹿膠青白以下。惟牛膠火赤。自餘非純赤。則牛膠為善矣。案鄭賈並讀昔為

錯。與上老牛之角幹而昔同。今以文義審之。亦當讀如字。蓋膠以乾昔為貴也。史記田敬仲世家。淳于髡曰。弓膠昔幹。所以為合也。集解引徐廣云。一作乾。索隱云昔。久舊也。依徐引別本。則昔幹亦即昔乾。可證此膠欲昔之義。

案隱又謂彼昔幹。即此上文之析幹。則非也。云昔也者。深瑕而澤紵而搏廉者。賈疏云。紵謂有紵理。案賈釋紵與上相角章同。是也。但相角欲其滑澤。不欲多理。膠則尚燥勁。故以瑕深文紵為佳。與角正相反也。注云搏。圍也者。矢人注同。云廉。瑕嚴利也者。段玉裁謂瑕嚴利也四字句。是也。賈疏謂廉瑕並是嚴

利之狀。非。廉與與人義略同。廣雅釋詁云。瑕。裂也。謂膠裂痕有廉峻利也。鹿膠青白。馬膠赤白。牛膠

火赤。鼠膠黑。魚膠餌。犀膠黃。皆謂煮用其皮。或用〔疏〕鹿膠青白。馬膠赤白者。唐石經初刻。赤誤黑。磨改作

加青為碧。以赤加白為紅。是鹿膠色碧。馬膠色紅也。云牛膠火赤者。謂純赤如火也。注云皆謂煮用其皮。或用角者。說文肉部云。膠。昵也。作之以皮。案用皮謂馬鼠。用角謂鹿牛犀也。魚膠用膠。鄭不言者。文略。云餌。色如

餌者。說文糶部云。糶。粉餅也。餌。即糶之或體。詳籩人疏。餌之色蓋白而微黃。魚膠之色似之則佳也。列女傳辯通篇。晉弓工妻說造弓曰。糊以河魚之膠。是弓用魚膠之證。凡昵之類不能方。鄭司農

膠善戾。故書昵。或作機。杜子春云。機。讀為不義不昵之昵。或為翻。翻。黏也。玄謂機脂膏臚敗之臚。臚亦黏也。〔疏〕也。梓人注云。方。猶等也。國策趙策云。膠漆至黏也。蓋凡物結力之大。以諸膠為最。而色佳者則尤固。官昵物之類。不能比方之也。注。鄭司農云。謂膠善戾者。段玉裁云。戾當作麗。聲之誤也。凡附麗之物。莫善於膠。云故書昵。或作機。杜子春云。機。讀為不義不昵之昵者。不

義不昵。隱元年左傳文。今左傳昵作暱。案說文日部云。暱。日近也。重文昵。暱或从尼。引申為黏固不釋之義。段玉裁云。杜讀機為昵者。昵。暱之或字。說聲匿聲。古音同在之哈部。云或為翻。翻。黏也者。段玉裁云。謂故書機

或為翻。翻者黏之借字。日聲。刃聲。與暱雙聲也。詒讓案。說文黍部云。翻。黏也。从黍。日聲。春秋傳曰。不義不翻。重文翻。翻。或从刃。又黏。相著也。據許所引。是左傳或本亦作翻也。云玄謂機脂膏臚敗之臚。臚亦黏也者。

釋文引呂忱云。臚。膏敗也。賈疏云。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臚。臚亦黏也。段玉裁云。鄭君徑從臚。云機者脂膏臚敗之同部假借字。臚。說文作殖。字林作臚。釋名作臚。他書又作滋。臚亦訓黏。經作機。自可不必易為暱也。徐養

敗之同部假借字。臚。說文作殖。字林作臚。釋名作臚。他書又作滋。臚亦訓黏。經作機。自可不必易為暱也。徐養

厚云。禹貢。徐州厥土赤埴。釋文。埴。鄭作哉。音織。說文土部。埴。黏土也。又少部。埴。脂膏久埴也。又木部。有織字。訓杙。非此義。臚字說文不載。此注機當作哉。臚或作埴。廣雅釋器。臚。臚也。此與埴敗同義。臚字亦不見於說文。唯儀禮鄉射記有之。大約翻載埴埴四字。爲正。呢機別字也。臚臚俗字也。案徐說是也。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。小簡而長大結而澤。則其

爲獸必剝以爲弓。則豈異於其獸。剝。疾也。鄭司農云。簡。讀爲攔然登陣。凡相筋者。此又明相筋之法。之攔。玄謂讀如簡札之簡。謂筋條也。筋。謂牛馬及麋鹿之筋。後有

牛筋麋筋。意林引尸子云。弓人務筋。則知牛長少。列女傳辯通篇。晉弓工妻說造弓云。纏以荆藥之筋。云欲小簡而長。大結而澤者。筋之小者。欲其成條。而長。大者。欲其搏結而色有潤澤。乃爲良也。云以爲弓。則豈異於其獸者。而

賈疏云。言此筋之獸剝疾。爲弓亦剝疾。注云。剝。疾也者。剝卽慄之借字。說文心部云。慄。疾也。亦通作慄。後漢書班固傳。倚儵狡。李注云。儵狡。獸之輕捷者。鄭司農云。簡讀爲攔然登陣之攔者。攔然登陣。左昭十八年傳文。

杜注云。攔然。勁憤貌。段玉裁云。大鄭讀爲春秋傳之攔然者。易具字。謂筋休於氣。狀攔然也。云。玄謂讀如簡札之簡。謂筋條也者。段玉裁云。鄭君讀如簡札。謂其音同。簡之言莖也。故釋以筋條。筋欲敵之敵。

鄭司農云。〔疏〕注。鄭司農云。嗜之當執者。賈疏云。筋之推打嗜。欲得勞敵。詒讓案。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。嗜之當執。〔疏〕注。凡推打筋謂之嗜。蓋漢人常語。淮南子主術訓云。擊者可令嗜筋。嗜卽嗜之誤。嗜字亦

作嗜。故誤爲嗜。易林蒙之難云。擊敵摧筋。摧亦漆欲測。鄭司農云。測。讀爲惻隱之惻。玄。漆欲測者。以

嚙之誤。後文云引筋欲盡。故治筋宜推打勞敵也。漆欲測。謂測讀如測度之測。測猶清也。〔疏〕下又明相漆絲

之法。注。鄭司農云。測讀爲惻隱之惻者。惻隱見孟子公孫丑篇。釋文云。隱本或作憫。同。案憫卽隱之俗。然先

鄭此讀。未詳其義。云玄謂測讀如測度之測。測猶清也者。此引申之義也。段玉裁云。讀如測度者。其音同而義在焉。

又申之曰。測猶清也。案說文云。測。深所至也。故度深淺曰測。漆清如可度然。故曰測。測不訓清。而此經之測。謂漆清也。故曰猶清。案段說是也。孔廣森據爾雅釋言。深。測也。謂測當訓深。亦通。絲欲沈。如

水中時。〔疏〕注云。如在水中時色者。賈疏云。言絲欲沈。則據得此六材之全。然後可以爲良。全。無瑕病。〔疏〕

注云。全無瑕病者。說文玉部云。全。完也。賈疏云。幹角膠筋漆絲六材。皆令善而無瑕病。然後爲善也。云良。善也者。玉府注同。凡爲弓。冬析幹而春液角。夏治筋。秋合三材。

三材。膠、絲、漆。鄭〔疏〕凡爲弓。冬析幹而春液角者。前注云。取幹以冬。取角以秋。蓋於初冬取幹。至盛寒而司農云。液。讀爲醴。〔疏〕副析之。角則秋取。至三年春乃醴治之。以幹貴乾昔。角則宜和煦。乃易治而無變也。江永云。冬析幹。當兼伐木言之。伐木宜於冬時。謂其津液下流。體質堅實。一立春。則津液上行。其材濡與。且易生蠹。案江說亦足備一義。云秋合三材者。賈疏云。言秋合三材。膠漆絲。則幹角筋須三材乃合。則秋是作弓之時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。注云三材。膠絲漆者。賈疏云。以經既言幹角及筋。六材之中。惟少膠漆絲。故知三材謂此也。月令孔疏云。秋時陰陽氣調。合膠漆絲之三材。角在內面。筋在外。幹在中。案賈孔說是也。知三材不卽謂幹角筋者。以經言合。則是以膠絲漆合之。若然。則是合六材。今止云三材者。以上文已見幹角筋。是不煩複舉。而膠漆絲則未見。故知義然也。鄭司農云。液。讀爲醴者。段玉裁云。夜聲、羣聲。古音同在魚庚模部。易液爲醴酒之醴者。重粹治之也。或曰。史記多用醴爲釋。釋者解也。謂解析角。劉沈醴音釋。此非鄭意。案段說是也。說文水部云。液。澁也。於義無取。下文云故角三泔而幹再液。又云厚其液。後鄭亦以醴治釋之。且彼文以液幹申斷木必茶之義。則當爲醴治無疑。雲云解析。則不尙有再三。又不當言厚。劉沈讀於經注並不可通。寒奠體。奠。讀爲定。至冬膠堅。〔疏〕寒月令孔疏云。春時先浸液其角。豫和濡。此讀液如字。亦非二鄭義。寒奠體。內之槩中。定往來體。〔疏〕寒體者。對下冰爲文。蓋謂初冬微寒之時也。月令注引此作冬定體。蓋鄭以義改之。注云奠。讀爲定者。司市注同。云至冬膠堅。內之槩中。定往來體者。說文木部云。檄。柄也。柄所以輔弓弩也。詩小雅角弓毛傳云。槩。弓匣也。既夕記有秘注云。秘。弓槩。弛則縛之於弓裏。備損傷。以竹爲之。荀子性惡篇云。繁弱鉅黍。古之良弓也。然而不得排槩。則不能自正。楊注云。棋檄。輔正弓弩之器。說苑建本篇又作排槩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。夫工人張弓也。伏槩三旬而蹈弦。一曰。犯機。又外儲說右云。榜槩者。所以矯不直也。淮南子脩務訓云。弓待檄而後能調。高注云。檄。矯弓之材。又說山訓云。檄。擲不正而可以正弓。注云。檄。弓之掩牀。讀曰槩。槩檄並與檄同。賈疏云。槩謂弓櫃。定往來體。則六弓往來體多少者是也。冰析澆。大寒中。下於槩。〔疏〕冰析澆者。轉人先鄭注云。澆。謂漆沂鄂。案析澆之義。鄭注未時。竊疑秋時弓已髹漆訖。至寒而入槩。則弓體不復動。漆澆亦凝結而無痕。至大寒時。乃下弓於槩。而數張弛之。使漆之當隈曲處。微有瑕釁。以視其漆之厚薄。且極寒之時。物皆剛脆易垢落。若此時漆澆分析而不至垢落。則漆之和翻。又可知矣。注云太寒中。下於槩中。復內之者。賈疏云。十二月小寒節。大寒中。是冰盛之時。故以大寒解冰也。下於槩中。復內之。謂復如上寒奠體內之於槩中相似。詒讓案。弓在槩。則體無張弛。而漆澆不至分析。故必

下之。變動其體。而後可析瀆。復慮在繫未久。冬析幹則易。理滑〔疏〕注云。理滑致者。毛詩小雅甫田傳云。易其體未定。又至次年春。方被弦。故仍內之。

幹治之善。則理自平滑而密致也。江永云。易者。言其易泔無濡與生蠹諸病。春液角則合。合。讀。〔疏〕注云。合讀為洽者。以與下文秋合三材則合義復云。易者。言其易泔無濡與生蠹諸病。春液角則合。為洽。故依聲類破為洽。說文水部云。洽。霑也。段玉

裁云。此猶士虞禮古文詒為合也。洽者。和柔之意。夏洽筋則不煩。煩。亂。〔疏〕注云。煩亂者。淮南子精神訓高注云。案亂謂筋紛粗而相耳結也。秋合三材則合。合。讀。〔疏〕注云。秋是作弓之時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。注云。合也。洽者。和柔之意。

也。〔疏〕秋合三材則合者。賈疏云。幹角筋。須膠漆絲三材乃合。秋是作弓之時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。注云。合也。洽者。和柔之意。夏洽筋則不煩。煩。亂。〔疏〕注云。煩亂者。淮南子精神訓高注云。案亂謂筋紛粗而相耳結也。秋合三材則合。合。讀。〔疏〕注云。秋是作弓之時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。注云。合也。洽者。和柔之意。

寒奠體則張不流。流。猶。〔疏〕寒奠體。則張不流者。說文弓部云。張。施弓弦也。賈疏云。體既定後。用時雖張移也。〔疏〕不流移。謂不失往來之體也。注云。流。猶移也者。此亦引申之義。中庸注同。言

弓體移動也。冰析瀆則審環。審。猶。〔疏〕冰析瀆則審環者。賈疏云。納之繫中。析其漆瀆。其漆之瀆環。則定後不鼓角瀆如環。然車轉無角。而轉人云良轉環瀆。則筋膠諸瀆。亦得如環。此審環。亦當通駘弓體諸材漆瀆皆審察之。蓋

施漆之應法與否。專視環文以辨其優劣也。此審環亦在下繫析瀆時。賈謂納繫而後瀆定。似非。注云。審。猶定也者。亦引申之義。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云。審。定也。此亦謂審察而定其善否。即辨後文大和無瀆三節之義。賈以不鼓動釋定。似非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。非歲乃〔疏〕注云。非

用者。言為弓。自前年冬始析幹。至次年春液角。夏治筋。秋合三材。冬則奠體析瀆。析幹必倫。順其理。〔疏〕注云。順其理也者。禮器注云。倫之言順也。又學記注云。倫。理也。此理謂幹之脈理。吳兢貞觀政要云。唐太宗得良

弓。以示弓工。工曰。木心不正。則脈理皆邪。弓雖剛勁。而遺箭不直。非良弓也。即此析幹必倫之義。析角無邪。亦正。〔疏〕注云。亦正之者。謂亦如斲目必茶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讀為舒。斲目必茶者。說文斤部云。斲。斫

不可盡去。盡去則有缺陷。非他物所能填補。故遇目處。徐徐斲之。令其平正。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。而其餘目。仍欲留之。使無缺陷填補之病也。注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讀為舒者。丁晏云。後寬緩以茶。注云。茶。讀為舒。玉藻注。

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六 八

茶。讀爲舒遲之舒。荀子大略篇。諸侯御茶。注。茶。古舒字。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。荆茶是徵。素隱曰。茶音舒。云舒。徐也者。毛詩周南野有死靡傳文。云目。幹節目者。賈疏云。按禮記學記云。善問者如攻堅木。先其易者。後其節目。是斷目。斷目不茶。則及其大脩也。筋代之受病。久也。猶〔疏〕者。賈疏云。以筋在弓。皆與幹爲力。必徐之義也。

今弓幹有節目。則用力不得其所。故筋代幹受病。以爲偏用力故也。注云脩。猶久也者。小爾雅廣言云。脩。長也。引申爲長久之義。言用久則其受病見也。夫目也者必強。強者在內而摩

其筋。夫筋之所由斃。恆由此作。摩。猶隱也。故書筋或作薊。鄭司農云。當爲〔疏〕。夫筋之所由斃。恆由此作者。由也。胥注云。作。起也。注云摩。猶隱也者。亦引申之義。易繫辭上傳。剛柔相摩。釋文引京房云。摩。相磴切也。莊子齊物論釋文云。隱。馮也。鄭意幹之節目強。而在筋內。與筋相依倚。摩切也。云故書筋或作薊。鄭司農云。當爲筋者。段玉裁云。此雙聲之誤。徐養原云。亦字之誤。案徐說是也。筋。俗書或作筋。故誤爲薊也。云斃。讀爲車斃之斃者。車斃見巾車注。段玉裁云。此讀爲乃讀如之誤。謂其音同。不取其義也。云玄謂斃。絕起也者。謂幹目強。摩切筋而絕其理。則不與幹相附而敲起。賈疏云。由絕起則廉斃然也。案依賈說。則斃亦謂筋理絕起有廉棧。斃。雜記作棧。注釋爲龜甲邊緣。廉棧與邊緣義亦相近也。故角三液而幹再液。重

治之。使〔疏〕液再液。皆謂液非一次。即所謂茶也。注云重醱治之。使相稱者。段玉裁云。重醱者。重釋也。相稱。〔疏〕液再液。皆謂液非一次。即所謂茶也。注云重醱治之。使相稱者。段玉裁云。重醱者。重釋也。說文醱字祇作釋。此鄭君用大鄭液讀爲醱之說。厚其帑。則木堅。薄其帑。則需。謂不充滿。鄭司農云。帑。論讓案。相稱者。重醱。使勻致。與角相稱也。厚其帑。則木堅。薄其帑。則需。謂不充滿。鄭司農云。帑。謂弓中

〔疏〕厚其帑。則木堅。薄其帑。則需者。此明弓幹必有裨。不可太堅剛。亦不可太與弱。以明裨之必欲節也。需。段玉裁校改作與。云。與。釋文。人克反。今經注釋文皆譌需。此等皆唐以後轉寫譌亂。惟車人反棘

注。與者在外。釋文獨不誤。案段說是也。與需二字。聲義並異。詳鮑人疏。注云需。謂不充滿者。需。亦當作與。不充滿。謂縮減也。大玄經與云。見難而縮。范注云。與而自縮。故謂之與。又廣雅釋詁云。縲。縮也。與。縲聲義亦同。此經需與堅文相對。堅謂堅強。需亦即謂柔與。然柔與則帑。必不能充幹。故鄭以不充滿爲釋也。鄭司農云。帑

爲需有衣絮之絮者。釋文云。需。本亦作需。絮。本亦作絮。周易作柳。案需即俗需字。詳司服疏。絮。段玉裁改

需。亦即謂柔與。然柔與則帑。必不能充幹。故鄭以不充滿爲釋也。鄭司農云。帑

爲需有衣絮之絮者。釋文云。需。本亦作需。絮。本亦作絮。周易作柳。案需即俗需字。詳司服疏。絮。段玉裁改

爲需有衣絮之絮者。釋文云。需。本亦作需。絮。本亦作絮。周易作柳。案需即俗需字。詳司服疏。絮。段玉裁改

爲需有衣絮之絮者。釋文云。需。本亦作需。絮。本亦作絮。周易作柳。案需即俗需字。詳司服疏。絮。段玉裁改

爲絮。云。依釋文。女居反。則絮乃絮之字誤。羅氏注云。縑有衣絮。釋文。絮。女居反。又說文絮字下引易需有衣絮。可以證此絮字之誤。此讀爲乃讀如之誤。絮絮皆非弓禱正字。其音義相同耳。注不言絮謂弓中禱。則知非易字也。案段校與羅氏釋文合。是也。說文中部云。絮。巾絮也。一曰幣巾。糸部云。絮。絮縑也。一曰散絮也。弓禱與巾絮義別。而用小灌木。以織纏約。著之臂閒。則與絮束殘骸兩義並相近。故先鄭譚從之。先鄭及許君並從京氏易作絮。互詳羅氏疏。云。絮。謂弓中禱者。葉鈔釋文。禱作陣。字通。說文衣部云。禱。接益也。弓中卽當挺臂。在兩隈之閒。於弓幹爲正中。較之兩隈須微強。故於幹閒別以薄木副益之。賈疏云。造弓之法。弓幹雖用整木。仍於幹上禱之。乃得調適。

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絮。節。猶多也。〔疏〕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絮者。江永云。厚其液。卽上文幹再液也。注云厚。猶多也。節。猶適也者。亦皆引申之義。呂氏春秋稽本篇高注云。厚。多也。又情欲篇注云。節。適也。約之不皆約。疏數必侷。不皆約。則弓絮。侷。猶均也。〔疏〕

約之不皆約者。此絮上。明幹與絮相附。則皆約之。外此則不皆約也。賈疏云。約謂以絲膠橫纏之。今之弓猶然。不皆約。謂不次比爲之。云疏數必侷者。此謂弓絮之外。凡有約者。皆疏數均適。不相比次也。賈疏云。約之多少。須

稀疏必均也。注云不皆約。纏之纏不相次也者。說文糸部云。約。纏束也。絮。生絲纏也。凡弓皆以生絲纏約之。若弓兩末亦有纏約。謂之緣是也。但雖約之。而疏數均調。不相密次。故云纏之纏不相次也。云皆約則弓絮者。謂弓

自有皆約之處。卽上文之弓絮。全體唯此爲然。餘則否也。弓絮別以薄木禱附挺臂。故必約纏相次。而後能與幹密合。又引釋時。挺臂之變動較隈篇爲少。故皆約。不至傷其剝校之勢也。云侷。猶均也者。後注云。侷。猶等也。均。亦齊等之

意。斲擊必中。膠之必均。擊之言致也。〔疏〕注云擊之言致也者。函人云。凡甲鍛不擊則不堅。後鄭彼注同。之。云中猶均也者。中均同義。文相變耳。斲擊不中。膠之不均。則及其大脩也。角代之受病。夫懷膠於內而

摩其角。夫角之所由挫。恆由此作。角蹴折也。〔疏〕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者。此亦申上文摩角。與前摩筋義同。雅釋詁云。挫。折也。言幹在內。與角相蹶。而角爲之折也。凡居角長者以次需。當弓之隈也。長短各〔疏〕凡居角。長者以次需者。需字亦當

稱其幹。短者居繡。爲奠。音人克反。釋文不爲作音。

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六 八三

則所見本已誤。房角。與前居幹義同。鄭鏐云。居。處也。處角之法。宜長短與弓相宜。長者宜在隈。短者宜在簫。需者弓之隈。惟曲之處則需矣。以角之長者處之。以助其力。使不甚弱。江永云。此需字與上同義。角長者居淵中。此句為下張本。下恆角而短。是當長而短也。恆角而達。是當短反長。案鄭江說是也。次。亦言相比次也。注云當弓之隈也者。弓隈句曲。奕於簫柎。故謂之奕。非隈一名奕也。云長短各稱其幹者。弓幹當隈長而兩簫短。房角之法。當長處角亦長。當短處角亦短。乃稱也。云短者房簫者。曲禮云。右手執簫。注云。簫。弭頭也。謂之簫。簫。邪也。孔疏云。簫。弓頭。頭稍刻差邪似簫。故謂為簫也。今謂弓頭為弭。弭。弭之言。亦相似也。賈疏云。簫謂兩頭。則長者自然在隈內可知。案賈孔並釋簫為弓頭者。即謂弓兩末。故下經又以簫為末。釋名釋兵云。弓。其末曰簫。言簫梢也。又謂之弭。以骨為之。骨弭弭也。字亦作彌。廣雅釋器云。彌。彈也。玉篇骨部云。彌。弓弭也。爾雅釋器云。弓。有緣者謂之弓。無緣者謂之弭。左僖二十三年孔疏引李巡云。骨飾兩頭曰弓。不以骨飾兩頭曰弭。孫炎云。緣。謂繳束而漆之。弭。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。案孫說是也。既夕記云。弓矢之新沽功。有弭飾焉。注云。弓無緣者謂之弭。弭以骨角為飾。此注說角短者居簫。即以角為弭飾也。凡弓簫皆以骨角為飾。骨角之外。更加繳束。謂之緣。其無緣者。欲取其滑澤。故不復繳束。蓋兵車所用之弓。故詩小雅采芣云。象弭魚服。毛傳云。象弭。弓反末也。所以解紛也。箋云。弭。弓反末也。以象骨為之。以助御者解紛。宜滑也。說文弓部云。弭。弓無緣。可以解紛者。是無緣之弓。弛而反之。其末可以解紛。有緣之弓。雖不可解紛。亦仍有骨角矣。李巡謂弭不以骨飾。與詩禮義尤不合。非也。互詳後疏。

恆角而短。是謂逆橈。引之則縱。釋之則不校。鄭司農云。恆。讀為髮。髮之纏。玄謂恆讀為瓶。禮義尤不合。非也。互詳後疏。

恆角而短。是謂逆橈。引之則縱。釋之則不校。鄭司農云。恆。讀為髮。髮之纏。玄謂恆讀為瓶。力。若欲反橈。然。校。疾也。〔疏〕恆角而短。是謂逆橈者。此明隈太弱之弊也。凡角傳弓之裏面。其長竟弓體。然弓既不用力放之。又不疾。〔疏〕之上制。長至六尺六寸。而角之長。以二尺五寸為極。勢不能以一角成一弓。故必合數角接續為之。然其接續節數。及長短之度。合縫之處。皆有定法。而不可易。以弓角之長。及經言房角諸文推之。一弓之角。蓋為五節。柎一節。兩隈各一節。上云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是也。兩簫各一節。兩隈之角。內端與柎角為合縫。外端與簫角為合縫。恆角而短者。謂角短不能達隈幹之盡處。勢必將長其簫角。揉曲之。以接於隈角。則簫強。而隈之力不足以自持。引之。則隈端之角將隨簫而起。凡弓隈句向內為順。今隈弱為簫強所牽。則句勢反趨外。是逆橈也。云引之則縱。釋之則不校者。說文弓部云。引。開弓也。又系部云。縱。緩也。隈之強而內句。所以為弓作勢。今引滿之時。既若反橈。則隈緩而無力。釋矢自不能疾矣。注。鄭司農云。縱。緩也。隈之強而內句。所以為弓作勢。今引滿之時。既若反橈。則隈緩而無力。釋矢自不能疾矣。注。鄭司農云。縱。緩也。隈之強而內句。所以為弓作勢。

字也。袞者。卽俗云督縫。說文。袞。背縫也。恆。古通用。詩天保。如月之恆。釋文本又作纒。案段說是也。纒亦訓竟。先鄭讀與後鄭異。而義則同。云玄謂恆讀爲恆。恆。竟也者。說文手部云。恆。引急也。非此義。此當爲恆。說文木部云。恆。竟也。重文巨。古文恆。漢書敘傳云。恆以年歲。顏注引如淳云。恆音巨竟之巨。是其例也。後鄭以先鄭讀爲纒。非其正字。故易其讀而并釋其義。段玉裁云。鄭君則易爲恆訓竟。見說文木部。詩。巨之桓桓。字作巨。方言。纒。竟也。字作纒。古同音通用。案段引毛詩。據孔疏引崔氏集注本也。孔本巨作恆。與此經正同。云竟其角。而短于淵幹。引之。角縱不用力。若欲反撓然者。阮元云。子。當作於。案阮校是也。竟其角。謂以角傳於幹裏。必長與兩淵等。而後弓引滿時。角足以助兩淵之勁。今短於兩淵。則引弓時淵曲無角之助。其力不助。恆角而若反撓矣。云校。疾也者。廬人注同。云既不用力。放之。又不疾者。引之來既無力。縱之去。又不疾也。恆角而達。辟如終繼。非弓之利也。達謂長於淵幹。若達於簫頭。繼。弓秘。角過淵接。則送矢不疾〔疏〕恆角而達。辟如石經及嘉靖本並作辟。宋余仁仲本、明汪道昆本。並作辟。與釋文合。今從之。辟辭字通。宰夫注亦作辟。則經不作譬明矣。說文言部云。譬。諭也。墨子小取篇云。辟也者。舉他物而以明之也。戴震云。秘。以竹爲之。弓弛。則繼之於弓裏。張。則去之。角長過淵接。引弦送矢。俱不利。故曰辟如終繼。又曰引如終繼。詒讓案。此明隈太強之弊也。隈。與簫用力各異。故角亦分爲二節。其隈簫相湊處。卽角之合縫處。今隈角過長。外與簫連。則其引之時。隈力與簫相牽而張。不便。若常繫於繫矣。注云達。謂長於淵幹。若達於簫頭者。釋名釋言語云。達。徹也。凡居角。兩淵各以一長角。兩簫各以一短角。今淵幹角長侵簫。或直達於簫頭。與簫角爲一。是所謂達也。云繼。弓秘者。說文系部云。繼。系也。秘。卽前注所云弓繫。毛詩秦風小戎竹閉。傳詁閉爲繼。與此注以秘詁繼同。又小雅角弓傳云。不善繼繫巧凡。則翩然而反。繼字又作權。荀子非相篇云。接人則用推。楊注云。推當爲權。權者。繫權也。正弓弩之器也。既夕記云。弓有秘。注云。秘。弓繫。今文秘作柴。案。繼。推權。秘閉秘柴。並擊近字通。秘爲弓繫。以繩縛繫弓於繫則曰繼。詩角弓孔疏云。竹閉謂之繫。繼卽緹膝也。案孔所釋最析。蓋繼非弓繫之名。鄭因經言終繼。明其指繼於弓秘。故云繼弓秘耳。下注云若見繼於秘。則繼非卽秘之正名審矣。云角過淵接。則送矢不疾。若見繼於秘矣者。淵接卽下注之接中。謂隈與簫接湊處。凡弓之引繼。其機勢在簫隈之間。若簫隈角相連。則其引繼之勢不靈。故送矢自不疾也。云弓有秘者。爲發弦時備頓傷者。戴震云。發弦。謂解去弦。案戴說是也。既夕注說秘云。弛則縛之於弓裏。備損傷。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。頓。損也。注義與既夕注同。引詩云竹秘緹膝者。秦風小戎文。秘。

老詩作閉。傳云。閉繼。緹繩。膝約也。既夕記注引毛詩又作秘字。並同。釋文云。膝。本又作縶。案縶即膝之俗。今夫菱解中有變焉。故校。鄭司農云。菱。讀為激發

讀為絞而婉之絞。玄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為發之發。菱解。謂接中也。變。謂籥臂用力異。校。疾也。〔疏〕今夫菱解中有變焉。故校者。明弓引繼之勢在籥隈之間也。菱。讀為激發

弓籥角接之處。有變者。即異也。謂弓籥與臂用力異。詒讓案。此反復論弓力校刺之所由。以申恆角而達則不利用之義。注云。鄭司農云。菱。讀為激發之激者。段玉裁云。讀為激。當作讓如激。此擬其音。非易其字。故下文仍云

菱謂弓繫也。激之古音如交。云菱謂弓繫也者。謂弓繫解下其中有變動也。然弓繫稱菱。於古無徵。故後鄭不從。云段。謂為絞而婉之絞者。廬人注同。先鄭蓋亦取切疾之義。與後鄭訓疾義略同。云玄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為發之發

者。輸入注云。人歷近足者細於股。謂之股。即此義。弓臂兩端。與籥相接處。微細。故取發以為名。鄉射記。弓二寸以為侯中。注云。正二寸股中之博也。是鄭意股廣二寸。若然。弓臂大於股。殆不止二寸與。段玉裁云。亦謂同音。

股與股相接。隈與籥相接。則義亦同也。云菱解。謂接中也者。謂籥與長相接之縫隙。戴震云。前云居角長短各稱其幹。短者居籥。然則角長至淵幹。與居籥之短者相接。所謂淵接。是謂菱解中也。案戴說是也。賈鄉射記疏謂發即弓

附把中側骨之處。疑誤。云變謂籥臂。用力異者。釋文云。臂本或作辟。賈疏云。異者。引之則臂中用力。放矢則籥用力。詒讓案。廬人先鄭注云。變隨人身便利。弓接中亦隨弛張而動。故謂之變。弓隈弓把。通謂之臂。與弩臂異。

凡弓籥直而外向。臂繞而內向。是用力異也。云校。疾也者。廬人及前注並同。於挺臂中有柎焉。故剽。鄭司農云。剽。讀為湖深聚之深。〔疏〕於挺臂焉。故剽者。賈疏云。直臂中。正謂弓把處有柎者。謂角弓於把處兩畔有側骨。骨堅強。所以與弓為力。故剽疾也。

注云挺。直也者。漢書蓋寬饒傳顏注云。挺然。直貌。弓隈把雖通謂之臂。然兩隈皆句曲。惟當把處挺直。故謂之挺臂。猶少牢饋食禮說牲體脊為三節。以中節直者為挺脊也。云柎。側骨者。柎與附同。大射儀。司射執弓挾乘矢于

弓外。見鐵于附。注云。附。弓把也。曲禮云。左手承附。注云。附。把中。少儀作執附。釋名釋兵云。弓中央曰附。附。撫也。人所持撫也。附為弓之柄。故廣雅釋器云。附。柄也。說文刀部云。制。刀握也。玉篇刀部云。制。附同。

則附正字當作制。刀握者。即少儀之制。說文取部云。奔持弩附。附與柎亦同。蓋刀制弓弩之把。同有此稱。柎亦謂之質。公羊定八年傳。弓繡質。何注云。質。柎也。又既夕記。弓設依捷焉。注云。捷。附側矢道也。賈彼疏云。所以捷矢令出。生時以骨為之附側。詒讓案。挺臂當幹之中。柎內既以薄木為柎。其勢兩側。又以

謂之質。公羊定八年傳。弓繡質。何注云。質。柎也。又既夕記。弓設依捷焉。注云。捷。附側矢道也。賈彼疏云。所以捷矢令出。生時以骨為之附側。詒讓案。挺臂當幹之中。柎內既以薄木為柎。其勢兩側。又以

骨附貼之。櫛爲骨餘之通名。而助其剝疾者。則在側骨。故注釋櫛爲側骨。卽所謂鑿也。云剝。亦疾也者。前注周。鄭司農云。剝。謂爲湖漂絮之漂者。段玉裁云。此謂爲蓋當作諍如。擬其音也。湖漂絮。卽莊周書之泝澀統。說文水部云。漱於水中繫絮也。竹部曰。落。撤絮實也。系部曰。紙。絮一落也。然則其事蓋以亂絮於水中漂擊之。以落藉之。令更成絮。卽蔡倫造紙之先聲。韓信釣於城下。諸母漂是也。湖漂絮者。湖中漂絮。時有此語。恆角而遠。引如終繼。非弓之利也。重明達角之不利。變〔疏〕注云重明達角之不利者。弓之利矣。在於發矢校剝。若引之。則不能校剝。而失弓之利矣。故重言以申明之。云變辟言引。字之誤者。辟。舊本作譬。余本汪本作辟。與釋文合。今從之。鄭意重述。上文。不宜易辟爲引。故疑爲字誤。然變文見義。於例可通。殆非誤也。鄭說未然。橋幹欲孰於火而無羸。

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。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。然則居旱亦不動。居濕亦不動。羸。過執也。燂。炙爛也。不動者。謂弓〔疏〕橋幹欲孰於火而無羸。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者。此明治幹角筋膠之不可。故書燂或作朕。鄭司農云。字從燂。〔疏〕可不善也。賈疏云。不言漆絲者。用力少。故不言也。段玉裁云。釋文。播。劉氏枯老反。蓋劉本橋作橋。輪人注曰。以火橋之。劉苦老反。案段校是也。橋幹橋角皆用火。與輪人揉輻揉牙同。橋爲播擅字。播揉字當作矯。說文矢部云。矯。揉箭筈也。引申之。爲揉木角之稱。此經注作播橋。並矯之借字。云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者。盡謂引筋極申。無糾結。又恐其太過而絕其理。故欲無傷其力。云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者。鬻。鬻人鬻鹽之鬻同。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。火熱曰煮。煮卽鬻之或體。詳鹽入疏。注云羸。過執也者。廣雅釋詁云。羸。過也。謂揉幹過執。則傷其力。云燂。炙爛也者。段玉裁云。說文火部曰。燂。火熱也。燂之義與燂羸略同。皆謂太過。詒讓案。說文炎部云。燂。於湯中燂肉。此燂疑卽燂之借字。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。燂作燂燂。二形是也。肉於湯中燂之則爛。角以火炙太過亦爛。故通謂之燂。云不動者。謂弓也者。言合以爲弓體不變動也。云故書燂或作朕。鄭司農云。字從燂者。謂依字義當從燂爲正也。後文則莫能以速中。故書速作數。先鄭亦云字從速。是其例。段玉裁云。字字宜作當字。燂或作朕者。聲之誤。故司農從燂也。徐養原云。燂與朕形聲週別。無由致誤。朕疑當作燂。燂燂並徐鹽切。後鄭訓燂爲炙爛。與火熱之義相近。故從燂。案段徐說亦通。苟有賤工。必因角幹之濕。以爲之柔。善者在外。動者在內。雖善於外。必動於內。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。苟。偷也。漏

綱。謂接中。〔疏〕爲榫而發。必動於綱者。發亦當讀爲繼。謂枉戾也。詳前疏。注云綱接中者。猶前云莖解中也。但莖

戴震云。言因榫以致傷動者。其病必在角榫相接之處。弓而羽綱末應將發。羽綱爲屈。屈。緩也。接中動。則〔疏〕者。戴震云。接中既

傷動而緩綱。角幹皆隨之壞矣。注云羽讀爲屈。屈。緩也者。段玉裁云。此易其字。案經典屈無緩訓。未詳所出。云接中動。則緩。緩。籥應弦。則角幹將發者。言長榫相接處一動。則接縫寬緩。而力不相貫。籥應弦時。弓體之角

幹皆隨之而攢枉也。弓有六材焉。維幹強之。張如流水。無難易。〔疏〕維幹強之者。說文弓部云。彊。弓有力也。強即彊之

五材當依幹。而有以幹爲本。故指幹爲種。注云無難易也者。老子云。天之道。其猶張弓乎。高者抑之。下者舉之。此云張如流水。亦謂幹之調善。隨所抑舉。無偏強而難挽。偏弱而易挽之處。如流水之順也。維體防

之引之中參。體。謂內之於繫中定其體。防。深淺所止。〔疏〕於繫中。定其體者。謂弓之往來體也。注云體。謂內之

所止者。稻人云。以防止水。繫定弓體所止猶防止水。故云防也。賈疏云。若王弧之弓。往體寡。來體多。弛之乃有五寸。張之一尺五寸。夾庾之弓。往體多。來體寡者。弛之一尺五寸。張之得五寸。唐弓大弓。往來體若一者。弛之

一尺。張之亦一尺。是防之深淺所止。云謂體定張之。弦居一尺。引之。又二尺者。賈疏云。此據維角堂之欲宛

而無負弦引之如環。釋之無失體。如環。賈疏辟戾也。負弦則不如環。如環亦謂無難易。〔疏〕欲宛而無負弦者。宛同。言引之而角隨弓屈曲。其勢調順。不相辟戾也。云引之如環。釋之無失體。如環者。戴震云。既張弦引之。如

環。及其釋弦。無失體。亦如環也。注云負弦辟戾也者。負。與九章算術方程正負之負義同。戰國策秦策高注云。負。背也。又呂氏春秋處方篇注云。辟邪也。辟戾。謂角與弦邪背也。云負戾則不如環者。言角若與弦相戾。則引之

不能正圓如環也。云如環。亦謂無難易者。謂與上云張之如流水同義。鄭司農云。穿。讀如穿距之穿。車穿之穿者。段玉裁云。注中四穿字皆堂之誤。案說文止部曰。堂。距也。距。止也。堂。古本音堂。轉爲直反。其字變穿變樓

變樓。車堂亦作車樓。說文金部曰。菱。車樓結也。車樓。急就篇。釋名。作棠。劉熙曰。棠。樓也。在車兩旁。樓

體使不得進卻也。棠與檣古通用。注言讀如堂距之堂。車堂之堂者。謂其音如此。兩堂其義亦同也。盧文昭云。釋文出經堂之爲音。注云注同。不爲穿別作音。知舊亦必本是堂字。穿字俗。案段虛說是也。穿即堂之俗。漢書匈奴傳注引蘇林云。撐音。穿距之穿。與先鄭讀略同。先鄭意弓限捧曲。恐其力弱。故材美丁巧爲之時。謂之參均。角不以角堂距之。以輔其力也。賈疏謂堂。正也。言置角於限中既正。失其指矣。材美丁巧爲之時。謂之參均。角不勝幹。幹不勝筋。謂之參均。量其力有三均。均者三。謂之九和。一石。加角而勝二石。被筋而勝三石。引之中三尺。假令弓力勝三石。引之中三尺。弛其弦。以繩緩擐之。每加物一石。則張一尺。故書勝或作稱。鄭司農云。當言稱謂之不參均。玄謂不勝。無負也。〔疏〕材美丁巧爲之時。謂之參均者。也。云角不勝幹。幹不勝筋。謂之參均者。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。誤涉先鄭注而衍。今從宋本刪。此別言角幹筋之參均也。云均者三。謂之九和者。參均者凡三。相乘爲九。是謂九和也。和均義同。注云有三。讀爲又參者。段玉裁云。有又古文通用。三讀爲參者。欲使與上文一例。乃後下文言參均者三也。云量其力又參均者。謂若較勝一石。加角而勝二石。被筋而勝三石。引之中三尺者。漢書律厯志以三十斤爲鈞。四鈞爲石。三石則十二鈞。三百六十斤也。賈疏云。此言謂弓未成時。幹未有角。稱之。勝一石。後又按角。勝二石。後更被筋。稱之。即勝三石。引之中三尺者。此據幹角筋三者具總。稱物三石。得三尺。若據初空幹時。稱物一石。亦三尺。更加角。稱物二石。亦三尺。又被筋。稱物三石。亦三尺。江永云。注言以繩試弓之法。每加物一石。則張一尺。本已成之弓。先言幹勝一石。加角勝二石。被筋。勝三石。此推三均之由。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。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。疏謂初空幹時。稱物一石。則失之矣。被筋必先於加角。安能使角先於筋。案江說是也。云假令弓力勝三石。引之中三尺。弛其弦。以繩緩擐之。每加物一石。則張一尺者。此言量弓力之法。必引之中三尺者。以此爲準。若過三尺。則爲不勝矣。說文弓部云。弛。解也。廣雅釋詁云。擐。著也。謂解弦而別以繩緩著弓籥。必以繩易絃者。恐試時傷弦之力。必緩擐者。恐其急而斷也。賈疏云。此即三石力弓也。必知弓力三石者。當弛其弦。以繩緩擐之者。謂不張之。別以一條繩繫兩籥。乃加物一石。張一尺。二石張二尺。三石張三尺。則與前三幹角筋力各一石也。云故書勝或作稱者。故書別本兩勝字並作稱也。勝稱古字通。易繫辭。吉凶者。貞勝者也。釋文引姚信本作貞稱。鄭司農云。當言稱謂之不參均者。謂經勝並當從故書或本作稱。經謂之參均。又當云謂之不參均。此先鄭依故書改二字。又以意增一字也。段玉裁云。司農從稱。故如此說。鄭君則從勝。此彼無勝負。則謂之參均宜矣。唐開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。此鄭仲師說也。不知仲師說已經

鄭君駁正矣。徐養原云。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。不舉經語。從省也。云玄謂不勝無負也。九和之弓。角與幹權。筋三

倅。膠三銚。絲三邸。漆三斛。上工以有餘。下工以不足。權。平也。倅。猶等也。角幹既平。筋三而。疏。九和之

與幹權者。論一弓六材相參之數量也。云筋三倅。膠三銚。絲三邸。漆三斛者。葉鈔本釋文云。倅。本又作倅。亦作

粹。案類篇木部。倅倅字同。呂賢基云。既夕禮兩杆注。今文杆爲倅。說文作孟云。盛飯器也。內則云。敦牟扈。匣。

鄭云。牟讀曰莖。敦牟。黍稷器也。釋文云。齊人呼土釜爲牟。正義引隱義曰。莖。土釜也。今以木爲器。象土釜之

形。蓋本飲食之器。亦得爲量名也。案釋文或本作倅。則當爲量名。蓋。瀉醫注黃莖之聲略同。以下銚邸斛文例校之。

亦合。呂說雖與鄭異。而義可通。但攷叢氏三禮圖引舊圖。謂牟形制容受與重蓋同。則三牟凡三斗六升。一弓之筋。

不宜有如此之多。或本殆非也。漆三斛。說文斗部云。斛。量也。引周禮黍三斛。案許從正字作黍。此經從借字作漆。

字例不同也。詳載師疏。戴震云。三倅。三銚。三邸。三斛。一弓之筋膠絲漆也。注云權。平也者。王制注同。戴

震云。權之使無勝負。云倅。猶等也者。輪人注義同。云角幹既平。筋三而。又角幹等也者。鄭意作爲齊等。謂角與

幹平。筋又與角幹平等。即上云角不勝幹。幹不勝筋。謂之參均。三者力等。則數量亦當相稱也。然云筋三。不箸其

數。於義未明。且下三者並言數量。不宜於筋獨異。蓋失之。云銚。鏤也者。冶氏注引許叔重說同。彼注又以一銚爲

六兩大半兩。三銚爲一斤四兩。戴震云。鏤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。三鏤重一兩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。案依戴

說。三鏤與冶氏殺矢刃重三垸同。勇銚異量。則一弓之膠。不過今量五錢有奇。似太少也。云邸。輕重未聞者。漢書

貨殖傳云。黍千大斗。斛。蓋斗之屬。廣雅釋詁云。斛。量也。義同說文。又釋器云。釜十曰鍾。鍾十曰斛。是斛容

六斛四斗曰數。司馬本作餼斛。云。餼讀曰終。斛讀曰庚。莊子之餼。譌俗不成字。其從庚。似與斛聲類同。然李頤及

司馬彪並謂鍾字。陸讀餼爲庚。司馬讀餼爲庚。又似皆謂卽陶人實二穀之庚。聘禮記十六斗曰數。注云。今文數爲

逾。國語魯語章注引又作庚。玉篇工部云。匱。受十六斗。逾庚匱亦並與斛聲近。而揆之盛漆之器。爲天子之弓。量究不合。故與許皆不據彼釋斛也。戴震云。邸。收絲之器。斛。把漆之器。皆有量數可取則者。爲天子之弓。合九而成規。爲諸侯之弓。合七而成規。大夫之弓。合五而成規。士之弓。合三而成規。少也。材良則句。疏。爲天子

弓。合九而成規者。以下記弓尊卑良敝倨句形體之異。司弓矢文同。江永云。此言尊卑制度如此。至用弓時。自有變通。下文所言。則變通之法也。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。七十弓。五十弓。以此辨尊卑。至射時。臣各射其侯。而君

則三侯皆可射也。案江說是也。此段王侯大夫士以明弓良敝之衰。有此四等耳。非謂用弓者必如其等也。韓詩外傳云。夫巧弓在此手也。傅角被筋。膠漆之和。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。此為天子之弓。猶云為萬乘之寶矣。並詳司弓矢疏。

注云。材良則句少也者。材良則其力勁。故句屈之勢少也。凡弓合九成規者。句長六尺有六寸。謂之上制。上士最少。合七成規者。次之。合五成規者。又次之。合三成規者。句最多。材亦最劣。弓長六尺有六寸。謂之上制。上士

服之。弓長六尺有三寸。謂之中制。中士服之。弓長六尺。謂之下制。下士服之。人各以其形貌。〔疏〕弓長六尺。謂之上制。上士服之者。此即彙人所謂弓六物為三等也。士亦謂國勇力之士。三等之差。與桃氏為劍同。注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者。賈疏云。此上士中士下士。以長者為上士。次者為中士。短者為下士。皆非命士者。故鄭云

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也。凡為弓。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。又隨其人〔疏〕凡為弓。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者。言為弓。之情性者。蒙上文為釋。明不徒據人形貌大小為之也。豐肉而短。寬緩以茶。若是者。為之危弓。危弓為之安矢。骨直以立。忿執以奔。若

是者。為之安弓。安弓為之危矢。言損贏濟不足。危。奔。矜疾也。骨直謂強毅。〔疏〕豐肉而短者。謂其君之躬肉而痺。注云。豐猶厚也。痺猶短也。此義與彼同。云寬緩以茶者。謂其君志慮寬緩。而體舒遲也。云若是者。為之危弓。危弓為之安矢者。賈疏云。此經以下說君之躬。更志慮弓之所宜者也。危弓。則夾庾弱者為言。安弓。謂王弧之類。強者而言。若然。危矢據恆矢。安矢據殺矢者也。江永云。危弓安弓。疏說非是。下文言弓安矢安。而莫能速中。且不深。是弓弱也。乃以強者為安。弱者為危何耶。當是剛疾者為危。柔緩者為安。然則三等之弓。皆有危安與。案

江說是也。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。賈疏云。明豐肉寬緩。是不足。則危弓濟之。危弓為贏。則以安矢損之。骨直忿執。是贏。則安弓損之。安弓是不足。則以危矢濟之。云危。奔。猶疾也者。說文危部云。危。在高而懼也。引申之。亦為急疾。對安為舒緩。釋名釋姿容云。奔。變也。有急變奔赴之也。云骨直謂強毅者。骨直。言骨幹挺直。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。周書諡法篇云。強毅果敢曰剛。云茶。古文舒。假借字者。謂茶舒聲類同。古字假借通用。詳前疏。

茶。古文舒。假借字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諱為舒。〔疏〕也。大司徒。原隰其民豐

茶。古文舒。假借字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諱為舒。〔疏〕也。大司徒。原隰其民豐

茶。古文舒。假借字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諱為舒。〔疏〕也。大司徒。原隰其民豐

茶。古文舒。假借字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諱為舒。〔疏〕也。大司徒。原隰其民豐

茶。古文舒。假借字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諱為舒。〔疏〕也。大司徒。原隰其民豐

段玉裁云。鄭君與仲師說小異。本職茶字已見。此又言者。詳略互相足也。鄭司農云。茶。讀爲舒者。先鄭前注同。此破字。與後鄭微異。其人安。其弓安。其矢安。則莫能以速中。

且不深。故書速或作數。鄭司農云。字從速。速。疾也。〔疏〕其人安。其弓安。其矢安。則莫能以速中。且不深。三舒不能疾而中。言矢行短也。中又不能深。〔疏〕者。此明豐肉而短。寬緩以茶者。不可以用安弓也。

注云。故書速或作數者。總敘注同。鄭司農云。字從速者。段玉裁云。數字義短。故從速。前文無以爲戚速。司農亦不從數。云速。疾也者。總敘注同。云三舒不能疾而中。言矢行短也者。射者躬與志慮既緩。所用弓矢又緩。則發矢無力。其行必緩而短。不能及遠。常不能中也。云中又

其人危。其弓危。其矢危。則莫能以愿中。愿。怒也。三疾不能深者。謂即便織中。仍不能深入。亦勢緩之故。其人危。其弓危。其矢危。則莫能以愿中者。此明骨直以立。忿執以奔者。不可以用危弓也。注

矢行長也。〔疏〕其人危。其弓危。其矢危。則莫能以愿中者。此明骨直以立。忿執以奔者。不可以用危弓也。注長謂過去。〔疏〕云愿。怒也者。大司寇注義同。愿中。謂矢不窮掉。適中其所射。若謹愿然。云三疾不能怒而中。言矢行長也。長謂過去者。鄭意射者躬與志慮既急。所用弓矢又急。則發矢力太勁。其行至急而長。常越過所射之物。不能正貫而止也。然經云莫能愿中。似當兼含大射儀所云揚觸柵復諸弊而言。鄭唯據矢行長過去爲釋。約舉以見義耳。

往體多來體寡。謂之夾與之屬。利射侯與弋。射遠者用執。夾與之弓。合五而成規。侯非必遠。願執弓者材必薄。薄則彘。弱則矢不深中侯。不落。大夫十射侯。矢落不獲。

弋。繳射也。故書與作〔疏〕往體多。來體寡。謂之夾與之屬者。與。司弓矢作庚。聲同字通。黃以周云。庚。當從其。杜子春云。當爲庚。〔疏〕記作與。說文。束縛挫推爲與。束縛謂之夾。挫推謂之與。案黃說亦通。往體。謂弓體外挽。來體。謂弓體內向。凡弓必兼往來兩體。而後有張弛之用。但以往來之多少爲強弱之差。此夾與。謂弓之最弱者也。云利射侯與弋者。侯蓋通梓人三侯言之。凡大射燕射賓射。弓皆用夾與也。詳司弓矢疏。注云射遠者用執者。據上文。明此夾與曲多。亦爲執弓也。云夾與之弓。合五而成規者。此依司弓矢職作庚。以其往體多。則句亦多。即是上合五成規。大夫之弓也。云侯非必遠。願執弓者材必薄。薄則弱。弱則矢不深中侯。不落者。司弓矢注說夾庚射。射侯云。射侯五十步。及射鳥獸。皆近射也。故云侯未必遠。賈疏云。夾庚反張多。隨曲執向外。弱。則射遠不能深。則近亦不深。故射近侯用之。詒讓案。鄭意上文云。凡析榦。射遠者用執。射深者用直。此夾與往體多。來體寡。即執弓也。射遠宜莫如用此。而司弓矢說夾庚以射射侯。彼注推之以爲射大侯用王弧。參侯用唐大。此夾與所射。乃非最遠之侯。大侯參侯侯道皆遠於射侯。而射反用直弓。而不用執弓。嫌彼注義與此經上文並倍。故此注自圓其說。

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六 九三

謂夾與弓反句。則材必薄而力弱。矢射物必不深。中侯時。不至太深而穿過。故可不落。欲明用夾與之執。弓射最近之侯者。不取其射遠。惟取其中侯不落也。實則此射侯當通咳三侯。夾與不專射。射侯。亦非取失不落之義。鄭說非。經義詳司弓矢疏。云大夫士射侯。矢落不獲者。據大射儀。鄭意因大夫士矢落不獲。故必用夾與之弓也。賈疏云。按司弓矢職云。夾弓庾弓。以擇射。射侯鳥獸者。射侯鳥獸。則射侯與弋也。按彼注近射用弱弓。則射大侯者用王弧。射參侯者用唐大矣。如是。君用王弧射大侯。大夫用唐大射參侯。士用夾庾射射侯。若然。此大夫與士同用夾庾射近侯者。據天子之臣多。則三公王子為諸侯者射熊侯。卿大夫士同射豹侯也。若然。射七十步侯用唐大。其遠中侯亦不落也。案鄭言此者。亦欲明大夫士皆不用直弓之王弧。取其不穿侯而落耳。蓋大夫參侯七十步。尚非甚遠。而所用唐大之弓。則比之王弧。尚為執弓。故謂同取矢不落之義。非謂大夫士同射射侯也。賈說未達鄭指。但依經。夾與當射三侯。通於貴賤。王弧唐大並非射侯所用。鄭說亦與經義不甚合耳。云弋。繳射也者。詩齊風盧令序箋同。弋。即雉之段字。亦詳司弓矢疏。云故書與作其。杜子春云當為與者。段玉裁云。此字之誤也。往體寡來體多。謂之王弓之屬。利射革與質。射深者用直。此又直焉。於射堅宜也。王弓合九而成規。弧弓亦然。革。謂千盾。質。木楛。天子射侯。亦用此弓。大射曰。中離。維綱。揚觸。捆復。君則釋獲。其餘則疏。往體寡來體多。謂之王弓之屬者。此王弓。謂弓之最強者也。亦兼有弧弓。云利射革與質者。賈疏云。否。即得為直弓也。云此又直焉。於射堅宜也者。謂此王弓更直於唐弓。弓直則力勁。故宜射堅。革質皆堅物。故此弓射之。云王弓合九而成規者。以其往體寡。則句亦寡。即是上合九成規。天子之弓也。云弧弓亦然者。據司弓矢王弓弧弓同類。說文弓部亦云。往體寡來體多。曰弧。云革謂千盾者。國語齊語。定三革。韋注云。甲。胄。盾也。鄭司弓矢注云。甲革。革甲也。與此異者。千盾與甲。並以革為之。此注與司弓矢注義互相備也。云質。木楛者。司弓矢注云。樹樞以為射正。穀梁昭八年傳。以葛覆質以為檠。范注云。質。楛也。案質楛異名同物。謂以斫斬之木藉樹之以當射的。與三侯之正質異也。詳司弓矢疏。云天子射侯。亦用此弓者。鄭意合九成規。是大子之弓。又司弓矢以夾庾射射侯推之。知大侯常用王弧也。今案天子射侯。亦當用夾庾。不用王弧。鄭說未當。詳前疏。引大射曰。中離維綱揚觸捆復。君則釋獲。其餘則否者。大射儀文。作公則釋獲。衆則不與。鄭彼注云。離猶過也。殫也。侯有上下綱。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。揚觸者。為矢中他物。揚而觸侯也。捆復。謂矢至侯。不著而還復。復。反也。公則釋獲。優君也。衆當中鵠而著。引之者。證天子射侯。雖過而落。猶得釋獲。故用王弧。若他人。則當以夾與射侯。

取其矢不深中。侯。不落也。往體來體若一。謂之唐弓之屬。利射深。射深用直。唐弓合七而成規。大弓〔疏〕往體來體若一。謂之唐弓之屬者。此

謂弓之強弱中者也。賈疏云。唐弓之外。仍有大弓。故云之屬也。按司弓矢職云。唐弓大弓。以授學射者。使者。勞者。此不言者。亦各舉一邊而言。兼有彼事可知。注云射深用直者。唐大來往體若一。雖不及王弧之強。然以較夾

與。則已爲直。故得與王弧同屬直弓也。云唐弓合七而成規者。以其往來體若一。在強弱之中。卽是上合七成規。諸侯之弓也。云大弓亦然者。據司弓矢。唐弓大弓同類也。引春秋傳曰。盜竊寶玉大弓者。定八年經文。云傳者。順文

便也。鄭引之者。謂彼大弓卽司弓矢之大弓也。賈疏云。彼以爲陽虎盜竊寶玉大弓。公羊傳云。寶者何。璋判白弓。續質。引之者。證大弓同也。詒讓案。司弓矢。唐弓大弓。以授勞者。彼注以勞者爲勤勞王事。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

之賜者。若然。鄭意蓋謂周公以勤勞受賜。當授以唐大。故并以爲一與。但穀梁傳云。大弓。武王之戎弓也。周公受賜。藏之魯。明堂位云。越棘大弓。天子之戎器也。公羊何注又引禮天子雕弓。雕弓卽詩大雅行葦之敦弓。毛傳云。

畫弓也。又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。毛云。畫弓與公羊繡質亦正相。應。依公穀及明堂位說。則彼大弓當爲王弧之屬。何義較鄭爲長也。大和無濇。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。其次有濇

而疏。其次角無濇。大和。尤良者也。深。謂濇在中。〔疏〕尤良。故無濇也。云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者。賈疏云。筋在背。角在隈。皆有濇。但深在其中。兩邊無也。云其次有濇而疏者。唐石經其次下有角字。今依宋本。賈疏云。以上參之。此謂兩邊亦有。但疏之。不皆有也。阮元云。其次有濇而疏。疏意蒙上筋角皆有濇。是賈疏本無此角字。

故經下始言角也。石經此角誤衍。案阮說是也。注唯釋角無濇爲隈裏。則經文上不云角有濇明矣。王氏訂義本。亦有角字。疑卽據唐石經誤增。云其次角無濇者。賈疏云。謂隈裏無濇。箭頭及背有之。注云大和。尤良者也者。謂六

材相得。弓最良善者也。云深。謂濇在中央。兩邊無也者。弓筋在表。而角在裏。中央。謂表裏之中。皆有濇。兩邊無者。弓側也。云角無濇。謂隈裏者。角之中。恆當弓之隈。故知角無濇。謂隈裏無濇。餘並有也。合濇若

背手文。應。鄭司農云。如人手背文理。〔疏〕合濇若背手文者。此與下經。並明弓有濇者之形狀不同。注云。應。鄭司農云。如人手背文理。若人合手背。文相應者。言弓側表濇。身裏濇相接

處。若人兩手背相合。其文相應。不差戾也。程瑤田云。合手掌。空縫有疏密。惟背手之縫閉不容髮。弓合處似之。言紋密也。鄭司農云。如人手背文理者。此直謂若人手背之文理。不爲合手。與後鄭不同。義亦得通。故附著之。

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六 九五

角環濇牛筋黃濇。麋筋斥蠖濇。賈·莫實也。斥〔疏〕角環濇者。此亦謂濇文相若也。環濇。與轉人良轉環濇義。文如環然。案此角濇似當兼兩篇及柎角言之。賈據上注謂專指隈裏。義未咳。云牛筋黃濇。麋筋斥蠖濇者。賈疏云。此說弓背用牛筋之漆。如麻子文。若用麋。其濇文如斥蠖文。注云賈。莫實也者。邊人注同。包今火麻人皮有斑點。故月令鄭注云。麻實有文理。此弓漆濇文似彼也。詳邊人疏。云斥蠖。屈蟲也者。易繫辭云。尺蠖之屈。以求信也。說文虫部云。蠖。尺蠖。屈申蟲也。爾雅釋蟲云。蠖。蜈蚣。郭注云。今蜘蛛。方言云。蜘蛛謂之蜈蚣。御覽蟲豸部引方言郭注云。尺蠖。又呼步屈。其色青而細小。或在草木葉上。案斥尺聲近字通。和弓敲摩。和。猶調也。敲。拂。蜈蚣尺之俗。依郭說。則包今樹間小青蟲。形細小蜷曲。漆濇少斗屈。與彼相類也。和弓敲摩。和。猶調也。敲。拂。之拂之摩之。大射禮曰。小射正授弓。〔疏〕注云和。猶調也者。食醫注義同。云敲。拂也者。說文爰部云。敲。相擊。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。上再下一。〔疏〕中也。手部云。拂。過擊也。楚辭離騷王注云。拂。擊也。韓非子說難篇云。辭言無所擊擊。敲擊字通。詳盧人疏。云將用弓。必先調之拂之摩之者。調之。試其體之往來強弱。拂之。以去塵。摩之。察其有無瑕也。引大射禮者。證調弓當拂之摩之。彼文云。小射正授弓拂弓。皆以俟于東堂。大射正執弓。以袂順左右隈。上再下壹。左執附。右執籥。以授公。公親揉之。注云。拂弓。去塵順放之也。揉宛之。觀其安危也。案彼拂順揉三者。並即此和調敲摩之事。覆之而角至。謂之句弓。句於三體。材敵惡。不用之弓也。覆猶察也。謂用射而察之。〔疏〕覆之而角至。謂之句弓者。此論射時相弓之法。賈疏云。此以下至。猶善也。但角善。則矢雖疾而不能遠。論弓有六材。角幹筋用力多。特言之。若三者全善。則為尤良。若一善者為敵。二善者為次。今此先察一善者至。謂若餘幹筋不善。直角善。可以為句弓。注云句於三體。材敵惡。不用之弓也者。司弓矢云。句者謂之弊弓。注云。弊。猶惡也。敵弊字通。三體謂合九合七合五三等之體。此句弓。即合三成規。比往體多來體寡之弓為尤句。則體弱不任用也。云覆。猶察也者。爾雅釋詁云。覆。察也。云謂用射而察之者。謂用此弓射時。覆審察之也。云至。猶善也者。詩小雅節南山箋同。釋文善作審。云本又作善。下同。案讀正字。善即讀之隸省。戴震云。古字至致通致。致。密也。云但角善。則矢雖疾而不能覆之而幹至。謂之侯。遠者。賈疏云。上云射遠用執。執是弱弓。而射遠。但此句弓為弱於彼。雖疾不能射遠也。覆之而幹至。謂之侯。案讀正字。善即讀之隸省。戴震云。古字至致通致。致。密也。云但角善。則矢雖疾而不能覆之而幹至。謂之侯。遠者。賈疏云。上云射遠用執。執是弱弓。而射遠。但此句弓為弱於彼。雖疾不能射遠也。覆之而幹至。謂之侯。遠者。賈疏云。上云射遠用執。執是弱弓。而射遠。但此句弓為弱於彼。雖疾不能射遠也。覆之而幹至。謂之侯。

弓。射侯之弓也。幹又〔疏〕注云射侯之弓也者。謂夾爽之屬是也。云幹又善。則矢疾而遠者。上文云幹也者。以為遠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善。則矢疾而遠。〔疏〕也。賈疏云。非直角至。兼幹善。謂之射侯之弓。則上夾庾利近射更弋。言矢疾而遠。對

上句弓疾而不遠不及候者也。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。射深之弓也。筋又善。〔疏〕也。注云射深之弓也者。賈疏云。此弓三善者。筋可知。舉中以見上者也。云筋又善。則矢既疾而遠。又深。筋也者。以爲深也。謂非徒角幹至。兼筋又良。故得兼疾遠深三善也。

